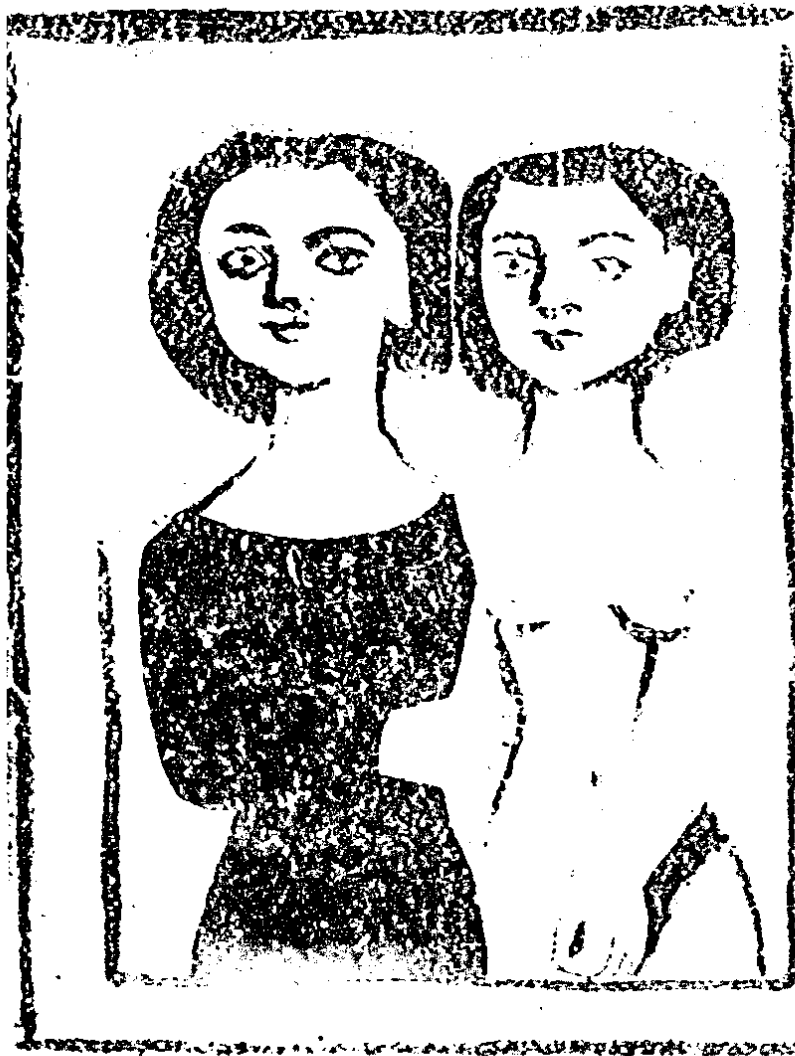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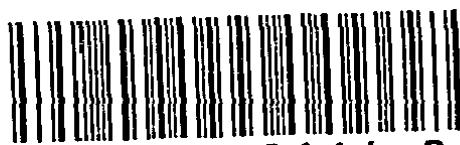
星的光有沒



輯四第叢連作創

星的光有沒

叢連作創
輯四第



3 0614 9114 2

行發館書印民新

創作連環第四輯〔女作家作品選〕目次

| | |
|------------|---------|
| 青年周有才…………… | 谷 寥（五三） |
| 多麗令揚…………… | 寒 流（五一） |
| 奔 流…………… | 雷 妍（五九） |
| 沒有光的星…………… | 左 蒂（七七） |

輯後記

編 者（七毫）

封 面

堪比里的樓

857.61
656.2-6
2

青年周有才



主任沒有來，今天又是很自由的一日，在公事房裡，周有才的幾個樂天主義的同事們又在吵嚷着抓大頭的把戲了，胖子劉奇嚷得最熱鬧，他高據在辦公桌前的一張椅子裡，右手抓着他的西裝上衣；背心緊緊束在他的肥胖而臃腫的身上，襯衫的領口敞開着，他左手揮着拳興奮的叫着：

「喂，諸位聽着，上次是我老胖的大頭，這次我們到要看看該是誰的運氣好啦？」
「我想仍舊跑不了你老胖呢！」瘦弱的張乃文把手搭在喬子愚的肩上，頭歪着，俏皮的插入了一句。

劉奇沒有睬他，繼續接下去說：「抓玩大頭就叫小王去買東西，這時候我們來一次抽王

八，你們看，」胖子獻寶似的從他的褲袋裏掏出一副撲克牌來，「看，誰要是請王八誰今晚就請其他的人來趟世界飯店，贊成不？」

「贊成！」喬張二位嚷着回答；

像一根電線桿子似的站在一旁的董清却在他們的叫聲之後，慢騰騰的接下去說。

「那豈不是不公平？當了王八還要請客？」

「糊塗！」胖子用拳擊了一下桌子，「當了王八就是弱者，弱者豈不是應該處處倒楣的？」

「哈哈……」

幾個人像忘了這屋裡還有別人存在似的叫嚷着，東邊的一張辦公桌前，被稱爲聖人的呂凡正專心的讀一本書。誰也不曉得在這樣嘈雜空氣裏他怎樣能讀下書去；然而他臉上很平靜，連眉都沒有皺一下。

這時候，只有憑窗站着的有才獨自悵悵在一種愁涼困憊的心境中，有才近來是變得越發不可解了，依照世俗的眼光來看，有才是一個幸福的人，有一個富裕的家，一個慈愛的母親，一個溫溫的姐姐，還有和他結婚五年並且給他生下一個明珠般秀美的小女兒的妻子，他

是應該快樂的，然而他却終日沉思着，顯示着悵鬱寡歡的樣子！

求學的時候，有才是一個耽於幻想的青年，在他的頭腦裏，他描畫着一個美麗的將來，他很少爲現實憂慮，他的眼光永是放在遙遠的夢一樣不可企及的未來裏；在放散着甘恬的香氣的幻想裏，他有如春風中的一株小草，蓬勃的生長着。

畢業以後，當他的同學們還正徘徊在覓求職業的途中時，他便進入這裏——捐務稽徵所——服務了，他的舅父是這兒的所長，他的這種幸運曾經使許多人羨慕的嫉妬過，環境爲他安排得一切是這樣適當，但在有才本身，他對於他的職業是有着自己的不滿意的，他是學哲學的。

有才忍耐的把這點潛藏在心內的鬱意溶化了，當他第一天坐在公事房裏的時候，一種興奮的驕傲占據了他的整個心靈，他開始想到他是一個獨立的人了，這思想使他喜悅，像一隻出巢的乳燕，他用着明朗的心情接受着周遭新奇的一切。

堆集起來的時間裏，有才熟習了他的工作，事實上，這是無所謂工作的。他們不過是例行公事的上班，盡到，隨卽是聊天，嬉戲。上司在的時候，他們稍稍拘束的敷衍着，這僅是一種形式的造作，他們原不必需認真的做事；卽使有誰想認真，這裏也沒有給他預備了那樣的工作看清了這些，有才感到一種莫名的空虛，對於他的工作的本身，他不盡要這樣的懷疑

着：「這工作算甚麼呢？做着這些究竟有甚麼意義，我就將是這樣永遠生活下去嗎？」

生活在有才四周的那些人是那樣滿足與快樂，有才時時驚詫着他們：「他們怎麼能一天一點事也不思索呀？」他冷靜地觀察着他們，他們除去每天把肚子餓得飽飽的，並且在可能範圍內盡情享樂以外，似乎永沒有想到過其他問題。生活在他們真是簡單。對於粗魯而無意義的相互嬉弄的把戲他們從來沒有厭倦過，那些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時常，他們甚至喜歡把自己裝扮成小丑，在衆人面前做着滑稽的傀儡，尤其是那個胖子，自然付給他一身蠢笨可笑的肥肉，而他就更利用了這，故意做出愛嬌的姿態來愉悅人們也愉悅自己，他時常用他的花手絹捂住了他的歪到一邊去的嘴，向着圍住他的同事們飛去幾個媚眼，隨即逼尖了喉嚨嘍嘍的叫喊着，於是所有的人都笑了，「好呀！好呀！再來一個！」

每當這種時候，有才也禁不住因他發噤的舉動而大笑，可是笑聲住了之後，他會起一種奇異的寂寞的感覺，「我這是作甚麼呢？」他在心裏自問着：「多麼無聊！」他好像是站在另一個世界裏，雖然他和他們這樣接近的生活在同一屋頂下，可是他們的心卻離得多遠呢！

有才和董清坐得很相近，有時，有才也會這樣問着：「董清你說我們這樣活着爲甚麼呢？你覺得你生活得有意思嗎？」董清，像是注視一個奇怪的生物似的那樣看了有才半天，然後回

答：「怎麼？管他有意思沒有？我活得很快樂，還有甚麼呢？人生不過是及時行樂，」董清把臉湊近有才，用着關切的語氣說：「我勸你也還是想法開開心吧！爲甚麼老怔着呀？你不去舞場嗎？」

有才彷彿在這樣不安定，懷疑的氛圍裏，他感覺他是生活在一片飄蕩着的地面上；他不能使他的心沉靜。在他的內心理，他好像期待一些甚麼，但那究竟是甚麼呢？他不知道，隨時有一種將要出現甚麼事情的預感顯現在他的心靈之前。但那是朦朧，飄忽，不可捉摸的。他總想他現在的生活不能算一種真正的生活，他必須設法活得有意義些，那個和胖子一群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呂凡，幾在這間公事房裏是很孤僻的一個。有才很少看到他和甚麼人講話他似乎從不肯放棄一點時間，有公事時，他很勤懇，決不耽延，放下了公事，他便拿起他自己的書本。雖然有才時常要想他好像是一架活機器，然而對於他的苦幹與堅決，有才是不能不佩服的。

有才初來不久便注意到在胖子劉奇這群人和聖人呂凡中間存在着一道怎樣的隔膜，這是很顯明的，這樣不同的生活着的人們怎樣能相合呢？呂凡對於胖子他們時常表露出一種無心的輕蔑，他顯得很高傲，他的冷淡的態度也使有才不敢去接近他。他不在的時候，胖子他們

毫不顧忌的嘲笑着他，喬子愚是最憎恨他的一個，他常憤恨的對着劉奇他們嚷：「甚麼東西呀？不過一個傻瓜，」呸！他向着地板空唾了一下；「一個大不頂，還要自命不凡！」

在有才任職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落着雨的一天。下班後，劉奇等人卻去了；有才還沒有走，獨自憑在樓窗上看着窗外樹上許多濕而發光的樹葉出神，對面的紅色樓房被雨洗得很清新可愛，街道上行人很少，伴着雨聲，響着人力車夫踏在柏油路上的吧吧聲，以及擦擦馳過去的汽車聲，這些都更助長了此時的清寂寞境。

有才回過頭來，突然映入眼底的是少見的呂凡的悠閒姿態，呂凡沒有看書，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吸着煙，看見有才看他，很溫和的報他的一笑。有才初次覺得呂凡是這樣和藹可親，呂凡穿着一件褚色的長袍，頭髮很整齊，臉龐清瘦，在黯淡的光影裏，他的面色稍有些蒼白。

「今天有些涼，」有才對呂凡說：「不預備回家嗎？」

「坐一會就走。」呂凡取下了唇上的紙煙：「聽着雨點敲在玻璃窗上的聲音使人有種舒服的覺。」停了一會，他又躊躇着說：「周先生，你每天沉寔得很，你好像總在想着甚麼，你有甚麼事嗎？」呂凡似乎下了大的決心，才吐出了這樣的詢問。

有才被這出於異外的直率的問句驚住了。他以爲呂凡除去書本之外甚麼都不理會的；他沒想到他會注意他，他很喜悅，很深的渴望要表現自己的意念爆發在他內心。他忘記了呂凡往日的高傲；也忘記了這僅是一個生疏的同事；他是被他的直率與溫和感動了。

他完全沒有想到抑止自己的把他近來所感到的對於生活的懷疑與失望敘述給呂凡了。他又說：他爲他自己的這種思想苦惱，他不能使自己快活，這種無意義的生活使他窒息，他雖然不能贊成劉奇他們，但他却羨慕他們活得快活，而他不能，他的這些無盡的思索永遠纏繞着他，像寄生蟲似的長在他心上。他實在想尋求一種新的合理的生活。

呂凡感到一陣歡喜的激動，當他接觸這人的心靈時，他是一個理智極強的青年，他有堅固的信念他承認自己是強者；因此他極願幫助有才，他對他說；若是你能使自己匆忙於一種有意義的工作中，你就不會這樣彷徨無定了，你雖是說着劉奇他們沒生氣，而你，呂凡加重了語調說：「你也是無生氣的，你看，你每天甚麼事都不做僅是空想，可是這絲毫沒有用處的，若是在現今你不能找到甚麼有價值的事做，最底限度你也應該教育你自己，知識是無限廣博的，你懂了甚麼呢？不問收獲的去研求你所愛的，你會獲得不少工作的樂趣，對於知識的興趣完全是可以培養出來的，你可以試一試。」

自從經過這次雨天裏的異外的傾談，在有才和呂凡中間，很快的建築起一種愉快的友情。以前對於有才那樣冷淡不可親近的呂凡，現在好像把他的一切秘密都在有才面前全部打開了，他們的對談如同一道流瀉的清泉，把橫亘在他們中間的渣滓心的隔膜沖洗了，有才誠心的接受了呂凡所指示給他的生活的道路他把他自己比喻成看不見道路的瞎子，是呂凡扶起了他的問路杆引導他前進；他又把自己看成迷途的羔羊，呂凡是他的牧者，他無可言說的感激着呂凡；他後悔他以往浪費了太多的時日了，他是這樣的興奮，太陽也似在對他微笑！

當他覺悟了的時候，他是這樣熱情的開始了他的新生，他以連呂凡都要吃驚的勤懇，跟隨着呂凡學習一切。他是這樣匆忙；他現在才知道匆忙的生活怎樣使人快樂，使人有生氣！董清等人嘲罵呂凡的話語及姿態，有才還沒有忘記，當他沈浸在自己的書中時，他也時時會突然驚覺的記起這些，他會在劉奇他們的面孔上，讀出他們對他的批評，嘲笑，然而這一切却並不能使現在的有才的自尊心遭受任何損傷，在他的眼中，他們不過是一群醉生夢死的糊塗傢伙，爲甚麼要顧到他們的意見呢？那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他覺得平靜又幸福的生活着，於是初春的寒涼消失了，天氣一天天暖和起來，空氣裡滲透着花香，灰色而乾燥的城市也到處點綴了新綠，這油油的碧色滋潤了人們心田，許多蟄伏

在室內整整一個冬季的市民們都換上了春裝開始活躍在陽光下了。

嗅着這種鮮潔的空氣，有才也感覺自己的體內好像有甚麼東西在膨脹，他很想跳出房屋去解放一下自己的身心；他幾乎希望像孩子們似的天真地在草地上打滾，啊！在這春天的自然裡所蘊蓄着的宇宙的無限的活力是在怎樣的誘引他，他想呂凡也一定有着這樣的激動吧？他觀察呂凡，可是他失望了。呂凡如一個超脫的隱士，不被外界的事務所影響，時序的變換對於呂凡的意義，也不過是衣衫的更換而已，當着這樣美麗的春光，他只不過慨嘆一句：「日子過得好快，我們真應該及時努力！」

對於呂凡的這種巨人樣的吃愁不動，有才覺得很困惑，他佩服着他的堅決，慚愧着自己脆弱的性格；但他却又不能完全贊同呂凡，他以爲永遠的享樂是墮落，可是生活也能不沒有調劑。必須像呂凡那樣，似乎也不必罷？

一個星期五，劉奇興奮的和他的幾個同伴商議着他們要如何渡過這個春天裡的星期日，喬子愚不知爲甚麼有些不高興的比往日沉默了些，他並且猶豫先聲明星期日之遊他不能奉陪，因爲恰好那天他有事，劉奇却專橫的強迫他，他拍着他的肩叫着：「你不能不去，你有甚麼事呢？你不去我也要捉了你去。」他又誘惑着他說：「我們還要帶了你心愛的老八一起去

呢！」

背向着他們，有才和呂凡站在室外的小陽台上，一株高大的樹很神氣的在他們面前微微搖擺，呂凡瞪視着前面不知在想甚麼，有才打斷了他的凝思說：「呂凡，後天我們也休息一天，玩玩去吧？」

「玩玩？」呂凡輕蔑的聳了聳肩，「玩玩有甚麼意思。玩完了不也是那樣嗎，到不如乾脆不玩省得擾亂心的平靜。」

「玩玩可以使精神煥發，增加工作的效率。」

「我不信，根本不玩也不會想玩，而且我並不覺得精神疲憊，也不需要這種遊樂來煥發精神。」

「你有點不近人情！」有才無可奈何的說。呂凡笑了，異外地却說：「好，我可以破例陪你玩一天！」

星期日底清晨，空氣清新而潤濕。呂凡，有才和有才的姐姐有蘭帶着有才的小女兒小彬很暢快的笑語在市公園水面上的—隻小舟裡，太陽還沒有出來，園裡遊人很少，充溢着廣大的幽靜，微風吹着，傳來鳥語花香，還有個婉轉的歌聲，那聲音很抑揚的動蕩着，在葱鬱的樹林

後消隱了。他們的小舟行在一條清淺的溪裡，岸邊的楊柳倒垂在水面上，不知名的野樹的枝桠輕拂着他們的衣襟，六歲的小彬高興地獨自唱着：「小船兒緩緩向前行，湖兩旁的楊柳搖曳輕輕……」有才獨自搖着槳，水中又多了幾隻遊船，岸上仍是靜悄悄，叢草旁的一隻土台上有遊人在垂釣。

「小彬姑娘唱得真好呀！」呂凡笑着讚美小彬，小彬害羞了，停止歌唱，把頭偎在他的姑姑有蘭身上，嘻嘻的笑着叫：「姑姑，姑姑。」

「小彬還害羞嗎？」周有蘭扶起了小彬的頭說。

周有蘭是一個三十歲的老姑娘，她很瘦弱，白皙的面孔上從未塗過胭脂，她時常是穿着黑色的衣服，她的安祥嫺雅的態度正代表了她的思想：平靜，自足。這一點是和她弟弟全然不同的，但他們却十分友愛。

有才許久沒有這樣愉快過似的，他被眼前這畫面一樣美麗的景色沉醉了，在他此時雙眼的反映中，園中的景色，看來更神秘更偉大，他覺得他好像被一層飄渺，愉悅的情緒的網子籠罩着。他用着他的溫柔的目光撫摩他的女兒，這孩子正在把她肥胖的小手伸向水去捕捉浮游在船旁的小魚們，「跑了，跑了，小魚兒！」她喊叫着。

遠遠又飄來歌唱的聲音，並且有人吹着口琴在伴奏，周有才身子一起一伏的在搖盪，忘形地在唱起來，他的一向沉悶的面貌因了快樂而發着光。

看見了有才的興奮，有蘭不禁感激地對呂凡說：「呂先生，有才自從和您熟識之後，他便不像從前那樣挹鬱了。我們真應該感激您！」

「有才從前的生活太空虛了，無聊的時候，人是很容易煩惱的，我們必須把身心寄託在一種有益身心的工作上，否則，那生活真是太沒有意味了。」呂凡鄭重的回答有蘭。

聽着他們的談話，而且在心裡比較着這兩人性情的有才，這時把雙槳順擺來放在船的兩側讓小舟自由的蕩漾着，他掏出手絹來擦着汗，對呂凡說：「我很佩服你也很佩服我姐姐。她的心情永遠是這樣恬適，從不紛擾，表示着和平的幸福，真是心如止水。和你比起來，表面上你們好像是同樣的靜定，可是你是積極的生存，我姐姐却可以說是消極的了。因為她是甚麼事也不想甚麼事也不做。」

在初升的陽光裡，周有蘭靜靜地微笑：「是啊，我一向就是這樣安靜的活下來的，我希望永遠如此。可是究竟像我這樣的人是要不得的，我欽佩呂先生的自強不息的精神……這也許和天性有關，我實在天生是個廢物！」

「哪裡的話！」呂凡客氣着。在他的心底升起一股矜持的感覺。他總是習慣的把自己和一切人用一道界限劃分開；他是和他們不同的；他不自覺的驕傲着，低視着其他平凡的人們。他很孤獨，有才是他唯一的朋友。

他們在公園裡直逗留了一日，夕陽西下將才歸去。小彬疲倦得竟在姑姑的膝上睡着了。

遊公園後的翌日晚間，有才獨坐在打開的窗前，面前攤開一本書籍。他想靜心讀幾頁，但他却不能，隔壁房裡他的妻子正陪幾位女士們閒談。她們嘻笑的聲浪擾亂着他，雖然這些在平日是絲毫對他沒有影響的；當他把自己沉浸在書中時，他甚麼也聽不見也看不見，除去他的書裡的世界以外，一切對他都不存在了。然而今晚，在他的心版上，還掛着昨日園中所見繁花綠柳的影子，他的精神不自主的傾向到那些逸樂的事情上。他的心裡好像有一個頑皮的小人兒在向他叫喚：「放下這些枯燥的東西吧！去閒散的玩一會去吧！」然而他的理智又在嚴厲的呻吟他：「不能，你不能浪費你的時日」。他的心裡在如此苦悶着，時鐘不停的在耳邊滴答，更擊起了他心中的焦燥，他是這樣灼熱，他勉強抑止自己去讀幾行，但却完全捕捉不住那字裡的意義。最後他終於氣憤地把書闔上了。「好的，就不念吧！」他向着心中的惡魔說。

他站起來把頭探在窗外深深呼吸清涼的空氣，夜風挾着花香溫柔地吹拂他，洗滌去他的

燥熱，他關上了電燈，走出去參加女士們的聚談去了。

自從這次失敗在魔鬼的誘惑裡之後，他不時在工作的過程裡遭逢到同樣的苦惱。他的熟睡許久的惡根性又被喚醒，當他求學時，他時常寧願寂寞地枯坐着。也不願拿起課本來的。他奇怪着當他開始接受呂凡的指示的那些日子裡他怎樣能不動搖的苦幹了許久，他又給自己這樣解釋着：那一定是因爲他當時非常興奮，並且有着新奇的感覺，然而因爲他無論對甚麼事都是不能持久的，於是這重被點燃的惡劣的本性像疾病一樣地把他的快樂，新生的諾和破壞了。

放假日，在呂凡的寓所裡，有才坐在椅子上看着呂凡蹲在地板上整理衣箱。他正把許多棉毛織品的衣服折摺好，又謹慎的放好樟腦球，爲了避免灰塵，他的嘴上帶了一個白紗藥布的口罩。

有才的眼光跟隨着他的朋友，他覺得帶上了口罩的呂凡對他好像是陌生的人了，真的，他實在有些不認得他了，他想只是一方小小的口罩，就能把人的面部改變了，他看他不像他的熟朋友了。但也像他常見的人。像誰呢？他像突然有了新發見似的叫着：「呂凡，你很像醫生呢？」

「是嗎？」呂凡不在意的回答，有才沈默了一會，又鄭重的說：「真的，呂凡，你實在應該做一個醫生！」

「爲甚麼會想到這？」呂凡從他的衣箱上抬起頭來。

「因爲想到你的性情：你的理智，鎮靜，謹慎，總之，你不做一個醫生真是很可惜。」呂凡拍的一下關了箱蓋站起來。他的面上浮起一個奇異的笑：「你也許還不知道我本來是學醫的！」

「可是我却知道你是從生物系裡畢業出來的。」

「是的一點也不錯。」呂凡疲乏地坐下了：「我從未想到過研究生物，但我却終於不得不念生物，造成這事實的，實在是父親！我在醫院裡時書念得很好，升入醫學院是決對不成問題，可是在入學之先有一個嚴重的體格檢查，我却出於異外地刷下來了，直到那時我才知道我的血液是不乾淨的，因爲我父親是一個好冶遊的人！」

「你能想到在那時我是如何難過吧？這却是我永生也不能忘記的事，那時我只有一條路好走，就是轉入生物系。同時我又因爲自己的身體所以立誓獨身一世。好在我父親有三個兒子，他可以不必憂慮他的後嗣問題。」

「雖然這是一項很利害的打擊，但我並未被打垮，不久我的沮喪的精神就恢復過來了。」

「佩服，佩服。」有才說。幻想着假設這件不幸的事情加到他的身上，他會怎樣呢？於是他想到他的脆弱的性格，「呂凡，近來讀書對我變成苦事了。我總不願念它，然而自己也知道不念是不成的，因此心裡就着急。一天總是自己和自己苦鬧着，好像從前在學校裡時一樣。那時每逢考試，總是拿着課本從宿舍走到飯廳，從飯廳又走到教室，可是無論走到那裡書還是念不下，但不念又不成，那滋味真不好受。我現在就又有點恢復那種情形了，雖則這時並沒有考試逼我了，而是我的理智在逼我。」有才很誠懇的敘說着，希冀着得到呂凡的同情與幫助。

然而呂凡却異樣的笑起來。「你說得很奇怪，怎麼會像孩子似的自己不能約束自己呢？這真是太可笑了！」他繼續笑着。

有才很清楚的看到呂凡恐怕完全不會懂得他的困難了，因為他根本沒有過這種經驗。他覺悟到他的訴說與希望不過是徒然的！他想他不必再說甚麼了，然而呂凡的近於嘲笑的态度又使他忍不住的說：「一點也不奇怪，不過你了解就是了，你天生是那樣脾氣，你不會懂

得我！」

「懂得你的甚麼呢？要是你真心想念，你不會念不下去的。」

有才回答他一個無語的苦笑。

顏憊的返回家，在樓梯上，有才遇見他的懷着孕的妻子，她正在謹慎而蹣跚的下樓，她匆促的告訴他：「舅父派人給你送來一個條子，他找你不知道有甚麼事，那條子在我的鏡台上。」

一個淺髮油瓶的下面，壓着他舅父的一張名片，名片的後面寫着這樣的毛筆字：「有才：今晚得暇來舅處，有要事。」有才困惑的放下那名片，他不知道那老人找他有何事。那是一個被鴉片摧毀了健康的枯瘦的老人，保有許多前清遺老的惡習。他很喜歡教訓人，永遠板着面孔。除去他的同年朋友之外，每個人都必須恭謹的在他面前，有才很討厭會見他。

這晚上，他踟蹰的坐在他的舅父面前，他的舅母和他隨便談了幾句便去了，這屋裡只有他們兩個，這顯然有甚麼重要的話語要和他說，他很不安的等候着。

「你母親近來好嗎？怎麼許久沒到我這來？」老人先寒暄着，又問：「有蘭的畫近來還畫嗎？」「許久不畫了。」他回答。

「爲甚麼不畫了呢？她的花卉實在畫得不錯。扔掉了是很可惜的。」有才順口應答着。他希望他快些吐出他所要說的話，他要去會他的表兄妹去。

一個整潔的僕婦在他身旁的茶几上爲他放下了一杯茶，老人沉默一會，才緩緩對他說；「聽說你近來和呂凡那書呆子很要好，是嗎？有才無語，其實和那人做朋友也沒有甚麼，那並不是壞人，不過沒有出息，一個書呆子在這社會上是很難立足的，呂凡假如不是因爲他的介紹人，他的位子早就讓給別人了！你不要學他那樣板板的。」

有才聽着這些話，被這些話擾亂得很不快，雖然這似乎是早在他意料之中的；而且是不值一笑！但他還不能超然的對着這，他不能抑止他的氣惱，他只能盡力保持沉默，如果他說話，他一定要和他的舅父抗辯了。而那是多麼沒有意義！

從舅父房裡出來，他被包圍在他的兩個表妹和一個表弟的明朗的笑語裡：「表哥，你怎麼許久不來呀？」他的大表妹說，「表哥，還有多少日子你請我們吃紅蛋？」他的喜開玩笑的表弟問。手裡還在拿着教科書的他的二表妹爲他拉出一把椅子；

「請坐，你們爲什麼不叫表哥坐？」

他坐下了，望着這三個活潑的青年，他好像看見了自己的過去，他離開這樣的生活好久

了！「二妹真用功呀！」他讚美着這個臉龐生得像皮娃娃似的二小姐。

「甚麼用功，」大小姐把嘴撇了一下說：「她不過臨時抱佛腳罷了！」

「臨時抱佛腳就是好學生，多少人連佛腳都不抱呢！」有才感嘆着。

「事實上這些是根本用不着念的，」那個頑皮的男孩子很懂事的說：「表哥，你是有了社會經驗的，你說我們在學校裡學的這些出去可用的到嗎？卽然用不到又何必念？真不知道學校爲甚麼要叫人念用不到的東西，還不如乾脆扔他一邊去吧！」他說着，突然出其不意的批手奪了二小姐手裡的書向着空中扔上去，二小姐一驚，尖銳的喊起來：「噢，我的書，」拍地一下書本摔落在地板上，二小姐走去俯身拾起，氣得瞪着他的哥哥：「沒有你這樣討厭的哥哥！」

有才羨慕地望着他們，他們是這樣快樂！在他們的天真之前，他悲哀的感覺自己是老了，他多麼倦怠，多麼煩惱呀！他心不在焉的和他們酬答着，他想着呂凡的話，想着舅父的話，想着自己的軟弱，他只有更加煩燥，他的心是如此痛楚，他真不知該怎樣是好，他勉強耐坐到十一點鐘便告辭了。

這個老人的告誡好像導火線把許多日來深藏在有才心裡的不快點燃了。這些燃燒着的積

鬱噴射出來的火星燙激着他的內心，自從那晚離開舅父的家，他的皮氣變得這樣暴躁，沒有人敢理他。在家的時候，他老是昏睡着，他對自己說：「甚麼也不要想吧！我只要睡！」這是他的習慣，每當他不愉快時，他會被自然的催眠着，去把在煩惱裡更顯得悠長的時日睡過去，他這樣的生活了幾天，他把甚麼事都放下了。他的急躁的心開始鬆弛下來，於是他的朋友呂凡來提醒他，「你爲甚麼放鬆了自己啦？你有幾天沒有好好作一點事，我注意着你，你應振作起來！」

他的意識重被喚醒，他感到羞愧。他恨自己不能和呂凡一樣，呂凡是怎樣不困難的依着自己的主張去生活！他爲甚麼不能呢？他決心要管束自己，他對自己說：「我必須戰勝我自己！」

鬭爭的生活開始了，而他並不能容易的征服自己，他雖勉強着自己坐到書桌的前面，但他却不能容易的去念那些書。人類的習性是怎樣的貪於逸樂，而刻苦勤勉的生活實行起來又是如何困難！他幾乎希望天生下他來就付給他一切的知識，智慧，那樣他會怎樣幸福！他感到人生真是一個苦難的過程，假使他不甘心作一個庸俗的人，他就必須磨練自己；苦惱自己；假使他放鬆自己，讓自己隨波逐流的去享受世俗的歡樂，他就墮落了，被輕視了。

他向著自己說過一千次的我必須戰勝我自己，然而說的大放越多，越表現了他的失敗，他在他的痛苦的感情的漩渦裡打轉，如此，他苦惱的生活著。

爲許多人所驚奇的，呂凡有三天沒有上班了，這在一向勤勉的呂凡真是罕見的事，有才疑慮著；「恐怕是害病了吧？」他想一兩天之內去他的寓所看看他，如果那樣孤身住在異鄉的呂凡真的害病，那著實是很可憐的！他正在這樣決定著，他們公事房裡的那個禿頂老頭突然荷癆著腰給他送來一個條子，是呂凡寫給他的：「我的父親死了，我須回家去，也許我不再回來了，唯一希望你的就是好好努力，不多寫，到家後我會寫信給你。」字跡模糊得很難辨認，可以想見作書人是怎樣倉促，有才黯然的放好這條子，他傷心著這突然的離別。

呂凡去了，幾天之後，呂凡的位子上坐了一個三十餘歲的男子，這人來了不到一星期便和胖子等人成爲極要好的朋友了。

從此有才的自我苦悶更難堅持下去。呂凡在的時候，呂凡的堅毅果決可以很深的刺激他，鼓舞他，可是如今這樣的一個模範離去他了，他好像失掉支持自己的一個力量了，許多次他都想放棄了自己一向的決心，抱著遊戲人間的心理去消磨歲月，然而他又覺得與其那樣活著還不如死去吧！真的，他現在時時羨慕死，那是永恆的平安，多麼幸福！

在更深的夜裡，他時時突然醒來，於是思緒像潮水一樣湧上，他再也不能入睡了，夜是這樣靜，常常有清冷的月光窺着他，他妻子的呼吸聲平勻的起伏着，這孕婦的睡眠是很好的，但這更使她身旁的有才感覺寂寞，他時常望着窗外的繁星思索着：「人們都睡了，明早又都重新醒來和昨天一樣的生活着，許多人在受苦，許多人在自以爲樂的活着，難道這就是人生嗎？」他又奇異的想：「要是世界竟然全個毀滅，連一個生物都不存在，那時該怎樣呢？」他不禁要想到「死」，他幻想着假如他真的死去，人們會把他葬在無邊的曠野裡，和蕭蕭的白楊爲伴；他將與孤月淒星同化，成爲自然的一體，到那時他的所有痛苦都消失了，那難道不是無上的幸福！爲甚麼他必須活着呢？他既不能歡快樂快的在生之途上奮鬥，又不能干於做庸俗的，行屍走肉一樣的人，死對於他豈不是最合適？

他想像着死並且企圖去體驗死，有一次，只有他同小彬留在房裡的時候，他忽然像想起了甚麼似的問着他的女兒：「小彬，你還記得上次張家大伯死時，他們家裡人怎麼哭嗎？」

「記得的，他們拿手絹蒙在臉上，這樣大聲哭叫着。」小彬說着，果真拿起自己的絹子掩在面上，做效着他記憶裡的那些人，嗚嗚假哭着。

「好極了，就是這樣哭，現在爸爸假裝死了，你來哭好不好。」

「哈哈，」小彬咯咯笑起來。「爸爸死了嗎？」

「不，是假裝着死了，」他躺上床去，用一方大手絹蓋住臉，「好，哭吧！現在爸爸死了，不再說話了。」

小彬嘻嘻笑着學着大人們的樣子跪下去，掩起臉，哭叫起來，夾着忍俊不住的笑聲。

他想屏除一切思想，假想着自己是死了，入於無他無我的境界裡，但他却不能。他怎樣能消滅自己的意識呢？當他命令自己甚麼也不許想時，他豈不是仍在想着？

他正在筆直而僵硬的躺着，甚至忍住呼吸不使胸部起伏，可是小彬忽然不哭了，用手推他，他面上的手帕很快地被甚麼人抓去了，他睜開眼睛，床頭他的妻子正蹙眉望着他。

「瘋了嗎，這叫玩的甚麼把戲呢？」

「我在享受死的滋味。」

「要是你願意死，大河沒有蓋着蓋，也沒有人想攔着你。」她牽起地上的小彬，憤憤地走去。他聽見她在外面和他的姐姐講述着這件事，彷彿講述一件極端荒誕可笑的事。

晚餐以後，他獨自坐在院中的藤椅上沉思，周有蘭悄悄走近他，坐在他身旁，默然半晌，她問道：「爲甚麼你近來這樣厭倦生，是生活有甚麼不如意嗎？」

「沒有，我只是不如意我自己。」

暮色中，有才頹然靠在椅背上，一縷頭髮從他的額上垂下。他顯得這樣悵鬱不快。

看見這表情，有蘭回憶起五年前的一個黃昏，在薄暮的窗前，有才就是這樣愁苦的坐着。那時隔壁正响着他們重病的父親的軟弱地呻吟聲，有才的心裡在爲一個難解決的問題纏繞着，他的父親強迫他和一個沒有知識的女子結婚，他父親說：他喜歡那女孩子，他早就存了這個心願的，他希望在他活着時能親眼看見這心願的完成，他的含淚的眼和消瘦的形體感動了他的兒子，年青而好心的有才決然的從壁上懸掛的鏡框裡取下嵌在那裡的他的心目中未來妻子的照片而答應了這倉促的，不幸福的結合。

想到這裡，有蘭悟出了甚麼似的問着有才：「你也許又在懷念起你從前的那位理想妻子了吧？或者也許你又遇到她了，因之爲此而難過嗎？」

有才苦笑了：「你到很會想，可惜我並沒有遇到她。而且即使遇到也不會怎樣，我也不是從前的我了，我自覺着是老了，倦怠了，互相騙騙，說說謊話的戀愛，是年青人的事，我只希望平安，因爲死是最大的平安，所以我願意死，但你們不必擔心，我不會自殺的。」

事實確然如此，他雖十分渴望死，但却無論如何不能立定自殺的決心，大多數人們的自

殺都是在一時的悲哀絕望之下，被激憤鼓舞着而完成的吧？而他並沒有可以引起這種情緒的重大的不幸，他很希望他能被一個偶然的不幸毀滅了，有時，他試着用手去觸電門的內部，可是又畏怯的縮回，他把金戒指放在口裡，也到底沒有決心吞下。

這樣，炎夏到了，天氣異樣燥熱起來，每年夏天，他們全家都要回到他們的故鄉，一個風光明媚的小村裡去渡過漫長的夏季，可是今年，因為有才的任職與他妻子的懷孕，他們本決心不去了，但有才近來的精神的頹喪很使他們憂慮，他們想：恬適悠然的鄉居生活也許會恢復了他身心的疲憊吧？於是他們到底決定讓有才帶了小彬陪他下鄉，他的母親和妻子留在城市裡等候生產，他們的計劃是秘密進行的，等他知道時，他們已替他在他的舅父那裡請了假，東裝待發了。

回到故鄉後的有才稍稍感得一點安寧，他離開城市很遠了，許多煩瑣的事也不會再來刺激他，鄉村清晨嘹亮的雞啼與夜晚屋中昏黃的油燈也給他一種新奇的感覺。然而這些雖然鬆弛了他的不快的心，却醫治不了他羨慕死的意念，他時常喜歡獨自一個走出去到一個僻靜無人的草地上躺着，任何一個人也不要打攪他，他要單獨對着大自然的一切，在這時，他感覺無語在他面前的花，草，樹，石，都變成有性靈的東西了，他們彼此都沉默着，宇宙是如此

靜謐，他和他們的精神貫通了，心交流了，他一動不動的躺著，希望著：「如果只這樣躺著，慢慢就自然消滅了意識，人安靜的死去，那是多麼幸福！」

有一次，他做效著漁人們的樣子，只著一條短褲到河裡去洗澡，在城市的遊泳池裡，他游得很好，可是對著這遼闊的河面，他有點胆怯，他向左右看了看，沒有發見一個人，他撲通一下跳入水中，冰冷的水給他一種泌涼的感覺，他在河邊水淺的地方游著，覺得很高興，後來胆子稍大，他向着較深的地方試探著游去，他把頭探出水面來，從他的眼前平視過去，是一望無際的滔滔的水，他想轉換方向，忽然一個不小心喝了一口水，河水的滋味使他的心慌亂了，他匆忙的要退回來，於是他繼續又喝了幾口水，而他的右腿竟然抽搐起來，霎那間，強烈的死的恐怖抓住他，他想喊，又是幾口水灌進去，他怕極了，在這頃刻間，他忘記了他一向是怎樣渴望死，他只有一個念頭，他要活，求生的本能使他盡力掙扎著，死的安靜呢？死的幸福呢？他早忘了。他只知道他必須設法生，甚麼人來救救他呀？他喝的水更多了，他覺得身子向下沉……。

他睜開了眼睛，明亮的陽光針一般刺著他，他又閉上了，他聽見身邊有人在說著：「好了，醒過來了。」

他再一次張開眼時，他發覺他是躺在一片土地上，身邊許多人圍住他，他們在雜亂的談論着，他除去僅能捕捉幾個短句之外他聽不見甚麼，他是這樣羸弱，他模糊的知道，他方才幾幾乎淹死在河裡，人們把他救起了。

當他在一度疲倦地昏睡後醒來時，他已躺在自家床上了，他微微詫異的四下望了望，室內更無一人，一角斜陽正照着桌案上的瓶花，他想起方才的經歷，覺得像做了一場惡夢！「多可怕？」他想：「幸而遇救了。啊！在那千鈞一髮之際，我是怎樣依戀生！人在知道自己將死時，是這樣不安心死去嗎？我一向是渴望死的，爲甚麼在那危險時，我不覺喜歡而反覺恐怖呢？人生畢竟是可留戀的，生命和許多其他的東西一樣在將要失去時才會真正知道它的可貴吧？」

不管怎樣的隨便活下去吧！爲甚麼要自尋苦惱呢？無論怎樣的生活都是生活，何必非要走艱難的路？高貴的呂凡輕視卑俗的劉奇，可是在劉奇的眼中，呂凡又何嘗不愚蠢？每個人都各自按着自己的主張生活，但他們終於都走到同一的終結——死！走哪條路不是一樣呢？」

門吱的响了一下，有才轉頭去望，一對精靈的大眼睛正在窺着他。

小彬輕輕走進來，她的面上有着掩藏不住的喜悅。

「爸爸，我來告訴你一件事，姑姑接到一封信，說我有一個小弟弟了，我高興得跳起來，姑姑不叫我鬧，我來偷偷告訴你。」

有才凝視這孩子的粉嫩面孔，不知說甚麼來表示他的喜悅，他顯些再也看不見這可愛的臉了，而且還有那初生的嬰兒，那是怎樣的一個孩子呢？他似乎在眼前看見了他妻子的臉，又似乎聽見那呱呱的嬰兒的哭聲，這些都是他幾乎失掉的！他怎樣感謝那在冥冥中似在支配他的運命的無形的巨手呢！

他遇險後對有蘭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姐姐，我此後再不盼望死了！」

回到城市裡，有才仍舊做着原來的事，只不過現在他和劉奇等人成爲很融洽的朋友了。

多麗令揚

寒流

黑暗的，疲倦的，悲慟的，失望的，怎樣渡過的這一夜！

清早兩個拾埋的人進來，無情地敲釘着棺材，那聲音直敲碎我的心，然後一根槓當中一穿，那小棺材便抬了出去。令揚披上大衣，低垂着頭，跟在後面也要去了。我霍地跑上去，緊抱着他的肩頭，聲音破裂地哀懇着：「令揚不要去，不要丟下我一個人在這冷清陰森的屋子裏啊！」

他扶我到床邊躺下，蓋上一塊毯子，以沙啞聲音低聲說：「我終要親自看着這小東西埋在土裏的！不過晌午我就回來了。」

一陣腳步聲拖踏的自近而遠地消逝了；將我過去的日子一併帶去抬埋了吧！數日間的勞異精心都付之於然了。幾頁書不見愛珠兒以長長的眼珠親切地瞪視着我，在我臉上那小手指用力地劃一下，突然間空地立起來，喊著媽，屈著小腿一跌，突然又被爸爸高舉過去了。一切都如夢中一樣，往事如雲煙的浮蕩着，遠了，遠了，但更朦朧而清晰地流過我記憶深處，我茫然地任它們在記裏自由自行來往；茫茫的十年總於我後面像一條黑闇的冥道。十年過去了！我有些小驚，有些麻木！我想起來照照鏡子；看看我老了多少？但又被一種倦意支配着又不想看了。我老了。令揚也老了，雖然我們的愛情依然年青旺盛。是旺盛嗎？不會是共同生活習慣的需要嗎？但是我無力想了！

我們同居已經十年，到暮春三月就整整十年了。令揚初次被表哥領來會是空氣中瀰漫着花香的清晨，晨暉剛抬起頭，忽然間我彷彿在迎接一位清晨的神。我的生命意識突然覺醒了，這以前我是一個孩子，從這天起我是一個女人了，從他眼光第一次向我注視的刹那我即了解了愛。春天是在這一年開始的：那時花兒是怎樣蓬勃嬌豔的？陽光是怎樣明亮爽烈的？這些一下子混亂了我的官感與意識，而這些意義的解釋就是令揚。我覺得被生命的醴泉一下灌入得太多了，我常常賴於他的臂彎里喃喃地說着：「我是醉了，醉了！」我以如醉夢似的眼睛

凝望着他。

他有着建築般矗立的軀體，揉合了堅決與溫柔表情的面孔，他整個的表現彷彿就是用來對我表示愛的。以前是令場同表哥一道來，後來令場就獨自來了，爲了這事表哥和他之間幾乎發生了決鬪的事，但愛情是不能勉強的，表哥也只得退讓了。他每次來總攜來極珍貴的禮物，那在當時都是最名貴最時髦的女子飾物，這以前他決未注意過女子的用品，愛情使他的心靈與官感都異常敏銳起來。我不願意他像普通纨绔子弟交女朋友所玩的手段，以禮物賄買愛情。他在第一次送禮物時我就拒絕他了：「收回你的禮物吧！這是沒有誠意和我作朋友。」

「多麗，你誤會我了！」他那莊嚴而悲愉的聲調何等動聽！「我不知如何表現我的愛情；當我看見美麗的東西我就聯想到你，於是我就買了。我緊握著區區的物質，其實反握著我的心，握著我的愛情，當我想獻給你時就感到寒倦了，我的愛情不能從內心湧出其體的東西獻給你，却藉物質表現，我真說不出的渺小與慚愧！多麗，我不是一個詩人，否則，我將以一生的心血都用來讚歌你：我不是一個詩人，否則，我一定將我們的名字連繫一起永遠存在！多麗，你不要穿戴它們，它們於你是太暗澹了，天賦你的一切乃是你使用不盡的珍

寶。」

說完他重重地抱吻着我，他的臉異常嚴肅而美麗，彷彿他抱的不是我，乃是一個偶像。我深深感動了，於是我便獻身於他了，我彷彿獻身於宗教那樣虔誠。這事我每逢想起來都是異常感動的。

他每對家信總是讓我看的，但這也不能解除我的恐懼，我怕他被人從我身邊攫去。我的恐懼絕不是沒有根據的，他是在又省文化囚禁的地方有一個大家族的舊家庭，他家斷不允許一個先行同居蓬門小戶的女兒爲妻的吧！出乎意外他家竟拍來一個電報「母病重望速歸！」我一看我的心就緊了，一下子提到嗓子裏來，我說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現在許多青年都是用父母病的名義把他們誰回家去結婚的！

金揚雙手插在褲袋裏，冷靜地站在那裏，微笑而自負地說：「就算你所慮的是事實，但是你以爲我是那樣容易動搖的人嗎？我的行爲永遠受我內心的支配。」

他畢竟不能不去了，我不記得我怎樣渡過那些寢食俱廢的日子。夜夜我夢見他和別一個舊式癡開女子舉行婚禮，我跑過去抱住他，而被許多凶悍的人扯開了踏在地上，於是我哭醒了。我從未想到他背約失信，因爲我們當中並沒有任何約束。

終歸一天如夢寐似的令揚隻身回來了，我一看他那暗澹沮喪的神色我的臉突然蒼白了，手脚冰冷，嘴唇顫抖着。他第一句話就頹喪地告訴我：「多麗，我被騙結婚了！當我一進家門就被軟禁了，父親把守着——這是你表哥寫匿名信的結果，如果我不結婚他將永不放我出來，多麗我那時太想你了，只要能讓我即時和你見面，什麼事我都作得出！所以我便不顧一切結婚了。」

我呆然望着他，感情凝滯着，我不會說話了：

「多麗，你放心，從此我不在碰那女人一下！」

多少日子我的心都不釋然，慢慢我的情感才又活動了。我們又像從前一樣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生活對於我們只是遊戲，他仍不斷把珍貴禮品送我——一直到現在他的禮物迄未間斷過。但我每一想到令揚已經結婚，心中就被着堵塞着，說不出那種冰冷絕望的感情，並不是他結婚的這件事，乃是另一個人撥入我們愛情當中來了——一種永世不能填補的心靈缺陷啊！但是我極力不想這事。

這樣過了沒有多久令揚的全家却從X省移居北京來了。這個頑固的父親——令揚的父親真是個難解釋的怪僻老頭子，事前既不準兒子婚姻自由，如今知道我們不能斷絕便異想天開

叫我回「家」去。

我不願回到他到所謂的「家」里去，我絕不願冒然跑進一個已經毀壞我父親我的家庭里去。但令揚是那樣天真懇求我去：他認為這是個機會，藉此可以和他家的人認識並聯絡感情以便將來和妻子離婚後再和我結婚。唉，已經遭遇了我這樣創傷的人難道還希冀着結實這個「典禮」嗎？但我僥倖不願傷了令揚的心，不願因我之故使他與家里人過分疏遠才莽然邁進這個生疏而嚴冷的「家」去了。

令揚的父親真是個十足的怪人，五十餘歲，成天整板着臉，以皺紋刻畫成的線條像掛在臉上一條一條的冰，外面世界已演進到什麼情形他就像絲毫也不知道，且也無須乎知道：在家里他就是「皇上」！令揚的二妹和三妹（大妹已經遠嫁）從他面前經過必須察了他認可的服裝低着頭慢慢走過去。老頭子瞪着兩隻泡子似的眼睛視線敵意的從眼鏡底下直送過去。在他的視線內刻畫着這樣的形容：「看這兩個妖精！」我不知他如何看我，但至少在這方面他是一視同仁的，我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令揚的母親是個被世俗麻木了的婦人，心里根深蒂固地植着種種偏見與溺愛，從未有過明智的感情在她內心是淺過，她被讒言灌入得太多了，再不想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理智分

析事物。她一生活了四個兒子，五個女兒，如今留在身邊的只有兩個女兒兩個兒子，她從不懷念遠在他鄉的子女。誰對她謔言灌得最多，她就最信任誰。

起先我以為他們對我客氣，慢慢才曉得他們對我甚生疏，一種劃分界限的生疏，一種污穢的生疏，永遠有敵意的眼光彈視着我。等我一走覺他們就傲慢而冷然地收斂了。而那眼光正說明對我的稱呼「姨太太」或「狐狸精」——從未曾有誰稱呼過我一次「嫂子」，而他們只要不當了我的面，轉過身去便公然「姨太太」「狐狸精」的叫着。他們在我面前多麼親熱地說着他們的嫂子——一個可憐而堪被尊敬的女人！他們一切的眼光與舉止都似乎在為另一個受了委屈的女人報復。這個老頭子——令揚的父親的居心真是可怕：兒子與人自由結婚斷斷不可，納姨太太是可以的！這時我才明白我在他們家所處的地位，而他的弟弟妹妹們更有意造成我在他們所形成的氛圍下低首下心。我不甘心忍受，我要反抗！

孤獨，冷寂，侮辱！我過不慣這種日子。晚上我對着令揚哭泣——我料不到在這夜闌時候竟有人在我們窗外偷聽，令揚撫慰我：「我知道你的痛苦，我一定要想辦法的」。

令揚在家的時候要好得多，他們似乎不願讓令揚看見他們對我的態度，只要他一走我就被軟禁了，我出來進去總有監視的眼光在窺覷着：「看她又帶走了什麼東西」這真是一種啓

示！橫豎我是要被懷疑的錢！錢！沒有比此時我再看不起錢的了；也沒有比此時我更吝惜錢的了。我把大量的錢買了大宗貴重禮品送給我的妹妹們——她們是和我一樣渡過了一個貧窮的童年；而我在他們家所作的短短日子裡從未買過一件微薄的禮物送給誰，雖然令揚屢屢勸我要和家人聯絡感情。我徬徬不聽，這乃是我所最不甘心的，區區的物質上不也附加着些微的心意嗎？天啊！我渴望着愛進到我心里而取出我的不愛，但我爲什麼被現實的生活把心境弄得這樣偏仄狹小而世俗？人類怎麼這樣渺小！我不禁哭了。我願意寬恕一切人也願被人寬恕，但當我看見他們的時候，反抗從我心底湧起，我想起了一位殉教者的遺言；他一人敵對大眾，大眾敵對他一人，我傲慢而狠心地從心中抹去了眼淚。

但是一個苦難的時到了令揚奉命出差去了。我一個人耐不住那樣的冷酷，那樣的污穢，便盡可能的躲出這個家。常常一天之中我跑三次電影院，錢大量從手中流出。因爲我不能安心生活，我更不知再能和令揚同居多少日子，似乎我隨時都有被驅逐的可能，他們都是其勢洶洶的。我設法盡力忘掉一切的苦惱，忘掉我們的愛情，也忘掉我自己。

不久我耳中隱約聽到類如下面的話了。

「哼，嫂子才真可憐，一個人躲在鄉間什麼也享不到！」是令揚二妹的聲音。

「趕明兒個給嫂子接來，讓她也享受享受！既然有人掙錢，爲什麼不讓她幫助揮霍揮霍呢？」他的三妹刻毒地說。

他的兄弟却哈哈的衝出一陣猙獰的冷笑：「明兒多管有機會我非得在外面揍她一頓不可！」

「哼，看你揍得了揍不了！」這樣我倒更在他們眼中成爲無所忌憚的了。

那一天正是午飯將畢，大家都還聚在廳堂未散，令揚提著個皮箱公畢回來了，他聞着聲浪便照直奔到這里來了，那時人們都在說笑，我悶悶地孤守着角隅——此時我尤依稀感到那種令人窒息氛圍的籠罩。聽見令揚的聲音我的心在快活地跳着，我的血液又流通了，我便站了起來。他一進來看見我悶悶不歡的樣子便要走過我身邊，但他的母親突然站了起來，作了一個阻止的手勢，我們便分隔在大長方桌子的兩端了，一切談話突然靜止了，她板着無情的面孔冷冰地說：

「這個女人天天晚上在你房中哭泣——你別以爲我們不知道！難道我們誰虐待她了？如果她不高興，我們可以全搬出去讓她……讓她一個人！」

她說完猛然坐下了，敵不住自己的憤怒大聲窒息地抽泣起來。於是令揚的弟弟妹妹們便

環繞着她慇懃熱烈地勸慰着，這不啻火上澆油，她哭得更慟起來，哭中且混着咒罵，像喪事中一個下等婦人的哭鬧。

這時令揚的父親却跳在當中，大聲咆哮着：「到底是怎麼回事？多了這一個女人天天家中鬧得這麼唧唧喳喳的，不能安分過日子！」

什麼聲息都沒有了，大家盡力屏息着，惟恐各自的呼吸震蕩了緊張的空氣。

家中情形絲毫不知的令揚剛從外面歸來，驀然這一幕亂嘈情形映入他眼中他怔住了，他像個木偶似的站在那里，漸漸面孔轉成鐵青。呆了幾分鐘他似乎明白當前發生的事，便直奔到我面前，揚起有力的手掌，「拍」的一擊就打在毫無防備的我的臉上。我的血湧了起來，一陣熱辣辣的感覺直升到臉上，我的耳朵嗡嗡的響着。暫時大家似乎都被他這不意的舉動嚇了一跳，繼而他的弟弟妹妹却嗤嗤的笑了。我不知我狂喊了一聲什麼，猝然的哭泣迸出我的喉嚨，我便這樣連哭帶跑地跑出了這個「家」。

母親看見我如此狼狽地跑回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驚惶地跟在後面，追問着：「多麼，怎麼了？」便想跟進我來。我一句話未說，蓬的一聲把自己反鎖在昔日我個人住慣的房間里了，任是誰我也不管，我受的侮辱太大了，我被打了！而打我的是他，是令揚，我的創傷

不是眼淚所能洗掉的，我恨那些不自覺而流下的眼淚，眼淚只應該奉獻給悲哀與愛情的，難道使它們不幸而蒙恥辱嗎？我的眼睛只合當冒火！我的心靈渴欲衝破我的命運而出，彷彿胸膛便是命運的桎梏，我重重抓着我的胸膛。我怕我是要瘋了。

令揚匆匆跑來了，用力拉著那開不開的房門。

「多麗，你難道真不願意再見我了嗎？你難道不想聽聽我的解釋嗎？就是從此不再見我也要明白我當時的心意啊！」

他幾乎要哭了。我不是爲這個，我不願街坊知道我們當中發生的事，我開了門仍漠然地縮在床上。

他走過來，手扶著床欄，低聲說：「多麗，我怎樣解釋你才能明白我的心呢？我那時實在忘了你與我的分別，我只想懲罰我自己，因此却打了比我生命更爲貴重的你了！但是他們不了解這些，他們只看見我打了你……打了你……打了你！」他抽搐地說。「我知道我作得太過了，這太傷害你了！」

「我的心情是沒有人了解的，連你……連你也……」

我沒有聽見他說的什麼，即使聽見也沒有暇餘去想，我的憤怒使我難平，我霍地從床上

坐起、恨恨地說；「哼——沒人了解！忘了以前說過的話了嗎？誰說過的行爲永遠受內心的支配？男人畢竟是男人！」我任眼淚順頰面流下，嗚咽梗住我的話了。

「你竟這麼說！」他恨怨地望着我，但是他又像在平舒這口怨恨之氣似的呆了幾分鐘，旋又沒有一句告別的話悄然出去了。

將近傍晚他又來了，帶着一種孩子氣的欣喜，像是他忘記了怨恨我也忘記了恥辱似的，一見了我他即興奮地說：「我已經和家里說好了，從此我們可以回家了，我們兩個人仍在外邊過日子。」

我們仍像兩個孩子一樣過着快樂的日子，但是我的心總不能像從前女孩子時那樣如同照耀陽光底下光明而平靜的湖水，一縷縷的烏雲不時飄過我心中，是什麼使我的生活成爲破碎的？成爲支離破裂的？而每次令揚回到家中就要被他的母親與妹妹們所包圍，他們把他看成一個被犧牲者般的囉嗦着，因爲此時他的太太果已由鄉間接來了。

「到你可憐的妻子屋里去吧！——她絕不和你離婚的——使她有個孩子，將來也好有個指望。」

他沒有一句話，悶煩地屈抑地離開了他們，一直回到我們自己的家，仍是蒼白着臉。我的

心就堵塞着，痛苦在齧噬我的心；別人會使我痛苦，我也要使令揚加倍痛苦：

「到你可憐的太太那兒去吧！她會給你生孩子的。」

「你也這麼說麼？」他幽怨地望着我，像離開他家里人一樣地離開了我。

寂寞在我週圍擴大了，我深切感到令揚的可憐，我的可憐，我爲什麼還要逼他成爲一個夾壁牆的人物呢？平素我不甘心人們在我的創傷上補補了，但我爲什麼常在他的創傷上補綴呢？我的心目固是別人的鏡子，我不願別人照見的我如同我所照見的別人，但臨到事情上我才知道仍和常人一樣。偉大的造物主爲什麼將人類造得這樣渺小可憐！我不禁哭了。企望愛情給我力量！企望愛清融化我頑硬的心！我的怨恨消逝了。令揚出去的時間越久我的悵念也越深沈。我在他身上會不斷花費着那麼多的怨恨悵念與企慕而我愛他也更深了。

他回來的時候以着寬恕的眼光慈和地望着我，我不禁哭了，他撫慰着我：

「多暈，不要哭，你哭我心里多難過！我知道你痛苦，我也痛苦！」

我不哭了，他却扶在我手臂上哭了。我說：「你再哭我又要哭了。」

我們不哭只是爲了彼此的安慰。

大概正是去年這個時候吧，我們如同兩個初戀的孩子跑到野外去踏青。真的，我不知我此

時的心情與十六七歲少女時的心情有什麼異樣。不像都市一樣：一切全是堆砌在一起，鄉村景物彷彿舒眉展眼的在互相眺望着。越走越遠，展開在前面無垠的路徑形容出我們的奧緻，兩隻蝴蝶在不遠前面青青的草叢中翩翩飛翔，我說不出心中的快慰，令揚目睹我如此歡快的樣子，屢屢望着我笑。春天傍晚的陽光如同經歷了一世的老人有一種淡薄溫和的光線遍照在一切植物上。越走越荒涼冷落，枯寂的墳塚錯落的置於路傍，它們是這樣安靜，這裡住着永眠的人，但我們的興趣倒如那時富綠意的草溶解的冰在滋長着。

突然一縷女子淒厲的哭聲隨着黃昏的微風吹散到我們耳畔，我們尋着聲音找去。一片荒墳中一個蓬頭粗服的女人倚着一個墳頭，淒慘的哭聲便是她發出來的，在她懷中且抱着一個嬰孩是那樣的污穢和那樣的破爛，看不清是男孩還是女孩：泥漬將她糊滿了！

這時太陽已經西沈，四望天低，幾隻歸鴉呱呱叫聲散佈於郊野暮靄的氛圍里，有些新墳內中的棺木尚還在裸露着，景象淒慘。我們茫然站於婦人近旁，這哭泣像永世也不會完結的。

大概婦人覺察旁邊有人凝視，暫時停住哭，一線驚訝的光芒從那呆滯的眼中射出。

「這里死了你什麼人啊？」我終於打破了沈默。

「婆婆」。她嗚咽地說。「去年逃難逃到這裏的哪。早上鄉鄰幫助給埋了的：想回家鄉去又沒有錢！」

「這孩子是你的？」

「嗯，丫頭。一個累贅啊！」

似乎有什麼光亮的東西在我心頭閃耀了一下，頓時我覺得福至心靈起來，我以肘肘了令揚一下，一邊說：

「那末你何不把孩子換一筆錢，橫豎你是不容易養大她的。」

「誰要這孩子呢！」無意識說出的一句話說出了才發現它的意義，婦人便噤住不說了，

呆呆望着我的臉，在我臉上猜測我的心思，我率性一氣說下去：

「我是一個沒有孩子的人，你就把她賣給我，我給你一筆錢，我是拿她當女兒一般養活的」。

他停止了哭，擦乾了淚。疑信參半地望着我們，像一向都未曾發現她所抱的是一個珍寶這時她却把她抱得緊緊的，把她臉上的眼淚與污濁重重地印到孩子泥漬的小臉上去，頻頻搖着頭，內心作着劇烈的交戰。

緊挨我站着的令揚已全然了解我的心意，他幫助我勸說那婦人：「你帶着她也未必養得活的，我們待她像小姐一樣的，而你得到一筆錢也可以回家了。」

令揚的聲調比我有力量多了，我們費了許多唇舌，好不容易才打動了婦人的心。這天我們兩人所帶的錢合起來不過一百零幾兒。但是在交錢的當兒婦人却又突然抱緊孩子，聲音淒慘的痛哭起來，像那孩子死了一般，把那些鼻涕熱淚從新印到那憔悴的小臉上去，並且咽哽地喃喃喚着「大寶，大寶，我的姑娘！我的寶貝！」孩子也莫明其妙的發着粘澀的哭聲。她簡直捨不得放下她了！我不忍再看下去了，我的眼睛也潮濕了。買賣兒女是人間極殘酷的事了！我感到金錢的萬惡了。暮色蒼茫，微風有些冷意了，我像受着上帝裁判似的深深俯下頭去，我幾乎放棄了我的決心，同時我又想到使人家骨肉分離一百多塊錢是太少了。但是令揚已爲我把孩子抱過來了。

我抱過了孩子，我覺得我的靈魂浴着雨露而太陽又從雲隙中射過來，我多麼驕傲啊！——進城門又回到衆生的人間，適才那種懺悔之情已隨燈光而消逝了，我驕傲地覺得我是一個有孩子的婦人了；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女人！令揚屢次在我耳邊輕輕地說：「多麗，你今天真美麗」——企望我永遠保持着青春！永遠保持着孩童的心。

回到家我立刻給孩子洗滌。那泥漬都結成片片了，頭髮全被泥片沾在一起糾纏着，好容易才給這小東西洗乾淨了。但我不敢斷定她是不是一個美麗的孩子，她的生命力已經被饑餓折磨盡了，五官全都塌陷而凝滯，一層越而瘦的皮膚，像吊掛在骨架上似的。

但是半月以後奇蹟似的我不記得她初來時的樣子了（而且也想不到她不是我的孩子哩）那時她是大寶而這時是愛珠哩。她的小臉全鼓起來了，兩頰泛起蘋果的紅色，兩個黑亮的眼珠滴溜溜的轉着。只皮膚是黑色的，但黑就更好，這正像我小時候一樣。我給她穿上紅綢的衣褲，將她打扮得像個印度的公主；我將教養她永存着傳統的觀念。我在這個小人兒身上有一個狂狷的理想，我將在她身上報答我對人類的愛，和補償我童時的缺陷。我再說不出她是我的孩子了，反憂慮着令揚家里將不允許養這孩子。

他却說：「你放心，誰能干涉我們呢？他們若是阻止我養這孩子也不應爲了家產，我將一個小錢也不要家里的。」

令揚一下班便和我爭抱愛珠，愛珠以烏亮的眼睛瞪視着我，以她的小手在我臉上劃一下像一條小蟲子直透到心里，突然莫明其妙明朗地笑起來，屈着小腿在我膝上縱跳着，突然令揚從上面把愛珠高舉起來。她輪流在我們兩人的膝上跳着翻着，聲音甜密而親切地喊着「爸

「和「媽」(就是伊甸園中洩出的天國之聲音我們喊愛珠的時候，他像只有這是世間她唯一聽懂的話以深沈而熱衷的力量答應着「恩」，這像是在什麼在我心中閃着。他是怎樣娛樂了我？陶醉了我們，這才是完滿的生活，才够得上一個真正的家庭呢！

我們每逢出去總是令揚和我並肩走着，像街上一般的青年夫婦一樣，他拿着一些零用的東西，我抱着愛珠，我說不出的自負與驕傲。這也許是人生的裝飾吧？但內心確是充實的罷。

但是一切都完了，我再看不見愛珠兒那活潑亂跳的生命了！那個孩子不發疹子？發疹子也不見得治不好，愛珠却不能治好的死了。完了，一切皆完了，我的光明的理想美麗的夢境都沈埋了！……我疲倦極了，懶得再想下去了……是的以後我還會有一個孩子的，願愛給我以力量！……但是現在且讓睡眠闔上我的眼吧！

現在我又只剩下令揚了！一切共同的希望悲哀慕快樂與痛苦使我們的命運更緊的繫在一起。今天我覺得衰老了，我們將為生活的需要相扶着走到世界的盡頭，永遠只是多麼與令揚！

奔流

雷妍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李白·將進酒

一

櫻桃花成串的開了，天上飄着玫瑰色的晚霞，於是花也映成琥珀紅。

從這琥珀色的花叢向上望去，一個被長春藤絡住的窗子閉着，在這眩目的天宇下搖曳着白色的紗帘，紗帘柔如溪邊垂柳，時而撫到一個靜靜的女孩子頭上或肩上，她低頭坐在一個矮凳上，靠窗裡入神的注目在她膝頭的書上，那是一本有五色插圖的精裝書：

第一頁繪着一個月下泛舟的女人，船身有一部份隱在水草的暗影裡，模糊中見那女人仰

頭望月，站着，纖細的腰肢輪廓却很清晰的映在幽暎裡，並沒人把槳，那一派和絳索放行的情緒，那一種順流而下的趨勢，表現得生動引人，下面有幾個字題着：「我心悠悠，翻如不繫之舟。」

這孩子似乎是一個受了啓示的信徒，她望着這幅畫，咀嚼着這字裡的意思：「我心悠悠，悠悠……」黃昏的光暗淡下去，院裡有打球的聲音和陣陣練琴的聲音，但她仍然沈醉在這個小窗下，眼睛因了光線的關係，逐漸睜大了，大了，不時的眨着，終於那幅畫像真的似的擴大，而且那船和人也似乎輕微的飄盪着了，她望着，疲乏的閉了一下眼睛，再張開，瞳孔却不肯再放大來遷就這暗淡的暮色。

「哦！！一個人也沒有了？」她疲乏的站起來說，這時她的背影從斜暎裡看來很像那圖畫裡的女人，那麼苗條，那麼纖細，又那麼亭亭玉立的像一個長成了的人，其實她不過十六歲，臉上有青春的活躍夾雜着一些對世事驚訝的憨直和天真，喜歡想一些遙遠的童話似的夢，易感，好奇，有着一切聰敏少女們的性格，使她一步步地向人生更深處走去，她又像一個奇異的海綿體，貪婪的吸收着各種知識與技能，所以一年來她讀了幾十本文學名著，她心裡時常想：「寫小說的人太狠了，爲什麼給主角那麼多的不幸呢？」或者讀一個悲劇而流淚的時候

自己又自慰道：「這不還是故事，真事絕不會這樣。」

有一天上國文堂，先生是一個初畢業的青年，又有一點口吃的毛病，所以每到這一堂上可以多次見到先生紅漲着臉說不出話來，而女學生們對於他也都發掘與惡似的不諱的向他發問題。那次正好講到曹孟德的「短歌行」，這樣一首豪爽而鏗鏘的詩，學生們聽的個相當的入神，而且先生除了口吃以外並沒有其他毛病，與問很好的——大家都知道，所以這一堂成績比任何次都好，講完了以後還有餘暇的時間，這些時間往往叫學生用來發問，先生用手帕拭着汗，彈着粉筆末，等着學生發問。

「先生，您再講一遍『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的末一句。」一個坐在前排的小身材同學問，她的確不瞭解「悠悠我心」的真意思。

「好：好：你坐下，這雖然只：只是四個字，可不是一兩兩句……句話所能講講……」先生說到「講」字上正好觸到口吃的病狀上，再也說不出別的字來，有的同學用課本遮住臉偷偷地笑，又有人笑出聲來，但也有的臉上很嚴肅的忍住笑，自然這種「嚴肅」也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爲了保持一向好學生的記錄，另一種却完全是出自同情心。

「比如，在暮春：見到落花：」先生努力說着，臉雖是紅漲着；但一個字也沒重複。

「你們當時……是不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心……心情，或者在深秋看見一片黃了的葉……子，詩歌裡有許多……意境是沒法子講……講的，只好自己去想象……諸位有誰還有更好……的比喻……請舉……手……」先生真好！這麼長的一句話一氣說完了，大家沒有人舉手後來她——那個窩下看書的孩子忍不住了，從最後的座位上高高的舉起手來，在課堂上好像沙漠裡突然而開的一朵神秘的百合。

「田……田聰……」先生很高興的叫她站起來。

「前天我在書裡見到一幅畫，畫着一個女人在月下，站在一個小船裡，小船沒人划，好像隨便漂泊的樣子，下面寫着『我心悠悠』，我想『悠悠』這兩個字不能當作惆悵，也不能當作喜悅，就是那麼一種捉摸不到，講述不出的滋味，和先生說的比喻一樣。」她雖然聲音有點抖，心有一點跳，但說完了非常痛快的坐下，大家因為她一向功課和人緣都好，倒沒有人笑她，同時那個小同學也點頭說：「明白了。」

凡事最難的是開端，最可怕的也是開端，自從她在課堂講「悠悠」起，許多課外生活的團體都選她加入，自治會的文藝股，話劇團，甚至於球隊都不肯放過她……她煩死了，至終擔任了文藝股長，她又有什麼辦法呢，只好找那位口吃的陳先生作顧問，成績也不外作壁

報，組織班級讀書會……因爲當時正是暮春初夏交替的季節，在這些少女的精神上都需要一些形式上的安慰，所以音樂會，賽球，演劇……各人按着自己的愛好找寄託，文藝股由陳先生領導和田聰的努力組織了一個「夕陽會」，是在課餘找幾個愛好文學的同學，在夕陽下的草地上聚會，再選幾個人讀文學名著，或講述文學故事，那天白薔薇才開，在草地上坐着的人都浸襲在花香裡，陳先生也沒有每日課堂上那種窘迫樣子，他穿了一條淺灰色的長褲，一件白汗衫，白邊眼鏡裡隱着一對沉思的眼睛。他很少看學生，他不是望着天邊的歸鳥就是望着架上的薔薇，不說話，好像心不在焉的樣子，其實他正沉靜的聽一個外號「大姐」的齊永慧講莎士比亞裡的羅米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大姐的聲音柔婉的在晚夕的空間迴旋着，這故事充滿了熱情和美麗，悲慘和哀愁……震動了每一個人的心。田聰却把手帕擰着臉，流着淚幻想，雖然自己在心裡不住的自慰道：「這不過是故事，」但是又想：「莎士比亞爲什麼能創造這樣的悲劇呢？兩個不可能相愛的人爲什麼偏要遇到一處呢？」她抬起頭來的時候故事已經講完，她只好抑止住自己起伏不定的心緒，擦着眼睛站起來請陳先生評判。

「這故事是從什麼本子上看到的，原文的還是譯本？」先生坐着，轉過頭來，問着，因爲不是在課堂上，口吃並不利害。

「原文的莎士樂府本事，先生！這故事太悲慘了，」齊大姐說，似乎有詢問：「作者爲什麼把故事安排的那麼慘？」的意思。

「那個時代的悲劇就是這樣。」先生說。

「這些事是真的嗎？」田聰很不好意思的問。

「啊！那……那很難說，人間的事比這個還悲慘的很……很多，唉……很多！」陳先生無限感慨地又吃吃說不出了。

夕陽會散了，各人在不同的心情和姿態下走去，陳先生仍然佇立着沒走開，田聰以爲他有事就停住。

「先生有事嗎？」

「啊！沒什麼。」

「下次夕陽會在禮拜幾呢？」

「下次？下次我……我也許不能參加了。」

「爲什麼？」她驚訝地望着他。

「我要到另一個地方去，」

「先生要離開我們？那麼誰給我們上課呢？」

「在北京還愁沒有好先生嗎？我……是不適於教書的。」

兩個人漸漸地沉默起來，天宇之下已經成了深藍水晶的幽暗色彩，徐風吹着他梳理得不十分整齊的頭髮。大約過了十分鐘，他才慢吞吞地說出：他是被大學選送到法國去的，將要在巴黎圖書館管理中國書籍。

「這樣的事對於我最合宜了，我需要寂靜而新穎的工作。」

「先生到外國還記得我們這群頑皮的孩子嗎？」

「記得！永不能忘記，你們給我許多啓示，你們……」

陳先生果然走了，那麼快，那麼不動聲色，連一個送別會都沒容得開，他早就走遠了，新先生却是一個經驗多，講辭流俐的老手，對學生的問題暢若鳴泉的回答着；不過學生更加倍的追念着她們那位口吃的先生，至於爲什麼，誰知道呢？在田聰的心裡却覺得是失掉一個好朋友似的悵惘着，下了課就在圖書館看書，甚至於看一些理論的書或者很緊張的古傳奇，她想把自己一顆飄動不定的心深陷在無言而有靈性的書裡，她也需要靜。

但是事實又不許她一直靜下去，課外學生團體往往放不過她，自治會長得腸熱病住醫院去了，必須改選新會長，當時在大禮堂裡坐滿了同學，幾位先生坐在顧問席上，田聰拿了一本茶花女在一個角隅的矮椅子上看着，消磨這黨閥的光陰，選舉的方法是票選，主席和一位學生開票，先生在黑板上寫着被選者的名子，主席張大了喉嚨念，票數最多的一共三個人，其中有齊永慧和田聰，在這些名字底下重念一次，畫一道，五道積成一個「正」字，看，齊永慧已經五個半「正」字，另外那一個三個「正」字就停止了，主席的聲音仍然宏亮的喊：「田聰，齊永慧，田聰，田聰……！」這些聲音最初像沙子粒兒似的往她耳朵裡拋，她簡直不能再看書，許多同學用崇拜的神情回過頭來看她，向她微笑，繼之這些聲音像大鼓，像巨雷，像炸彈；她放下書，用手堵住耳朵，遠遠見黑板上自己的名子下面有一大串「正」字。選舉的結果，她當選自治會長。

「諸位同學，我不能作，因為我的能力不夠，」她快爽的說。

「本來是大家練習呀，理由充足嗎？諸位？」顧問先生說。

「不！充！足！」大家喊。

「而且我身體也不好，心臟衰弱。」她又說。

「用不着什麼心機！一有的同學開起玩笑來。」

「……」

她不知道這是爲什麼？她的寂靜生活是被群眾破壞了，她真不懂爲什麼一定要難爲她，她親自見到幾個落選的同學不高興的樣子，齊大姐還鄭重其事的來向她握手道賀，而且臉上戚戚地苦笑着。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一定叫我作這個。」她說。

「大家愛你呀，多麼光榮呀！」齊大姐說。

「光榮？還不够我煩的！」說着隨着會衆走出禮堂去。

當天晚上她一個人坐在曾經開過夕陽會的草場上想：「先生也許已經到巴黎了。巴黎好嗎？」又想：「同學們爲什麼一定難爲我呢？作這些事是需要一個能幹人哪。」「不過責任既然加在身上，就該努力作下去，對！這是責任！！」她也就心安了。

大約過了三天，她收到兩封快信：一封是家信，一封是從安南來的，家信讀完了她樂得跳起來，她的家將要在二三日內到北京來，父親調遷到北京的總行裡，母親，弟弟，妹妹都來！她樂着，在歡喜淚裡好像見到小妹妹的小胖臉，一會兒又是母親的臉，母親來了就不住

校啦，對！母親來了一切都好了，也不再煩了。

從安南來的是陳先生的信，第一個使她高興的就是那張淡紅色的郵票，印着一個農婦抱禾束的圖案，信裡很詳細的寫着異地的風光，並且有一張當地婦女用頭頂運東西的畫片，另外有一張是給全體同學的信，她加倍高興的立刻把信和畫片放在公佈架子上，用圖釘按好。

已經五天了，她急迫地等着家人來北京的消息，甚至於吃不下飯去，她想吃母親作的豆沙包子，她又想吃母親作的栗子白菜，西紅柿醬……想着想着吃不下學校的白水煮豆芽菜，母親爲什麼不來呢？也許中途有什麼事吧，也許父親不再回國了吧？

「田聰小姐電話！」校役喊。

她匆忙的從樓梯扶手滑下去，跳下石階，她恨這樣浪費的建築，這些台階有什麼用呢？怪討厭的。

「我是田聰，您……您是爸爸嗎？爸爸！媽來了嗎？小妹妹……都來了？在什麼地方住？總行後院？您派人來給我請假行不？我們住校不許隨便出去。我不能上課，我的心都飛了，爸爸！我不想住校了……回頭再跟您說吧！快給我請假。」她放下電話樂的拉住身邊一個等着打電話的人

「你知道嗎？我媽媽來啦！」一看拉錯了，拉住的是訓育主任。

「對不起先生！我認錯人了。」

「去吧！」這回訓育主任也似乎被她的喜悅所波動，沒罵她，說「去吧」的時候彷彿是微笑着。

「訓育主任也是可愛的，一切都好，都可愛。」她想着，站在號房的對面等着父親派人來請假。

到家見幾個行裡的夫役正在搬運東西，一個新來的女僕拿着掃帚站着望着她。

「大姐！」二妹從院裡的網籃往外扯她的玩具。

「大姐！大姐！」小弟弟小妹妹像兩個巢裡的小燕子在窗裡張望着喊，笑着，小妹妹還怕生似的紅着小臉，但她看他們都似乎長大了。

「媽呢？」她問。

「聽見回來啦？」媽把收拾着的東西放下。

「怎麼那麼黑呢？」媽望着她說。

「黑的。」

「自己小心，誤用藥來多難看，吃飯了沒有？」

「沒有。」

「怎麼學校裡這麼晚還不吃飯，快點，小敏去告訴廚房……真的，你想吃什麼？」

「學堂的飯連湯的吃不下去，這會兒也不餓了，媽！小敏的牙怎麼都掉啦？喲！小智留的分頭。媽！煞着小俊還玩洋娃娃哪！咱從先那個大花貓呢？」她的話滔滔不絕的脫口而出。

「死了，」媽並不在意這些，仍然關心的望著她，見她似乎又長高了一些，臉比從前黑了，牙更白了，孩子氣沒脫淨；「高興」使得她不能寧靜一會兒。

以後她真個不住校了，雖然時間上忙迫一點；但是她精神非常好，功課成績有顯著的進步，自治會的成绩也相當可觀，除了籌辦歡送畢業生的遊藝會以外，還開始編年刊，忙的連家裡的飯也吃不好，爲這個不時挨母親責備，她不在乎，嘴裡含著飯就走，跳上自行車就飛到學校去，幫她忙最多的是一個不愛說話的同學，她叫孟莉，校刊的封面和插圖都是孟莉找人畫的，在校院裡常聽見她呼喊孟莉的聲音。年刊在遊藝會前出版了，大家對田聰更加崇敬愛慕起來，她也離棄了寂靜的愛好，終日忙個不可開交，對於陳先生幾乎完全忘掉，他的影子漸漸的從她的記憶裡淡下去，等淡得就要完全消逝的時候，他又來了一封信，說他已經

到了巴黎，並且給她通借處叫她寫信去。

初次給一個崇敬的師長寫信，多少有一些拘束，因此拖延了五六天才寫了回信，信寫的那麼匆忙，因為遊藝會就要到期了。

開會那一天，氣候已經相當的熱了，大會主席是由自治會副會長擔任，因為她聲音宏亮，田聰只是照料，本來這個會是不請外賓的，只是本校學生；但教師們的親友却很多，所以在來賓席上已經滿座。

在擁擠的禮堂門口，孟莉揮着一把畫着人像的小團扇往裡探頭找田聰，田聰出去一看，原來她請了兩個男賓，守門的同學有意攔阻他們。

「這是我大哥和他的同學王先生，」孟莉說。

「好，那麼請進吧！孟先生對我們的年刊多幫忙了，真感激的很……請從這邊走！」田聰說着引他們進了會場，他們生疏而好奇的走進去，坐下以後望望田聰，笑着表示謝意，好像說了些什麼；因為人聲沸騰她沒聽清，她又匆匆的到別處去了。

散會後正是黃昏時候，潮水似的觀衆從禮堂門口擁出來，在落日的餘暉裡眨着他們的眼睛，人聲散漫而喧嘩；但沒有一個人不是評論着會裡的項目的，他們臉上都現出滿足的微笑，

漸漸地孟莉引着兩個青年出來，他們站住望着草地上的人群，後來田聰從禮堂後門跑來，大家又不自然的寒暄着，生疏的對望着，田聰着孟莉的哥哥是一個文雅的青年，沉靜寡言，一種喜歡遠眺的神情很像陳先生，但是另有一種聰慧夢幻的氣盾却是陳先生所沒有的，他的同學是一個身材偉壯，氣宇軒昂，英雄典型的人物，語聲笑聲都那麼豪爽，在無言的時候有一種莊嚴迫人的威儀，因之田聰不敢多看他。

她送他們到校門，一陣涼風，吹得他們倒吸了一口氣，愉快的彼此說：「再會！」夕陽已經沉到西方建築物之下，把形式不同的樓頂和高樹襯托映照得相當的美。

這天夜裡沒有月亮，星星繁密的閃爍在暗藍的高空，田聰獨自坐滑梯的頂端，托着頭望着最遠的星想一些空幻的夢：「在巴黎也有這樣一個星空嗎？」今夜爲了休息又住在學校，家裡的人都作些什麼呢？小弟弟，小妹妹如果看到這樣的天會不會想起我來？「白晝那兩個青年……那一個有着深邃眼睛的，看人的時候也像看一個不可捉摸的異象一樣，在白晝就作起夢來似的，他那麼寡言……另一個高昂的叫人感到是站在秦山下……他們都是男人，他們如果見到這樣的星空會想些什麼呢？如只想到我呢？……」她覺得臉很熱，把手又放在膝上想：「孟莉的哥哥很可愛，他一定有一個溫柔的性格……他是擅長繪畫的……啊，另一個

却那麼威儀逼人，他一定很暴躁……不過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大考就要來了……」想着，她從滑梯上滑下來，在夜色裡形成一幅難摸擬的圖畫，短裙子飄動着，她跳到地下，望着宿舍的燈光出神，那一排排的燈光，閃閃地奪去她對星子的注意。

「田聰！」她借宿的室友人打開窗子叫她。

「就到！」

「田聰！」對方沒聽見她回答，仍然叫着，而這聲音却宏大如男人的語調。

「如果這是他——那個文雅的青年呼喚我，也許我要跑過去了……唉！我今天是怎麼回事，爲什麼總想到他？」她想着又抑止着，緩緩地走到臥室去。

在夏天，她不常出去，只是買了許多書看，偶爾有孟莉或別的同學找她來，她陪她們在家裡玩，約她出去，她却不肯，弟弟妹妹在院裡玩成一片亂，她也不去理會他們，漸漸地被家裡人看成書呆子，女僕常常說：「我們大小姐將來總得成一個女狀元。」她對這些話除了笑笑以外什麼也不說。

這樣過度地，變態的沉悶，正如暴風雨以前悶熱的天氣一樣，終究會有一個大變化要來到，田聰就要變了，很像悶在繭裏的蛹，就要化成蛾子飛出來了。

在北京的八九月天正是溫和如春的好時候，田聰推却了許多校內的集團職責，甚至於沒有時間看書，終日忙着寫信，看信，和孟彬打聽消息。在冷落而較遠的名勝地域，她已經和孟彬會見過多次，談一些倆人以外沒人能懂的話，她感到愉快，甜蜜，奇異，甚至於瘋狂。

有一天，在天壇遇到雨，溼潤的野草和古松柏的香氣迷醉着他們，他們在這圓形的古老建築的門裏，依着龐大的柱子，無言地望著門外雨絲織成的簾，她有一點冷，微抖着，他輕輕地把自己外面的衣服披在她身上，兩個灼熱的手掌緊挨着她的肩，望着她，火熱的情感從眼睛裏射到她臉上，她哭了，伏在他胸前；但他抖着推開她。

「不，你不要靠近我，我會……會把你燒化了，你是個可愛的，脆弱的……你再退後一點！」他說着又注視着後退的她，像在寫生的時候端詳他的景物似的。

「我……要這雨永遠下！我要你永远這麼看我，你雖然推開我，我覺得你更近了……你到了我的心裏。」她嗚咽着說，不過雨聲倒小了，只是滴滴的有節奏的簌溜打着雲母石的階石，正如一個初次陷入愛的迷惘裏的少女的淚。

第二天還沒上課，孟莉在一棵大椿樹後面站着，旭日照着枝葉間的宿雨發着清冷的光。田聰騎着車掠過來，孟莉對她點點頭，她也會意的點點頭，把車放在車廊下走過來，孟莉遞給她一封厚信，兩人一句不說的走開，她在樹下的石凳上坐下，雖然涼她不管不顧的坐着看信：

「聰：是你捧着親筆寫的信嗎？你感到我的熱力沒有？我病了，體溫很高，大約是感冒，你不用急，我並不討厭這次的病，因為在發燒最高的時候我總見到你，在我的家人面前我也見到你，多麼愉快呀！假如這幻象是真的，你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在我家人的面前陪伴我，那該是多麼幸福呢？請不要笑我，我昨天還有一個夢：我夢到你和王士華——我的同學在「齊搖船」，我哭醒了，真的；這個夢不是沒有來由，因為他時常談到你，他崇愛你，並且他的自信力很強，我就怕他那一句：「只要我想作的事，總會成功的。」我忌妒他，他自信心的那麼強，他要得！我却相反的沒有自信心，而且對於「得」又沒有把握，更不喜歡「壓得」，我要緩緩的把熱誠送進你的心裏去，我對你要像對明月似的膜拜，憧憬……但是在我的緩慢的程序中他會把你「得」去的。但是我又那麼痴心的想着有那麼遙遠的一天，你在我家人的面前陪伴我——能嗎？」

本來妹妹不叫我寫信，怕我累着；可是我怎能聽她的？給你寫信比每日三餐還要緊，所以我終於寫了這封信，頭不點地，信上的字像有翅子的小蟲子似的動着……我又想起我的夢來，總！假如有一那麼一天，他向你求愛，你用什麼態度對付他？說不定他就會對你有表示的，我怕，我大約又發癡了，我的手在抖，希望烏雲不要遮住時的明月呀！我需耍你的光明，如果你對我的友情真像你說的一樣，求你在今日下午回我一封信，寫長一點可以嗎？不會把莉的書包壓壞的，我想。

最後我告訴你，王士華來了，他在門外和父親說話……他……我怕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匆匆問安

彬上

她看完信的臉好像五彩電影裏的臉孔，一重一重的紅暈，時增時退，她折好信紙，向四週望着，許多走讀的同學都來了，有的遠遠向她打招呼，有的笑笑走過去。

第一次預備上課的鐘已經響過了，她把信藏在內衣袋裏，提着書包向課堂走去，齊大姐在前面走，低着頭好像想事情似的，她追過去，和大姐並肩走。

「齊大姐！物理題作完了嗎？」她問。

「……」齊大姐仍然低着頭不出聲，邁着鑽石，

「其實這一回歸並不多，不過都很難作。」她又說：

「……」對方仍然沈默，眼看就到課室門口了。

「怎麼？你生氣了嗎？怎不理我呢？」她頑皮的攔住大姐的路，笑着問。

「哼！自己的事自己知道。」大姐從來沒這樣對待人，今天出人意外的轉着課室的門進去了，田聰呆呆的站在外面，想不出她生氣的原因；「她的臉那麼嚴肅啊！有什麼人離開我們嗎？」她握着銅門柄想進去，心不安的思索着。

「田聰！」是孟莉從外走來。

「你知道齊大姐為什麼生氣嗎？好像我有什麼事對不起她似的。」

「理她呢，假冒爲善的。」孟莉不肖一顧的說。

「孟莉！你不能那麼隨便批評人，齊大姐對我們一向是很忠誠的，魔鬼才假冒爲善呢。」

「哼！你呀！知道什麼！」說完正好敲上課鐘，她們只得上課去，田聰在先生不注意的時候不時的從側面望望齊大姐的臉，有時她也覺得田聰望她，於是她的臉是蒼白而嚴肅的。不過當先生偶爾看到她的時候却又滿面春風溫柔典雅起來，因此田聰已經證明大姐只對她一人有所不滿，至於爲什麼她却想不出，一堂物理就那麼昏沉沉的過去了，下課她仍然悶悶不樂

的想着一切不可能的憂患和恐怖。

下午第二堂正好先生請假，她們在課室自修，田聰看了看明天的功課表，沒有什麼可預備的，所以她就要安心的寫信了，信首她不肯寫稱呼或收信人的名子，她怕人看見，只寫着第一句：「你的信我收着了……」

「又寫信嗎？」原來齊大姐又背着她了，而且和齊地站在她書桌邊。

「大姐！你又不生氣了？」田聰因為這封信上的字蓋好，拾起頭來愉快的望着這位喜怒無常的同伴。

「本來我也沒生氣呀，你和小孟換一會座位肯不？我有話和你說。」

「我不換，有話下課說去，我的毛病很大，換了座位就念不下書去了。」孟莉似乎有意和齊大姐爲難。她正襟危坐地不肯動，結果是齊大姐和田聰左邊的人換了座位，田聰無可奈何的把信收在桌子裏，一想到孟莉信裏的話又不勝焦愁了，恨不得叫大姐走開，或者像孫行者似的用毫毛變幾個瞞瞞蟲放在大姐的耳口鼻裏，叫她睡去，寫完信再弄醒她；但是事實上不行，她就在身邊，而且那麼真摯和藹的樣子。有什麼法子呢？

「田聰！你近來似乎很忙吧？」

「不，什麼我也沒念，幾乎月考都要不及格了。」

「是，我也知道你的功課退步了，而且課外什麼團體你也不肯參加了，不過你另外有你忙得不可開交的事……唉……別的不用說，陳先生的信你都沒有回，他給我來信了，他很難過呢，他在外國人地生疏沒有一天不盼望國內的朋友給他去信，尤其希望你給他報告一些咱們學校的消息，可是你簡直忘了他，忘了咱們夕陽會的顧問陳先生！那麼你終日作些什麼事呢？」大姐的話一句緊似一句的逼迫着她，叫她不知怎樣回答，漲紅了臉，眼睛裏的淚閃閃地想掩住幾乎親口洩露出來的秘密。

「陳先生……我真對不起他，我近來是比較忙，因為現在不比住校的時候，現在住在家裏，又有弟弟妹妹……，無形中有許多瑣碎的事……的確比從先忙啦……」

「家裏也有事需要你作嗎？上次我們到你家玩過，伯母很健康很能幹，又有好幾個用人，你到底忙什麼呢？我並不是一定要探聽人家的秘密；但是你們一向拿我當一個大姐待，所以我幾乎沒有一個時候，不關心你。」她說着聲音小了下去，「而且聽見許多同學說你交起男朋友來，有人見你們在北海搖船……甚至於訓育主任都對你注意起來，我本來很失望，我認爲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也很生氣，本來像咱們正在求學的時候不該交異性朋友，我真

想不理你，可是又一想，咱們原來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也想學學修身上說的「朋友止於勸善規過」，所以我勸你最好自己檢點一下。」大姐的聲音比在「夕陽會」裏讀文學名著時還柔美，而且誰都喜歡聽。坐的近的早不肯混功課了，裝着看書，側着耳朵聽，坐的遠一點的因為聽不清又讀不下書而煩燥的「尸！」「尸！」的吶喊着，有的把手掩着耳朵，腳踩着地板。

「討厭，不講公德！」孟莉回過來頭瞪了大姐一眼。

「你想想吧，忠言不但使你逆耳，別人都不愛聽呢。」她說完不等田聰回答就又回到原位置上，田聰伏在桌子上哭起來，大家很關心的看着她，孟莉過來拍拍她的肩，嘆了一口氣又匆匆坐在自己的位子裏。

「坐好了，田聰！訓育主任查堂來了。」好幾個同學這樣小聲關照她；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那位忠於職務的訓育主任已經進來了。

「田聰！睡着了嗎？」訓育主任的眼睛十分敏銳的先看見她。

「沒有，先生。」她站起來低着頭說，然後又坐下。

「先不用坐下，看你那神氣，一點精神也沒有，不肯振作……別人好好溫習功課，你到我辦公處去！」說完訓育主任在前面走，她毫不反抗的跟在後面。

訓育處的辦事員低著頭抄寫著小字的稿張，訓育主任坐在她的公事桌前，田聰像一個待審的犯人，垂頭站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變色，她知道訓育主任所要說的話，她知道她說的和齊大姐的話不會兩樣，她等著，她不怕，她好像很久就感覺到了這一場災禍似的。

「教務處說你的功課比從先退步了，到底爲什麼呢？很多人說你近來對於交際不十分檢點……又有人說你和孟莉的哥哥有來往是嗎？你也不用哭，我也不是要懲罰你，只希望以後努力改過，中學~~的~~心情是流動的，許多事在這個時候作錯了將來要後悔的，可是後悔的時候就晚了。這些自然不是你一個人獨創的。犯這種過錯的人也很多，我不願宣佈她們的名字。奇怪你的事好像已經傳遍了全校似的。」訓育主任沉默的想著，不再說什麼。

「先生！」她叫了一聲又哭起來，她覺得訓育主任太慈愛了，可是又不免有矛盾的地方，「她既然不願人家知道這件事爲什麼又在課堂裡，在衆人的面前叫我出來呢？」她想着，哭泣著，說不出別的話來。

「我在衆人面前叫出你來；並不要懲罰你，所以你必須擦淨眼淚，鎮靜的回去，叫她們知道我並沒責備你……你更該記住，爲洗刷大家的歧視，好好念書，叫功課的成績恢復原狀，你年紀還小，有希望，我們對你印象都好……所以先生們見你突然退步，都很關心，大

家猜測着。努力！自己不覺悟，別人是沒有辦法的，擦擦淚去罷！」

「先生！您太……好了……謝謝您！」她嗚咽着擦着淚退出去，一推教室門，大家用奇異的目光同時向她射來，齊大姐和孟莉又各有不同的神色看着她，她坐下不知作什麼好，幸虧已經下課了，而且到了放晚學的時候，她提着書包浩然地去拿廊下的自行車。

「田聰！你看怎樣？你現在相信她是假冒爲善了吧？她……」孟莉追過來說。

「你不要說了，她是關心我的。」

「可是她已經給你作了義務的宣傳者了，現在已經弄得滿城風雨。你也不必急，以後我不能多和你談話，免得她們注意，我也可以告訴哥哥，叫他暫時不要用信來打擾你，人們的話太可怕，她們的思想也太可怕。」

「孟莉！可是他正病着……你到我家去一次好嗎？」

「也好，你先走吧！」

田聰騎着車，穿過已經有早黃了葉子的槐樹行列，飛奔在柏油馬路上，沒人阻止她，沒人歧視她，沒人責備她，在這廣闊的途程上她暫時感到自由的舒暢，她想到從先在圖書館看到的那幅月下泛舟的圖畫，她此時正是「我心悠悠如不繫之舟」呢。於是她又想到從先爲陳

先生在課堂解圍的事，又想到從前的夕陽會和上季的游藝會……至終想到文雅的文彬，想到他的病，在病中如果不同他信，一定是小說裡所說的對他「負心」了。想着幾乎碰在階石上，原來面前就是家門。

她等了孟莉很久；但是沒有來，她的心思更忐忑不安了，而且毫無道理的想到許多不幸的事：是不是孟彬……等黃昏的黯淡完塞着屋子的時候，她把台燈點亮了，望着豫備好了印着藍色花蕾的自信紙出神，把白晝的辛酸憤恨浮腫和莫明其妙都化成眼淚，滑溜地落在紙上。在淚光朦朧中又似乎見到訓育主任和齊大姐，因之把筆在手裡的筆又放下，她想不出這些人們怎麼會有魔法師一樣的偵探本領，就是現在，在燈光照不到的角隅裡似乎隱着她們的魔法，或因着她們偵探的眼睛，她們爲什麼這樣對待她呢？給孟彬寫信果真是罪惡嗎？有罪的人是要永久沉淪下去的，再不會有人看重的……可是他正病着哪！在病中的人需是要安慰的，只要看「人」和「人」的普通關係上也該給他以大量的安慰呀，比如我們見到一個乞丐伸着手向我們討錢的時候，我們當然沒有時間去想他爲什麼貧窮起來的，是沒有本領呢，還是不肯努力呢？我們一定要很同情的，盡我們所能的去施捨給他……對於孟彬自然不是施捨情感，只是單純的愛他，爲什麼寫信給他是罪惡呢？是於她又重新拿起筆來，從容的寫下去。

「大小姐！老爺叫您哪。」女僕在窗外喊。

「什麼事？」她問。

「我也不知道。」

「老爺是生氣啦嗎？」

「不，很喜歡的。」

「好，我就去。」

她匆匆收束這封經過內心交戰而決定要寫的信箋，然後封好，信皮上一個字也沒寫的關在抽屜裡。

父親書房裡的燈比她屋裡的亮多了，父親的眼鏡放着閃閃的光，吸着紙煙望着攝積木的小弟弟。

「爸爸今天沒人請客？」她說着就坐在小弟弟身邊。

「有，不過我謝絕了，你的功課近來怎樣？」

「近來？不，不很好。」她的心突然驚跳起來，父親一向很少和她談到功課的事，今天這麼問一定有什麼原因，說不定學校有什麼特殊通知給家裡寄來了呢？不然，一定是有人把孟彬的

事告訴父親了，她不安，囁囁的說着，繼而一想正可以借這個機會把近來的遭遇坦白的告訴爸爸，爸爸一定對這件事有一個正確的見解和辦法，所以她勇敢的抬起頭來，望着父親；但是他的臉上並不嚴肅，真像女僕說的很喜歡的，她更莫明其妙了。

「可是你並不笨哪！一用功就好了……昨天有一個朋友和我提起一件事來，很有趣……我想和你說一說，」他說着把煙蒂頭拋在水盂裡。

「什麼事呢？」她雖然沒說出聲音來，但是心裡又七上八下的想不出一個要領來。

「看！大塔！」弟弟正好用積木堆好一座寶塔，大聲笑着喊，突破了暫時沉默的空氣。

「好！啊！大塔！」父親對弟弟敷衍着，然後又說：「居然有人給你提親呢，我一向不主張父母獨斷獨行，所以我先和你說一說，我的意思認爲你太小，你媽也是那麼說，不過那方面很懇切，而且這家人也是有相當好名望的，人一生遇見好機會的時候太少了，所以我又怕失去這個機會，倒沒有主義了，哈！」父親笑着，十分慈愛的看了她一下就不再說什麼。

「我不過十六歲呢，爸爸大約忘了我的年紀。」她始終想不出一句比這個更適當的話來，說完自己又覺得太欠委婉。

「我也知道你太小啊！那麼以後再說吧！不過我總認爲這是一個好機會，他家人口復

少，這個孩子外貌相當英俊，談吐也不平凡，他父親是××公司的總經理，在金融界很有名望呢！說了半天你也許知道就是王東山老先生……這孩子叫什麼我可忘記了，在×大學主修工程，人很剛直，聽說有一次他們實驗樓起火，眼看樓下一個人鍋爐就滾倒了，如果倒下來，危險就不堪設想了，消防隊沒到的時候，他用膝頭頂着鍋爐架子，別人才敢上前去扶救，等消防隊來了，鍋爐救好的時候，他的膝都燒傷，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疤痕呢，倒是一個可愛的青年。」

「爸爸是一個英雄崇拜者，這樣的人差不多是利害的，脾氣大……可是……我想，以後再說這些事行嗎？我還要作功課呢，明天考代數。」

「好吧！不忙，你從容的想想吧！」

她進到屋裡並沒作功課，反倒把燈熄滅了。望着一鈎新月下的枝葉，想起父親的話來，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樣的人可愛了，文雅的孟彬，對！孟彬是太可愛了，如果在月光下見到他，他簡直是詩篇裡的人物，可是父親爲什麼一定要崇拜英雄呢？比如孟彬的同學——王士華那種威儀迫人的樣子多麼可怕啊！可是父親今天說的也姓王，大約姓王的人都是那麼威武可怕嗎？這一定是像生物先生所講的遺傳吧？姓王的祖上一定是慣於出英雄的，姓孟的就

不然了。大約都有孟子的遺風，所以姓李的很多音樂家或詩人，大約是因爲李延年，李白，李後主，李清照的關係。可是姓田的有什麼知名的古人嗎？一時想不起來。她睜了，就沉沉睡去，這夜特別夢多，孟彬，王士華，訓育主任，齊大姐，孟莉……都入了夢境，甚於夢見巴黎的圖書館，比她們學校的圖書館略大些有限，陳先生坐在一堆書裡，好像一個忙者劉玉蜀黍皮子的農人坐在玉蜀黍堆裡一樣，又覺得陳先生就是孟彬，王士華就是在影戲裡見過的楚霸王；晨起已經晚了，喝了幾口豆漿就到學校去。

年終放寒假的時候，她天天在家裡等候著學校的通知书，等通知書寄到時，她的成績却大有進步，她跳著去送給父親，父親很高興，給她三十元錢買文具作獎品，她却統統買了書。正好一個書局新出世界文庫，初版廉價，她用了二十元錢買了一部，她抱著這十二冊大書，坐著車，笑嘻嘻的回家去，又從開屋裡找出許多父親擺厭了的花瓶，燈傘，字畫，假古玩……東拚西湊，把她的臥室佈置成一個很雅觀的小書房。第二天她請孟莉來玩。

「你這小書房怎樣啊？」她本來想問問孟彬的近況，因爲自從秋天訓育主任規勸她以後，她真不敢再和他見面了，不過心裡仍然被他佔據著，他的影子像繚繞明月的浮雲似的蒙蔽住她的心，她每想到他就感到鬱悶，懷念，以及許多不可名狀的哀愁，所以孟彬兩個字像

個有勝體的小動物的在她的口腔裡跳動，而說出口的却是這麼一句平淡的話。

「好極了！可惜哥哥不能來，不然他看了多麼高興啊！」孟莉伸手向着爐火，惋惜的說。

「他……近來好嗎？」她終於忍不住了問。

「近來？無所謂好壞……整天不在家，一天我簡直沒機會和他說三五句話……」

「他既然那麼忙，自然不會想到……到這書房裡來不是嗎？」於是她轉臉望着窗外淡淡的日影不敢回過頭來，因為許多大量的淚已經充滿了眼眶，她好像內心受到創痛；但是究竟爲什麼難過她自己也不知道了。

「怎麼啦？喂！」

「沒怎麼。」她笑着掩飾着；但當孟莉過來拍着肩勸告她的時候她又伏在桌上哭起來。

「你不要怪他吧！你知道這些日子你不理他，他多麼難過呀！」孟莉一向是個主持公道的姑娘。

「他也不知道……我受多少人的……」她抽泣着說。

「所以我恨齊大姐假冒爲善呢，你還不信……」話沒說完就忍住了。田聰突然不哭了，好像她感到一些什麼言外之意似的，坐正了，張大眼睛看着孟莉。

「齊大姐？她多日不問問我們的事了啊！她最近怎樣了呢？」她問着，最初原是很急迫的聲音；但是漸漸地又和緩而鎮靜的，抑止住自己過敏的神經。

「沒什麼，我不過覺得她虛偽就是了……在學校先生們都誇她是好學生；而同學之間誰是她的朋友？」孟莉言辭閃爍的，掩飾着自己的失言。

「嗯！你說的也對！」田聰說完就沉默了，兩個人之間很久很久想不出一句話來。

「喝茶啊！」等女僕送來茶水以後，田聰才站起來說了這麼一句，誰也不再提到孟彬或齊大姐。

傍晚孟莉要走，田聰留她吃晚飯，她不肯。

「我本來想給他帶一封信去，他既然那麼忙，就算了吧！有一件毛衣是深秋夜裡給他織的，你帶給他吧！這也可以算是最後的紀念；不過千萬請你對他說，這是我初學着織的，太壞了，別笑話，不論合身不合身請他收着吧！」她很不好意思的說。

「我先替他謝謝你，其實你要有信還是給他吧，他不像你想象的那麼忙，而且我擔保他很希望見你的信。」

「不必了！」她堅決的搖搖頭。

等孟莉走後，她一人回到小書房裡，看到每一件東西都好像刺激她的淚泉，她的淚在漫人的時候才落下來，方才交給孟莉的毛衣雖然織的不好；但是費了她不少的光陰，她一向只會織圍巾背心或弟弟妹妹們的小衣服，從來不會織一個大人的毛衣，又怕母親問，所以總是夜裡織，等母親隔着窗子催她早睡時，她總是把它藏起來滅了燈，等人睡了再織，一針針的編去她多少的光陰，一針針的編着她初戀的熱情，現在終於要穿在他的身上了，她感到很大的安慰，但又一想到孟莉說到他忙碌的神情，立刻又恍忽如有所失了，晚飯也沒吃好。夜間又作起惡夢來，她夢見天壇那個圓形的大殿倒塌了，倒向她來，又夢見訓育主任攔住孟彬不許他會見她……

三

春初來的時候，人人感到懊悶，恨不得在新綠的草地上打一個滾兒，或者握住柳樹梢邊盪秋千。田聰也似乎是個初驚起冬眠的昆蟲，幾次要求父母帶她們出去旅行，大約她先在弟弟妹妹之間鼓動好，然後再磨求母親，結果熬利了，在清明那天到萬壽山去旅行，可巧那天父親的行裡也放假，所以有幾個好遊玩的同事也加入她們的家庭旅行團，弟弟妹妹志不在旅

行而在帶去的食物，所以預備完食物，母親已經累得不想去了。

「你帶他們去吧！昨天作點心累得腰痛呢。」母親給小妹妹換好衣服說。

「不行，那就够不上家庭旅行了。」父親興緻很好，正忙着給小弟弟繫皮帶。

「不行，媽不去我也不去了。」田聰說着，把一包水果糖裝在手提包裡，又在小弟弟和兩個妹妹嘴裡各放了一塊。

「不行，媽去！」

「媽不去不行！」

「媽媽去！」最小的妹妹也像受了糖塊的賄賂，也模倣着，抱着媽媽的膝蓋說：

當汽車出了西直門，初進西郊，孩子們樂的在車裡叫起來，西山隱隱在半陰的天色裡。

「天原來這麼一大片！」弟弟說。

「從先你也不過是個井底的小青蛙，現在才看見天。」二妹妹向來是個快樂的孩子，今天把初從學校聽到的話用得很恰當的說出來。

「你是螞蟻！」弟弟雖然不明白「井底蛙」的典故；但是「你是小青蛙。」這五個字他是聽見了並且他覺得這五個字有輕侮的意義。瞪圓了眼睛抗爭起來，等姐姐的第二塊糖送到他

們嘴裡的時候，才停住紛爭。萬壽山丹紅的大門已經在望了。

才到諸趣園孩子們就不肯走了，而且有一部份東西已經打開紙包吃起來。母親只好和三個孩子留在諸趣園，田聰隨了父親和行裡人向山坡走去，另一群却在山下走着長廊，父親說他們走的是平凡的路。

松樹及野草的香氣使他們沉醉着，紫色的小野花和初放蕊的蒲公英已經開遍了山坡，除了在望的排雲殿及聳高的景福閣足以表示出帝王御花園的特徵以外，這兒簡直像荒野像丘嶺。

在蒼翠的草叢裡一個圓石台，上面正站着一個遠眺的人，不動的姿式像一座英雄的石像。

「爸爸！前面又是一個英雄，您一定很崇拜他。」她由這人連想到前些日子父親提過的那個以膝蓋頂住大鍋爐的英雄。

「嘖！正是他。」父親果然認識這個人，說着又往前走。

「他！」她見那人從圓石台上跳下來，原來是王士華。

於是她今天那原有的一片遊山玩水的恬靜情緒一下被紛擾的像亂麻，像平湖裡投入一塊大石後起的漪瀾，她記起一切在初戀中遭逢的紛亂，她又記起孟彬，孟彬說的一些關於王士華的話，和忌妒的猜疑，她又記起父親去年提起的婚姻問題，她簡直沒法子應付這些突然而來

的強烈激動，但是越忍住，僅僅附合着父親的語尾說了一個「他」字。

「見見，這位先生是王東山老先生的令郎，這是大女孩子。」父親比初上山坡時更高興。

「田小姐，在貴校見過您。」王士華說着，英武的站在高空與松蔭的蒼翠前，似乎異常高興，但把高興隱在鄉重的後面。

「王先生！是在去年的游藝會裡見過。」她說。

「孟小姐好？」自然主要的他想問問孟彬；但是他却問到孟小姐，也許是怕在田老先生和同遊的人前面冒犯她，同遊的人有的已經累了，各選了一塊石頭坐下，還有人小聲談論什麼好像王老先生託人向田家求親的事他們都知道似的，所以田聰更不安而且不高興起來。

「她？已經轉學了，不知道她的近況。」她說。

「噯！轉學以後沒見到？」他好像喃喃自語，沒有望着她，也並不是向她詢問，只是重複她的話似的。而且尋思着，暫且陷在沉默之中，誰也找不到合適的話說。

「你們這年青的都累了？走！到景福閣去！」父親打破沉寂，揮着手杖，笑着呼喚散漫坐在石頭上的同伴和兩個不自然地對話的人。

「實在抱愧，我們只好自認沒本事，經理先請吧，我們就追上去。」他們一則是叫這位長

考覺得自己比年青的還健步而高興，二則他們怕這父女二人和那位王先生有什麼話說，所以誰也沒動。

「哈！哈！真不行，我可不等了。」說着三個人零落的前進，田聰落在最後，從小路上走上一對青年來，走的很慢，肩並的很緊，低聲說着話，好像世界上除了他們倆人以外再沒有別人似的，田聰每次遇見這樣的情形總是避開，她怕驚擾了別人的安靜，她才走快一些，追上父親和王士華，父親無論如何已經累了，上得這麼高的山坡已經喘着氣，坐在石階上拭着額角，遠望着半陰天色下的湖山，田聰和王士華無意的站得很近，田聰並沒留心，也沒躲避，由小路上來的那個男子正把手臂上搭着的毛衣鋪在石凳上，叫那個女子坐，毛衣是淺藍色的，有葉形花紋的，正是自己從先織了給孟彬的，當她仔細看那一對坐在自己織的毛衣上一對的背影時，那男的正是孟彬，女的穿着旅行的長褲，淡紅襯衫，一時看不出是誰來。

她起初的難受是她從來沒有經驗過的，她雖然不知道死是什麼滋味；但當時她的心就好像有一種力量要奪去她的生命，而自己又不願死的那種種恐怖憤恨哀怨……擊痛她的心，她覺得這名勝所在的一草一木都是可咒詛的；不過漸漸她發覺那個女的就是齊大姐的時候，她又覺得人世的事未免好在笑，在她幼稚的心裡想：「嗚！人事原來如此，不過如此，」她更感

到自己方才那些詩意的哀痛是多餘的，幼稚的，可笑的。

「喂！你看孟彬。」她對王士華說。

「是嗎？」其實他早就看見了，只是怕傷他的自尊心，沒肯說破，並且又假裝細看，同時偷看了她孩子似的臉上那種變幻無定的神色，多少有些可憐；由悲哀而譏笑，由譏笑而輕藐的變幻。

「誰？」父親大約已經休息過來了，聲音很和諧。

「我一個同學的哥，是王先生的同學。」

「請來一塊玩，」父親說。

「不，不方便，有另一個……也好，我去請。」她從白色大理石的台階上跑下去，到了他們前面，她很自然；但他們却很不安，尤其是齊大姐。

「田聰！」齊大姐慣會先向人打招呼，一方面表示自己對人的親切，一方面掩飾自己的不安。

「齊大姐！孟先生！到景福閣去，家父和王士華先生都在那兒，」她故意把王士華三個字說得那麼響亮。

「原來士華也在這兒？你們來的很大時候啦吧？」孟彬的神色在不安裡有忌嫉的成分。

「對啦！我們很早就『約好』了來的。」田聰笑着，牙齒閃着貝殼的光。

「我們去打攪嗎？」齊大姐親切的問孟彬。

「去！自然去……」他聲音很大，不容齊大姐站起來就去拿石頭上的毛衣：

「伯父不怪『我們』太唐突嗎？」又是齊大姐禮儀週到的站起來。

「我父親不會那麼又請『你們』，又怪『你們』的，走吧！」

在景福閣上的空氣似乎是一個緊閉着窗牖的小屋子，人人感到不安和窒息，只有田老先生，在這高爽的樓閣上歡樂的談着，覺四個青年各有可愛處，更屬意自己的女兒和英雄典型的王士華，他時而和他們談話，時而遠眺着山光水色，並且又想到從先朋友們提起來的女兒婚姻。「說不定這兩個孩子會投緣的。」他想。

也不過半小時齊大姐慫恿着孟彬離開景福閣，又從原道上走回去，毛衣却裝在齊大姐的手提包裡，田聰的心突然感到狹窄，感到委屈，好像她的心也叫人抓去裝在手提包裡一樣。而且父親和王士華談的正熱鬧，她溜到一個蔓草叢生的石頭上坐着，悵悵的望着四下的一切，這時孟彬和齊大姐的身影小了遠了，不過仍然並行着，時而隱在樹蔭裡，時而又出現在曲折的

小路上，她沒目的地，沒感覺地望着他們，直到父親催她下去用午餐的時候。

三月後，正是一個悶熱的下午，田聰才放暑假，父親預備帶她去海濱避暑，所以母親又忙着給她預備東西，弟弟妹妹午睡還沒醒，她想把書架整理一下，選幾本自己最愛讀的書，等出門的時候帶走，無意間見到去年「夕陽會」的一張紀念像，陳先生坐在一個小凳上望着一個地方——是像片所沒照到的，自己却坐在先生足下的草地上，齊大姐緊靠着她，孟莉却隱在荷葉林的後面頑皮的笑著，十幾冊厚書攤在草地上……小草花星星似的點綴着。

「陳先生！陳先生！」她忽然對這幾乎忘却的先生起了海潮似的懷念情緒，真摯的寫了一封信，她要寄快信，所以親身出去送，信送出去以後，騎在車上緩慢地歸來了好像卸卸一個重擔，她很希望先生能給她找一個機會到巴黎去一次，換一個地方，心緒一定會好起來，不然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這麼頹唐下去真是不堪設想了，她自己也怕起來。

入夜天陰起來，白晝的炎威雖然減少；但是一種悶容的熱仍然叫人難受，簡直在屋子裡悶不住，她拿了一把雨傘以防不測的雨，穿上雨鞋，只對女僕說了一句「我就來。」沒對母親說就溜出旁門去，走着，自行車留在家裡，她原是沒有目的地，但是不知不覺就走向一個寬大的胡同，她對這個地方似乎很熟習，又似乎很生疏，漸漸地又走到一座很熟習又似乎很

生疏的門前，一盞圍滿了燈蛾的圓灯泡上有一黑色的「孟」字。她拄傘佇立在階石下，不去叩門，也不離開，像迷了路的旅人等着機會尋問路途一樣。

一個賣豬頭的小販提着燈，背着長圓的木箱呼喚着，那座門開了，一個女僕買銀豬的黨豬肝，一個三花的小貓咪咪的跟在後面，田聰覺得這女僕却是生疏沒見過的。

「孟莉小姐在家嗎？」田聰走近了一步問。

「我們小姐到天津外老太太家去了，您有事嗎？進來坐坐。」

「不進去了，那麼請你們少爺出來，我有一件事告訴他是一樣的。」

女僕進去以後，她又後悔起來，覺得自己太無聊何苦叫他出來，出來說什麼呢？假如走開已經來不及了，而且走開又太欠大方，她站着玩弄着傘柄上的化學圈子，心頭急一陣恨一陣的十分不好過。

「原來是……田小姐，請進！」孟彬穿着短褲，綢汗衫，在階石上面說，很客氣，很自然，而且冷靜中蘊着未了的熱情。

「不進去了，齊小姐好？」她的聲音非常小而且末一句似乎沒說完，因為她覺得這句話太無聊太違背良心。

「要不然我們出去散散步，您如果不怕不方便，」他已經走下階石來。

「有什麼不方便？散散步總不會妨礙齊……」她又停住。

「我倒是怕遇見王士華，於你不便。」

「哼！王士華！對啦！王士華……」她喃喃的。

一陣爽涼的風吹來，就如同去年游藝會散了送他們出門的時候那一陣涼風一樣，不過比那次還涼好像大雨就要來似的，天上黑漆漆的，街上行人也少，稀疏的路燈照得他們走著的路徑十分淒切黯淡。

「到北海去坐怎樣？」他說。

「不，大雨就要來了，我還是回去吧！」

「不，你既然來了一定有事，到北海去。」

她不再反對，只是沉默的跟他往前走，不急，也不累，更沒什麼感覺，只是想到去年秋天天壇的一切和今春景福閣的一切，她簡直是啼笑皆非了。

雨果然下起來，而且來勢頗猛，路邊一個小點心舖，中國式的，也賣冰激凌汽水之類的東西，石油燈很亮的照在招牌上，他們只好進來避雨，北海怕是去不成了。店夥很高興的請

待他們，因爲今夜生意太冷落，居然把他們讓在樓上一個單間裡，從窗口可以望見雨裡的街景和近處幾家舖戶的屋頂，她當他對店夥要東西的時候，她對窗站着，始終不肯回過頭來，聽着點心搗好的聲音，她仍然面向外站着，因爲她正想法子排除眼淚呢。

「請坐啊！田小姐。」

「……」

「田……聽，你似乎是生氣了，可是你到底怎麼回事啊？」他仍然恢復了初次別離時候的聲調柔和而多情的問。

「我？我是怎麼一回事？」她含着淚回過頭來，鬱鬱地望着他。

「你忽然不理我，你爲什麼去找王士華？」他坐着凝視着她，也好像委屈的要哭出來了。

「你不知道我的境遇嗎？孟莉沒告訴你，我們學校的事嗎？」

「莉嗎？她自然是和你說一樣的話了；可是我聽到許多關於你的事，叫我傷心！」

「孟莉的話你不肯信？因爲她是和我同謀？因爲她是你的妹妹？反去聽別人的話，這個人一定口才太好，說得你不能不相信，對吧？一定是齊小姐說的，她！原來是這麼虛偽……可是我們一向把她當作大姐看待，因爲她的勸告我才下決心暫時沒給你寫信，你却聽她的，

不用問，她對你說的自然是另一套，你說，她對你說了些什麼？」她突然坐在藤椅裡，呆呆地等他回答。

「過去的不要說了，先吃一點吧！可是……你和王士華訂婚爲什麼一個帖子都不肯給我呢？」

「訂婚？我和王士華！天哪！什麼人的嘴會說出這樣的謠言來？」她的眼睛睜大了望着他。

「這也是謠言？誰都知道啊！又有人說你們暑假就結婚呢。所以我的今夜在路上遇見他不方便。」他好像很傷心的說，而且忌妒的神色溢於眉宇之間。

「有人說，有人說，你把這些妄造是非的人告訴我是誰？自然有你那形影不離的齊小姐，可是她完全沒顧道德沒顧及別人的名譽，雖然和王士華訂婚並不是不名譽的事；但是我和王士華一封信都沒通過，更沒單獨的在一齊談過，怎會訂婚呢？你一點也沒設身處地想。」

「可是上回在景福閣……」

「那是可巧遇上的，彬！我知道你會生氣的，因爲你不願我和別人在一塊，上次遇到他，他和父親又認識，不得已在一塊走着，後來看見你們我才故意的和他站的很近，故意氣你，

彬！你忘了那件事吧！我以後一定不氣你了，而且我也不再怕學校的評論了，只要沒有齊小姐作怪，我們並沒有什麼過錯啊！咱們少見面，少寫信，免得叫人注意，只是別不理我，行不？彬！你不要再理齊小姐行不？我求你，如果沒有她我們仍然是很好的朋友，等我畢業以後投考你們的學校，我也學文學……你別理她行不？」

「理她也沒關係，我只是不愛她，就可以啦！」

「理她？她幾乎叫咱們永久誤會下去，你還理她作什麼？你憑良心說『從此不理她。』」

「啊……」

「怎麼？你愛她，一定的。」她說。

雨聲更大了，並且有雷雨的聲音；但田聰並沒聽見，她只是覺得她和孟彬的友情就要復原了，她高興，她喜悅，雖然他遲疑不回答，正是他愛自己而仍然疑惑王士華的事，假如給他一個再切實的解釋，他一定就放心了。

「不然你就是還疑心我和王士華的事，好不好你明天同我去找王士華一次，他能證明我的話是真的，好彬！只要你不再理她。」她加上這麼多的話，而且走到他身後去撫着他的肩，安慰他，好像自己對他太冷淡而抱歉似的。

「那怎麼行？我們……我們已經結了婚。」他悶悶不樂的說。

「啊！你們！」她尖叫着，幾乎暈倒了，後來勉強依着牆站住，像一個臨近深淵的小獸，惶惶的張望着狹小的屋子找出路，他已經站起來走到她前面。

「聽！你不會怪我們吧！我們家裡是世交，自小訂下的婚約，從先我很反對這婚約，可是只怪你那麼多日子不理我，不然我們的婚約是很好解除的。」

「孟莉並沒告訴我，」她小聲獨語着。

「莉也不知道，父母從先並沒宣佈過。」

「原來如此，我又多知道一件事！你……你才廿一二歲就結婚了，中國的婚姻原來是這麼荒唐，好像一個男孩子生下來順便在另一家就給他生了一個後補妻子……等長到四五尺高的時候兩家就鬼使神差的給他們成了家……哈！怪不得她那麼監視人……」

「……」孟彬一向是懦弱的，現在他又茫然的找不出話來，他見她射過來犀利的目光，他又不知所措了，而且她是那麼動人的閃着長睫毛的眼睛，淺棕色的面頰上有着時隱時現的紅潮，隨即又蒼白起來，像一座古老的象牙雕像，那麼纖巧，那麼勻稱。淚光原來是很朗潤的；但後來她堅強的收斂了自己的真情感，冷漠的望望燈光，從牆角上拿起雨傘來，無可奈

何的微笑着了一下。

「我看『您』很疲倦呢，我們再見吧！」她說的那個「您」字特別響亮，好像有意諷刺人似的。

「雨沒停哪，再坐一坐，我有許多話還沒得機會說呢。」他頹廢的說。

「雨？現在下雨嗎？不要緊，我要走！」她果決的邁着步子。

「聰！你不能原諒我嗎？你不再……？」他無告的而貪婪的望着她，他認為她今天的一去，對自己好像是一個莫大的損失。她是這麼美，這麼聰慧。

「原諒？談不到！」她匆匆的走向風雨淒淒的黑夜裡，像一隻風雨沖激而找不着歸路的夜鳥。

他只是呆呆的望着窗外被雨隨着的夜色，沒有勇氣追出去，他不怕雨，也不怕黑暗，只是胆怯，每在他要撐大胆作一件事的時候，就會覺得四圍有許多無形的手拉住他，許多無形的眼睛瞪着他似的，使他不敢有一點任性的舉動。

四

當田聰完成中學課程時，王士華也正從大學畢業。聽說孟彬的孩子已經會步行了……時光
光的輪子殘酷的捲走人們多少年華啊。

在當年仲夏一個黃昏，田聰答應了王士華的約求和他結婚了，兩方的家長都是喜溢眉宇
的望着這一對新人，婚禮行完以後，正預備照像，田聰忽然眩暈的依住伴娘的肩，失了知覺。

「聰！聰！」新娘休息室除了新夫婦以外沒有一個人，他沉靜的呼喚她。

「你一個人在這兒？」她張開眼睛。

「我一個人！你失望嗎？」

「是！我父母呢？」

「他們都回去了。」

「他們回去這麼快？他們不再管我的事了？」

「因為你已經是我的人了，他們很放心的走了。」

「那麼我方才很不舒服的跌倒了他們也不管嗎？」她說着難過起來，很任性的落着淚。

「他們沒看見，既然有我在你身邊還用誰管？方才你並不像有病，也不像累着，好像受

了什麼意外的打擊似的。」他銳利的目光顯微鏡似的照大了她的隱秘。

「打擊？沒有的事，就是不舒服，好在現在已經好了，你就不用問它的原故了，走！照像去。」她掩飾着說。

「等一等，照像館在夜裡一樣照像，忙什麼？行禮的時候，我早就見到孟彬的女人領着他們的孩子在來賓群裡觀禮，後來你才看見就暈過去了，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你和他的事我也知道得很詳細，不過此後你必須忘記他！」他似乎是在下命令，站得離她很近，穿着黑色大禮服的身軀像一座山嶺使她不敢仰視。

「必須忘記他？爲什麼？」她說着聲音雖然很小，但是漸漸的在內心裡點燃着反抗的火花，越來越顯著。

「因爲你是我的！」他仍然站着不動。

「你的？假如我不答應你，也不能說天生我來就是給你預備作妻子的——像中國一般家庭裡生了一個男孩子，尿布沒除就訂下的女人似的，是你的不是你的主權在我，誰也不能命令我！」她這些話顯然是廢了大力才說出來的，聲音有一點抖。

「嘿！好，談我們看吧！」他坐下了，沉默的望着她漲紅了的臉，那麼秀麗，那麼美，多少有一點未脫盡的稚氣，他想這個少年妻子終有一天會馴服如綿羊的，他微笑了，望着，等

待着。

「對了，我的確是見了齊永慧氣昏了，你如果對我的往事有所不滿，很好辦，咱們很可以給中國的婚姻史開一個新紀錄。」她站起來，頭紗拖在地下，像一個不愛開屏的白孔雀。

「你的意思是才結婚就離婚嗎？其實那有什麼不可以呢？不過我還不至於那麼妒忌的不堪……而且我也不忍心叫你人不人不鬼的就回到娘家去呀！」他有意激怒她，他的心裡却在笑着，他要看一看她怎麼處理這個糾紛。

「這算什麼？這不是說辦就辦。」她立刻就跑到妝台前去脫頭紗。

「爽快！」他鼓着掌歪着頭看她風擺柳似的動作，笑着。

「……」她從鏡子裡望見他得意的笑臉而失措了，茫然的佇立在妝台前邊一句話也不說。大約晚九點他們才到一個鬧市最晚的照相館去照像。

婚後王士華待她很好，舉凡她所需要的東西他總是按時給他預備好，在他沒有工作的時候，總是陪伴她出遊或者在家裡談天，外人看她很幸福，她自己也覺得他的確是一個理想的丈夫，不過只一樣，只一樣就足以叫她感到羈鳥戀舊林的感覺，總想設法回娘家去，這一樣就是他的「自我主格」人生觀所使然，她雖然不能這麼切實的給他下一個人生觀的定意，她至

少覺得她自己比屬於他的，在他們的小家庭裡她處在次要的空氣裡，隨便一件很小的事也由她支配。

「結婚以後還沒到遠處去玩呢，下禮拜我告假到西山住些日子去！」他在一天下午對鏡子繫着領帶說。

「西山太近，而且太枯燥，到海邊上去吧！」她一向愛水，而且對於海永遠憧憬着，她見到許多文學作品裡敘述海的可愛，她總希望有那麼一天到海邊上去住些日子，在多變的海潮裡沖洗一下乾枯的心靈該多麼愉快！

「海邊？好，將來我們去，不過這次『我』已經決定到西山去！」說着，用力把領帶拉的挺直而嚴緊。

「你决定了就不能改嗎？」她說着，坐在沙發上。

「爲什麼要改？『我』的意思永遠不會錯！不然我就不說。」他也坐下，和她對面。

「我真奇怪！和你相處了這麼多的日子，你就沒因爲我改過你的意思。」她怨恨的又想起往事來，她想到孟彬的溫柔，不免對王士華憤憤了；他仍然不動的坐在她對面，堅定的目光望着她，偶然慧青的影子掠過他的臉；但不久，他總用「別的任何情緒擾住熱情，她因之在

憤憤外狐疑不定起來：「他一定不喜歡我，可是他家託人求婚的時候，是他的主動，他家不過是成全他的願望而已，他爲什麼呢？這樣的人會使自己幸福嗎？」孟彬是溫柔的！比他好說話，孟彬容易受人支配，可是人爲什麼要受人支配呢？」想着想着在沒有解答的時候她茫然了，而且西山也許比海邊還好呢，不然他決不選擇這個地方，她幾乎完全降服了。

「因爲你改意思對你不見得好，所以……我們到西山去！」

「到時候你一個人去吧！」她口頭硬着說。

「好！那就看你的毅力了。」他又笑起來，而且很有把握的不再談旅行的事，拿了帽子出門去，天很晚還不回來。

一半爲了禮貌，一半爲了無聊，她在燈下等着他，一本福樓拜爾的波華荔夫人傳打開，在桌上的柔光裏，她看到波華荔夫人婚後的生活，那麼苦悶，那麼稚氣的對一個小狗訴衷曲，她就停下掀頁的手呆了，「是的，她不明白自己爲什麼出嫁，一個女人爲什麼要出嫁呢？」在她同情書內主角的時候，又想到自己這次結婚的乏味，自己是有前途的，多少同學結束了中學生活又到大學裏去，又有一些到社會上去服務，自己在中學的成績並不次於任何人，資料也不低於她們，經濟力也足可以使自己多在校門裏過幾度歲月，結果却任人支配，毫沒想到反抗的

嫁給他——這麼一個剛硬怕人的性格，終會吃不消的，冷汗從她的額角滲出來，脊背上生了許多無形的針芒，她恨自己遺棄了自己，她恨自己放走了幾個月的光陰，爲了免除自責的痛苦又看起小說來，爲了急欲知道故事的進展，她又犯起「跳遠讀書」的老毛病來，他仍然沒回來，故事正讀到緊張的時候，波華荔夫人爲了激刺平淡的生活而走入歧途了，她在不多的日子裏和兩個男子狂戀着，丟下她的丈夫。當日聰讀到波華荔夫人的情人在遺棄她的信上仍假作多情的說着甜美的話時她怔住了，又讀到那個善於甘言惑人的男子用小指勾起幾滴水來彈在信箋上裝眼淚，她幾乎叫出來。「甘言惑人的人比冷靜剛強的人也許更可惡些。」她又讀下去。至終波華荔夫人因欠一個流氓的債而服毒自殺了。她的另一個情人正好在她死後不久結了婚。「人情不過如此！」她讀到波華荔醫生因爲妻子死而悲痛，而深信不疑的追念她的美德。用聰惘惘的伏在書上眼淚滂沱的流在字裏行間。

「看三國掉眼淚，真哭了？」不知他什麼時候回來的，外衣都脫了，穿着薄薄的睡衣。

「士華！」她仍不抬頭，聲音嗚咽着。

「喂！不要哭腫了眼睛啊！」他低着身子，撫着她捲曲有綴，沒脫盡新娘風采的頭髮

整着破例的溫柔。

「你怎麼才回來？」她受到他的愛撫而更感動，把頭歪在他的大手臂裏，在他睡衣袖子上拭着淚。

「晚嗎？我爲了朋友辦一件事，事成了我才回來。」

「什麼事？」

「不過是錢財的糾紛，幸虧我回來的晚，不然這本小說不會這麼感動你。」凡是她認爲沒有宣佈的必要的事，他總不肯多說一句話。

「士華！」她不知道爲什麼無原無故的呼喚起他的名字來，自從結婚以後，她們只是以

「你」「我」兩個代名辭作稱呼，今天她却破例的叫了兩次「士華」。

「你有什麼事嗎？」他仍很柔和的說。

「我想……下禮拜就到西山去吧！」她非常馴服。

「我相信你總會聽我的話，不過你如果喜歡海，我也可以答應你到海邊上去玩。」

「你……是說真話嗎？你因爲我改了主義嗎？」她驚喜的揩着淚，坐直了身子。

「真話！而且「我」也想到海邊上去玩。」

「士華！我覺得你，你太好了。」

她們幸福的計劃着旅行的事。

第二天，他們從外面買東西回來，大紙包，小紙盒……堆了一桌子，王士華特別高興，臉上那威儀的面幕似乎也摘下去，田聰也率真的和他高談闊論起來，好像一對久別重逢的朋友，距旅行的日子只有三四天。她的心早飛到海邊上去。而且把在學生時期買的游泳衣找出來。衣服雖然瘦了一些，好在有伸縮性，他歡欣的對着穿衣鏡在身上比，又把他新買的手提旅行箱打開看來看去，忙得像一個預備過年的孩子。

日子過的很快，離着他們起程的日子只有廿四小時了，落日的金輝照着她們新房的窗子，田聰對着時辰鐘坐着，等待他下班歸來，等得焦急的時候就向窗外探頭，或者喃喃的小聲唱着歌曲消磨難熬的時間。

「你怎麼才來？」她見他匆匆地從大門口走近窗下，似喜似怨的說。

「啊！」他邁着大步已經到屋內，「我要喝涼開水。」

「你從什麼地方來？這麼渴？」她從冰箱的水瓶裡給他倒了一杯水，他一口氣喝乾，仍

舉着杯子要。

「東西預備好了？」他坐下，第二杯水喝的比較慢一些：「我們公司出了一件事，爲了責任關係似乎不能出去旅行了，可是我想在明天弄清楚，後天一定走！因爲我已經答應你了。」

「既然有事，我們將來再出門也是一樣。」她乍一聽不免一震；但是對他的性格已經深刻了解，再也不願違反他的意思，而且她雖沒問他們公司的事是什麼；但他的臉上那麼嚴肅，她知道一定出了關係很重大的事，旅行的熱忱，無形減少了一大半。「你雖然已經答應我出了意外的變故也不算你失信哪！」

「好！容我想一想」他一直想下去，不再開口，洗完臉，吃完晚飯，他似乎仍在想。

「你早一點休息吧，太累了。」她說：

「我不累！我們公司有人盜了保險庫，大約明天我們必須到外埠分行去檢察材料，才能找出目前損失的確數，嫌疑犯都看守起來了，我也被派出去計算材料。」

「既然這樣，你更不能擅離職守了不是嗎？好！現在不許再猶疑了，決定不去旅行。」她的果斷似乎給他一個意外的喜悅，他覺得她已經受了他的同化，這麼爽快。

「你這次比『我』行！我心裡有一百分的不願意，不甘心；但是你却這麼果斷……」說完，他沉思地點好紙煙。

「可是你去多少日子？」

「到天津！不算遠，三四天以後回來，如再有延隔，再給你電報。」

「離開北京？」她喃喃地。

「是；離開才覺得彼此的懷念，日子多了又該吵嘴了。」他說着，一個微笑掠過去。

「我只好自己悶在家裡吧！」她悵悵地。

「你到岳父家去住吧！」

「我？……我不，我不離開這兒，現在我覺得，這兒什麼都是好的。」

「叫李媽到臥房來給你作伴吧？」

「不，一個人清靜，」她的聲音剛強而帶傷感。

「也好，你又可以抱着小說掉眼淚了。」他取笑的說，他只看了他一下，沒說什麼。

入夢後她仍喃喃地：「不旅行不要緊。」和「我的游泳衣邊上太緊……」他愛憐的嘆了

一口氣。

他起程的時候是早晨八點鐘光景，晨風把窗外的花香吹進來，用聰沉默的把手提包交給她，而且疑慮的望着他，像她初次住宿在學校望着生疏的環境一樣，想從他的目光裡找一些

復了少女時代的歡欣，吹着口哨換衣服。甩着一摺花綢傘，在院裡叮囑了女僕幾句，就走向門外去。

「要出門嗎？我們來的不巧了。」突然的聲音自大門外的階石下發出來，她見齊大姐抱着孩子，後面跟着孟彬，她不免呆住了。

「王太太！」孟彬的聲音無力的嗡嗡着。

「沒想到，請進，孟先生，孟太太，請進。」

到屋裡，齊大姐用讚美的口吻誇着她們房內的陳設，用忌妒的眼光看着一切。

「多好啊！像個小宮殿，你多麼快樂！」齊大姐把孩子放在一張大圈椅上，自己也坐在孩子身邊。

「好麼？有工夫常來玩吧，孟先生沒上班？」

「沒有！」他的聲音不知為什麼陰沉起來，從他的聲音雖然失於低柔；但是好夢的一吸的使人愛聽，為什麼現在這麼陰沉，陰沉的也像夢，像惡夢，使人怕。

「唉！咱們都是老朋友，不怕你見笑，他上什麼班？他沒事作了，也是我的命運不好，咱們同學裡結婚的也不少，沒有像我這樣苦的。」

「可是孟老伯不會不管你們，我想。」

「喲！你可別提了，管我們？要管也不行啊，莉妹先攔在裡頭。」

「孟莉？」田聰想到孟莉不禁惘然的說：「她長得很高了吧？」

「可不是，本來和咱們同班，也不是孩子啦，她總是和我們過不去，你說是不？彬？」

她回頭望着丈夫，大有勉強他說「是」的神氣。

「不要多說了，王先生呢？」孟彬覺得妻子嘵嘵不休怪難爲情的，想法子把話改了談鋒。

孩子因爲大人不理她也鬧着要走。

「士華上天津了，嘔！這小寶寶叫什麼名字？」田聰伏下身去望着孩子的小臉，看她很像孟莉，不由的喜愛起她來。

「小慧，還不會叫姨呢。」孩子的媽媽說。

「很像孟莉！」田聰茫然的說。

「是嗎？我看還是像她爸爸。」說到「他爸爸」三個字的時候齊大姐親切的又看了看丈夫。

「可不是嗎？」田聰還有什麼可說呢？只好站直了身子不再說什麼。

大家一時想不出話來，很久很久，還是由齊大姐開口了：「等王先生回來，你託託他，給『他爸爸』留心機會，他簡直不能再問下去。」

「本來我是來找士華談談的，可惜他不在家……我們很多日子不見了。」

「告訴她是一樣，比你和他談不是更有効力嗎？」齊大姐卑鄙的笑着說，孟彬對妻子這樣子只有無可奈何的把臉轉向窗子。

「好吧！等一會我回家跟家父說說也是一樣。」

「對啦！我們把你出門給耽誤了，你是要回家嗎？」又是齊大姐。

「是，不過沒關係，那一天回去都一樣，你們再坐一坐。」但是客人們堅持着要回去，她也只好送走她們，然後又休息幾分鐘就走向歸寧的路。

五

家裡似乎有什麼事故發生了，那麼寂靜的可怕！雖然每次也不熱鬧，弟弟妹妹上學校去；但是只要母親在家，女僕們都在院子角隅的涼爽處工作，母親不時走進走出的，或者也在院子裡做活計。今天不然，當她進院子，見不到一個人影，在院裡說：「媽！我回來了」母親也

沒出來，只聽一聲得暗啞而衰老的聲音從堂屋深處的窗紗裡透出來：「是聰兒嗎？進來。」聲音似乎像爸爸的，但是多麼無力啊！每次不論從學校回來或是從別的地方回來。只要爸爸在家，他總要走出來，站在廊子上慈愛的等着她，這次他一定病了吧！她恐怖地邁着發抖的步子走上屋前的階石，手抖着推開紗門，屋內更幽暗了。

在一天盆萬年青紛披的大葉下，父親靜靜的坐在沙發裡，臉色很平靜，她才放心。

「爸爸！」

「上華呢？」

「到天津去了。」

「作什麼去了？」

「查帳。」

「查帳？」

「是的，爸爸！您好像不高興的樣子，怎麼啦？」她見父親不放鬆的提到王士華而奇異的問着。

「沒什麼，不過他的性格我很瞭解，查帳是一件很難的事，查不清是不至於的！查清了

向上實報……就危險了。」老人擔心的說着，左手扶住前額沉思似的不說話了。

「有什麼危險呢？爸爸——反正公事公辦怕什麼？」

「按理說自然該公事公辦；但是社會人情又是另一回事，……你吃飯了沒有？」

「我不餓，媽呢？」

「她到張家去看房子。」

「看房？爸爸要買房？」

「對啦——這裡的房子是行裡的，作着事住住倒很舒服，不打算作事自然要搬開。」

「您不作事了嗎？」

「對啦，我已經辭職了。」

「爲什麼？辭職也好，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您太累了。」

「傻孩子，休息是不行的，一大家人的生活責任誰擔？」父親笑得很淒涼的說：「不過

改改地方就是了。」

「改地方什麼事都是生疏的，還不如舊地方好呢。」

「可是在這個行裡調來調去已經九年了，從會計主任到經理，再作下去也乏味了……而

且從前一個對頭來作行裡的董事長，我不辭職等什麼？」老人提到他的對頭依然不能平靜，站起來徘徊着。

「您說的是汪仁齋嗎？從先好像聽媽說過他，你們到底爲什麼？」

「已經很多年了，那時候我大約也是十華這個年紀，血氣方剛，凡事丁是丁，卯是卯，那時候他是經理，我不過是一個行員，可是我管庫房的鑰匙，有一次他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到咱家來，買了許多東西。我當時不但不高興而且很生氣，因爲他的來意我看出來了，他如果是友誼的拜訪是無需乎買東西的，平時他很驕傲，上司和屬員的階級分的很清，那麼更可以看出他的來意不正。」說着略停一下才繼續下去：「果然叫我猜着……他向我借庫房所有的鑰匙，本來經副理可以正大光明的到庫房去查看，開庫鎖庫自然也無須他們親自動手，那天他居然鬼祟的越格找到家。我爲了職責的關係，問清了他的用意，原來他要大批的借款經營他自己一個大規模的買賣。銀行是可以放款的，本行的人借款也不爲過；但是這樣不負責任的變形放款，在我是通不過的，當時我拒絕了他，幾天後我被調到出納科，因爲他有權，我否認他的威權，馬上辭職離行，現在沒想到又遇見他……」徘徊着的脚步重重地踏在鋪着地毯的地板上，沉痛而鬱暗的響着。

「像他這樣的人怎麼會一直的升上去呢？」田聰低聲問。

「升上去？自然，因為他這樣的人會弄錢，有錢一切就好辦了，並不奇怪，奇怪的是我為什麼又遇上他。」他站在萬年青龐大的盆子近邊，無意的摸挲着葉梢。

「他們準您辭職嗎？」

「管他準不準，我走我的……所以我聽你說士華出去查帳我很不放心。」

「他到不要緊……媽走了多少時候啦？」

「也許快回來了。」

母親還沒回來，田聰等着，而且想到父親許多放不下的擔子，弟弟妹妹都還年少。都需要人撫養，而自己又這麼就早結婚了，她後悔為什麼不多讀書，到要緊的時候不能分擔家庭責任，夕陽的光照着靜穆的紗窗，父女兩個人各想着一件沉重的事。

晚飯已經擺好，母親回來了，張家的房子已經接洽好，三天後的家就要搬在另一個地方，父親很鎮靜，母親好像很感慨。

「作了這麼多年的行長，連一所房子都沒買下，這會兒要自己有房子何必找人家去呢，房子這麼難找……」母親因為勞累而發牢騷。

「行長？一個走正路的人不用說作行長，作財政總長也不會發財，買房？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得回故鄉去，買什麼房？」

「……」母親一時說不出話來，喝了兩口湯，也沒吃飯，田聰十分瞭解母親的心情，也更恨自己不上進。

「爸爸！女人作事也能和男人一樣嗎？」她問。

「作什麼事？」

「像一個成家立業的男子一樣的負起事業和家庭的責任來。」

「能是能，可是很難。」父親搖搖頭，正好吃完飯，離開飯桌，望望女兒沉在幻想裡的臉色。

「爲什麼呢？爸爸。」

「多方面的，能力倒沒什麼差別，只是社會上沒有女人的機會，不過……也要看個人的毅力。」

她聽了父親的話，再四的想着父親說的：「也要看個人的毅力。」

「毅力！」

父母搬家以後她回到自己的小家庭裡去，見到士華一封信，說也再有一週星期就

回北京來，她好像經過一番風波後突然遇見多年的知己一樣，伏在信紙上哭起來。想到父母新搬的房子那麼少的屋子，只用了一個多年未醒的老女僕，父親一向沒有積蓄，新的職業一時還沒有消息，她的心糾紛的結成一團亂麻，抓著額前的捲髮，想不出一個好主義來。

又是一個黃昏，她在黯淡中咀嚼著寂寞的苦味，安逸的婚後生活原是富有美酒芳醴氣氛的，使她留戀，但想到父親事業的中落和自己的責任，又不安的想法心放下這樣的環境，生活到另一條路上去，她想假如自己是一個男子多麼好啊，男人是不會因為結婚耽誤任何事情的女人却不能婚姻事業兩全，必須放棄其中的一端，未來的日子正多，怎麼排遣呢？放棄那一端呢？她在漸沉的暮色裏被不和諧的心緒攪痛了她的心。

「誰？」她突然聽見大門響，這樣隔窗問。

「孟先生，」女僕並無奇異之感的回答着。

「我，你在家嗎？」孟彬站在階下等她請。

「啊！」她惶恐的把屋裏的燈開亮了說：「請……進……」

「我來的太晚了，你怪我嗎？」他不安的捏弄着草帽的邊緣目光下垂的說。

「你……有事吧？孟太太怎麼不來？」

「她看着孩子睡覺……我來告訴你，我自己考上××公司了，希望你不要和士華說起我的事。」

「有事作總是好的，因為一個賦閒人的生活太乏味呢。不告訴士華？」她也記起行婚禮那天士華叫她忘記孟彬的話來。

「不告訴他，不願意叫他小看我……」他說着不勝哀怨的盯住案頭上田聰夫婦的新婚鏡影。

「請坐啊！你站的時候已經不小了。」她自己先坐下。

「不坐了，我馬上得回去。」雖然這樣說着，却坐在角隅裏一個凳子上，燈傘上的綠綢色的陰影照得很憂鬱，像一個失意的幽靈。

「還沒喝茶呢，坐一會兒吧！不要忘了你是士華的同學。」她看他那難過的樣子不免引出許多往昔的悵惘；但是想到另一件事上又覺得這一切是他應得的報復，她又笑了。

「你們的生活很幸福吧？」他問。

「自然和你們一樣。」

「我們？我和永慧？……噢！你不知道我結婚後過的生活……我們不要談這個好了，不讓現在我總算有職業了，也許好一點……我還是回去吧！」但是他並沒站起來。

「忙什麼？孟莉始終不來看我，我恨她。」

「但她依然沒忘你，她不肯來，你該原諒她，她的意思是……也許她知道你現在的生活是幸褊的，會來看你。」

「生活！我現在才知道人類的生活不是那麼單純的事……喂！真的，你們公司的組織是不是規模很大？他們用女職員嗎？」她突然說出來雖然知道失言；但已經收不回去了。

「你問這個作什麼？」

「沒什麼不過隨便談……而且我有一個老同學生活很窘迫，我替她打聽打聽。」虛榮和自尊心使她說着不必要的謊言，不過臉漲紅了而且低下頭去。

「你必作事吧？我已經看出來，是爲你自己問的，他供給你的太吝嗇嗎？」

「不，不，你怎能這麼說？你完全是神經過敏。」她微惱的看著他仍然藏在陰影裏的臉，比從前消瘦多了，眼真的光却依然那麼溫柔，多情而苦痛的掀動着欲言的嘴角，她記起從先在天壇遇雨的一切，一陣辛酸從舌根通過腔鼻，眼角裏已經被淚水漲滿了，她想他是善良溫

柔的，只不過怯懦易感，多變而易動，齊大姐作他的妻子是不是能使他幸福呢？她恨不得開誠佈公坦白地各把別後的實情說出來；但是人類的習俗是不許她任性的，她忍住了，淚也噙下去說：「已經十點了，這麼快。」

「我走了，說不定這是末一次的聚談呢！」他站起來。

「我不留你啦，回去問……孟莉好！」

他走了，不敢留戀的走了，他來了整整兩個鐘點，她說不出一種什麼感觸在他走後，她跪在地板上，伏身在他坐過的凳子上不起來，像一個媽媽不在家又沒人陪伴的孩子似的，一直伏到筋疲力竭才起來。

「一星期後的一天下午，王士華從車站上回來，還沒邁上階石的時候，迎面走來一個女人，他認識是孟彬的妻子，他也知道她是田聰的同學。」

「王先生！這兒有一封信，您在沒人的時候打開看吧！」那個女人不容自己介紹，也不容對方說話，說完了轉身就走了，好像一個郵差。

他把手提包放在階下，也不叩門，依着門前龍爪槐的樹幹，看着不知自己怎樣握到手裏的信。

「王士華先生拆閱」信封上這樣寫着，信封信箋都很小，叫人不相信這是一封信，倒像一張紙烟盒裏的小畫片，字跡纖細的叫人看不清：

「士華先生：

我相信您認識我，所以不用多介紹自己。爲了我和孩子的幸福，爲了先生小家庭的快樂，我不得不告訴你一件事，我的丈夫和尊夫人在懸離京後已經幾次見面，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變化，我只知道我的丈夫脾氣變壞了，對我和孩子恨如眼中刺，在沒人時他就長吁短嘆。或者喃喃自語，如果長此以往如何了局？所以希望先生大發仁慈與不幸者協力，注意尊夫人的行爲，戒懼載恐，讀完務請焚燒勿留此信爲荷。

知名不具。」

這樣一封信，這樣小的一張紙，這樣閃灼而不肯負責的言辭，却在王士華的性格和他對妻子的真情上點了一把有油的烈火，他踢開手提包，又去踢門，他想到家裏去和妻子問個仔細，事如果和信上說的一樣，他不惜和她同歸於盡；但女僕來的慢些，而且龍爪槐的陰裏吹來一陣小風，他的暴燥略減些，想到手提包裏還有給妻子從天津帶來的東西，心的堅硬也軟化了一些，他重新拾起手提包來，門也開了，他把信匆匆的裝在最裏邊的衣袋內。

「士華！」她像小鳥似的依着窗子望着他，一會兒，又從房裏跑出來，接他的手提包。

「這麼沉重！」她提不動，交給女僕，把他的帽子接去，他並不說話，也很難笑出來，只是像一個科學家看着自己實驗品的變化一樣的看着她的眼睛。

「士華！你怎麼才回來？家裏所有的小說我都看完了。」她如怨如慕的訴著苦。

「你一直沒到岳家去？」

「去了，我不是告訴你了嗎？爸爸辭職了。」

「那，我知道。」他冷冷地說着，很快的洗着臉。

「士華！你太累嗎？」她愛憐的走近他，她感到全身一陣沉醉，她等待着洗完臉給她一個意外親切的擁抱，那麼多日的孤寂以及對母家的掛慮都可以消逝。

「不累。」他洗完臉才說了這兩個字，臉上沒有一絲溫暖，沒有一絲笑意，於是她那一陣沉醉和請求馬上凝結成一塊塊又冷又硬的冰，塞痛了胸臆。

「可是你……好像不高興呢。」她仍忍耐着問。

「高興？有什麼可高興的？」他又去刷牙，總是離她遠遠地，而且不再看她。

「公事順手嗎？」她又問了一句。

「恩！」他刷着牙齒，很快，很響。好像自己的牙齒是仇人似的，刷完牙把刷牙杯子拋

在階石上摔得山響粉碎，嚇得她一抖，她馬上積感的恨自己不該把父親失業的事告訴他，他是這麼功利主義，原來和自己結婚的目的不過是因為父親是個經理而已，於是一片廣泛的輕藐從她的心裏湧出，一切煩悶和疑慮反因之消散，決心不多理他，保持自己的尊嚴，叫他知道自已並不會因為父親失業而卑下的有求於他。

杯子破碎了，他的怒氣似乎也破碎了。留在心裡的是英雄失勢的敗衰，留心看她不再隨着他身邊轉，冷冷的黑瞳把光從睫毛裏射向窗外去，似乎幻想着什麼，他想在她的腦海裏一定是孟彬那副溫柔的形象，他開始覺得以暴躁對付她是錯了，錯的不能再改好，以後該怎麼活下去，他因為難了，破天荒的他長長嘆了一口氣，而這一聲長嘆的效果比摔一個杯子來得大，她把背向窗外的墮子轉回來，從上到下的打量他。

「用不着長呼短嘆，還是那句話，要好就大家對付着共同活下去，不好也可以據理分手……」

「分手！分手！在初結婚你就這麼說，我完全知道你的用意，你完全把我看作呼之則來斥之則去的一個不要緊的人物，不過我告訴你，我的性格你也知道。事情不是那麼容易，要分手還得由我說起。」

「我沒把自己看得那麼重，所以才說分手，也不過免除你生氣，發脾氣爲難，由誰說起又有什麼分別？」

「……」他沒說話，只是把含在口裡的象牙煙嘴咯吱一下咬碎，然後拋開。

夜裡悶熱的，所有的窗門都敞開才好些，田聰很早躺下，計劃着今後自己的出路，如果再靠他養着。她認爲無論如何是可恥的，恐怕不會有再好的日子。可是以什麼條件來謀立呢？在這個重注資歷不注重人材的社會裡。她又茫然了；後來想到自己無論如何是在高中受過教育的，至少也許可以在什麼機關作一個書記，父親的朋友是很多的……她漸漸心安的沉睡着了。

他把床頭的燈熄滅了，在熄燈以前的瞬間她的臉上只是純樸天真的美，無邪的口目之間邊遺留着白晝的悲哀，睫際還有沒擦乾的淚，他馬上懷疑起孟彬的女人是造謠，他恨着這樣造謠生事的長舌婦，他恨不得把這女人痛打一頓拳腳，可是一想到妻子白晝說的：「不好就分手。」就不免怒火難抑了，他展轉不能安睡，他尋思着俗語說的那句：「同床異夢」他正要把她扯下床去。她在夢囈中嗚咽着，訴怨似的說了些喃喃的話，他又嘆了一口氣，在漫長的黑夜裡等着天亮。

這樣相對無言而各懷殊志的日子過了三天；田聰顯然消瘦了，眼週有了深的陰影，頭髮蓬鬆着不梳理，王士華每天下班總是很晚的才回來，回來以後彼此各保持着自己的尊嚴不肯破顏一笑，剛硬和冰冷對峙着。

「從明天起，我也要去作事了。減少你的負擔也許可以減少你一點怒氣。」田聰說着並沒失去臉上的嚴肅。

「你去作事？你是說我養不起家嗎？家裡的事誰管？」他的眼睛從粗重的睫毛裡射出逼人的光。

「我下班回來管，」她被他眼光逼視得不得不轉過臉去，而聲音也只得柔和起來。

「還是分居吧！我既然在物質上不能充足的供給你，何必連累你？你回家去，和沒結婚時一樣。作事不作事總是方便的，你走吧！像娜拉似的出走，才是現代女人的風度呢。」他的口角之間掀起輕微的蔑視。

「分居就分居。天涯海角什麼地方不能去？不一定要回家，你以為女人離開家就不能活嗎？」她一聽他說回家，以為他看穿了自己的秘密，看出父親失業了要女兒幫助，自己的尊嚴倒不算一回事，不叫他輕視父親。

「走，你這二三其德的女人，表面上也會對我作的很好。內心却和我離的千丈遠。」他站起來衝到她面前，手在褲袋裡，好像掏手槍似的在裡面捏著另一封新收到的信，他想拋在她的臉上；但是對她究竟有一些不忍，只是恨恨的繼續道：「今天你就走吧！把你的東西都帶走，一絲一毫不要留給我，我看了……生氣。」

她實在忍不住了，跑到臥室去伏在床上大哭起來，他一向什麼都不怕，只怕哭，聽見她的哭聲馬上後悔起來，不過先勉強的鎮靜着，大約五分鐘以後，他才把褲袋裡的信拿出，給她送去。

「一切由你，只是不許再哭……這兒有一封信是你的，我替你看了。」

「……」她的臉仍掩在枕上，伸了一隻手接信。白皙的手實在像聖畫裡的百合花，纖美的指上閃爍着結婚戒指的光。

「我們言歸於好吧！」他想着，但沒說出口來。

她的頭側着看信，正是孟彬寄給她的，很短的幾句話：大意是說有一個學校聘教員，請她去接洽，她看完信，已經把哭的情緒打斷，不再哭了，把信放在床上，無言的尋思着。

「現在好了是吧，他的信！」他氣昂昂的坐在床邊上：「起來！還是原備走吧！你們早

計劃好了的。」

「這有什麼？並不犯法呀！」

「你爲什麼託他找事？叫他小看我。」

「我真不明白一個女人不情願叫人養活着，出去謀自立會叫人小看嗎？既或小看，也只是對我，你不用擔心。」

「那麼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真是毫無關係了嗎？那麼不用再說什麼了，」他站起來從衣架上摘下帽子來，內心悸動着，痛苦着，幾乎落下淚來。但是他咬緊牙：「我到晚上再回來，我走後，你預備你帶走的東西，我回來以後不要見到你絲毫的痕跡……」

他邁開大步走了，從窗外傳來他踏在階石和走遠了的脚步声，一聲聲都打在她的心上，痛楚如鋼鐵的練子緊緊地，一道一道的束住她的身心 and 魂靈，她想跑出去拉住他，對他說：「不要生氣我不離開你。」她覺得對父親的責任沒有對他的責任重，從此他要作他柔順的賢妻。

但是在她的骨子裡有一種天然的反抗性，她不能對一個輕視女人，並輕視父親的人低頭，她要自己活下去，給他看一看，說不定會給許多有這樣輕視女人思想的人一個打擊。她開始

坐直了身子，仔細重讀孟彬的來信，信是被王士華拆開的，她雖然不怪他私閱她的信，但見信上許多大綑紋，她知道他是爲忌妒而用力抓握的。「他一定愛我才會忌妒的。」她想着又幸福的笑了一下，「說不定他將來會因爲我改了輕視女人的思想呢。」

但是他早已出了家門，走遠了。

突然一陣可怕的靜穆和寂靜侵襲着她，她覺得自己陷在一個無底的深淵中，她覺得所有的人都遠離了她，忘記了她，她必須逃出這一切可怕之際遇，她必須很快的脫掉痛苦的捆綁。

「找爸爸去！」她自語着，窮途遇救的歡樂起來，什麼東西也沒收拾的回到父親的家裡去。

六

和王士華口角的事她始終沒對父母說，只是她住了幾天不肯回去，父母奇怪起來，派人去請王士華，據說他把小家庭的女僕打發走了，搬開，到公司去請他，他推說有病，不見人。「你和他吵嘴了吧？」母親在屋內沒人的時候這樣問。

「媽……」她哭了，哭得明明地說不出話來。

「爲什麼？」母親非常焦急地又加緊了一句。

「因爲……」她仍然哭。

經了母親的追問和探詢，知道她要出來作事，引起王士華的不滿，事情却鬧得這樣嚴重，母親叫她親自回去和他言歸於好，免得日子多了更生疏；但她不肯遷就。並且在次日的上午找孟彬去接洽那個聘教員的事，結果因爲這是一個中學，作中學教員起碼要專門以上的學校畢業才夠資格，既或文憑是假的，或者由一個名人寫一封證明信件，證明這人確由什大學畢業亦可，否則是不會被聘任的，在這個重形式不重人材的時代裡，文憑比天才，道德……那高一等的，假文憑也是一樣。田聰落選了，她心灰意冷的聽見那個中年矮胖校長說：「如果以後有機會，短不了請田女士帮忙的。」她由心裡泛出一陣惡涼之氣，全身毛髮悚然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時已正午，在烈日下她並不感到熱，只是被憤恨與苦悶煎熬着。出了那個生疏的校門，不知走那一條路，街上的來往行人的倦怠也叫她覺得奇怪，她想：「他們爲什麼這麼忙呢？也許像我一樣爲生活而奔馳吧？說不定他們也有的人去接洽事情呢。」她茫然的走在馬路邊的

人行便道上，忘了孟彬還跟在後面。

「彬！你怎麼在這兒逛起大街來了？孩子病了我打電話找你。人家說你沒在班上，臨時告事假出去了，嘔！前面不是王太太嗎？」齊永慧簡直是一個怪可怕的鬼魂，不知她從什麼地方追蹤而來的。

「我來陪她到×中學接洽事，不是已經對你說過了嗎？」孟彬雖然對他太太不滿；但是事實上她又沒有具體的過錯，而且又聽說孩子病了不免十分焦急：「孩子什麼病？」

「到家就知道了，王太太還用他送回怒去嗎？」

「不，我自己會回家。」說着對孟家夫婦點點頭走開。

「王太太！你們搬家了嗎？怎麼走到那邊去。」齊永慧有意的探索人家的秘密。

「噫！」田聰含糊的應着走遠。

孟彬很難堪的隨着妻子走向回家的路。

田聰到家以後感到十分的燥渴，一氣喝了兩大杯冷水，然後頹廢的躺下，似睡不睡的振不起精神來。

入夜，天很黑，沒有月光，由窗子可以見到深空的繁星，纖小的光引起地許多瑣碎而

疲乏的記憶，婚後的生活使她見到一個真正男子的性格——一種可愛得迷人而可怕得逼人的性格，她對他不知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她年紀還輕，她所知道的一點人生經驗有限，此外還知道一點小說裡人們的生活記載，那裡面告訴她夫婦的生活是甜蜜的，一個知識婦女是受崇敬的……但事實上好像都與之相反，夫婦之間並不是單純的甜蜜，乃是多方面的複雜況味，叫人處之覺得可怕離之又感到悵惘的一種生活，知識婦女在社會上更不是一味受崇敬，乃是要接受紛亂的世人待遇，舉凡一切人與人間的糾葛，都要嚐到，一切冷漠，歧視，陷害，攻擊，都要忍受，她僕嗎多了激刺性的飲料，展轉反側的睡不着，後半夜，她才在夢裡見到王士華，又見齊永憲正和他說話，好像把她和孟彬在街上同行的事都告訴他，他張着兩隻大手向她撲來，她驚醒了，身上全是大顆的汗珠，後來她病了，在病裡想念王士華；但她沒說，家裡人因為有第一次的經驗都不肯再去找他。

她病了整整一個月，等痊癒後自己照鏡子時，驚訝的放下鏡子，不敢相信鏡子裡消瘦的影子就是自己，就是田聰的真形像，她呆立了很久的時間，想不出分毫的方法來脫離一切自然的安排。

在舊曆七月末，父親突然從外面很高興的回來，臉都沒擦洗，就叫田聰到堂屋去。

「聽見！你坐下，我告訴你一件好消息！」

「什麼事啊？爸爸！」由於父親的快樂感染得也忘了怒罵，敬虔昏眩下，子象奪音兒女事的孩子。

「我又有了職業。」

「啊！」她聽到父親因為有了職業而高興，她感到至深的悲酸，好像父親的負擔永遠放不下，自己永遠不能分担，她簡直說不出別的話來。

「可好啦，孩子們不至於停學了，」母親從裡開門走出來說。

「別的還在其次，她必須養好了病，想法子叫她和士華和好才對。」父親說出他唯一的焦慮：「她近來吃的太苦，簡直缺少營養。」

「可不是，唉！這孩子好像變了，沒有從先爽快了，什麼也不肯說，到底她倆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母親說。

「其實也沒什麼不能對人說的，反正在我不能自立的時候不去見他……」她不敢正眼看父母：「和好了有什麼幸福？」

父親不再說話，昂頭思索着，母親仍不住的怪她不會保持對士華的敬愛。

父親仍沒改行，仍然是一個銀行的經理，整整不到一月，門外車馬不斷的有人來往，從先一度離散的官員們也都找上門來，空手來的父親都帶着客氣的招待他們，帶禮物來的，都退還，而且對田聰說這些人是該可憐的東西，總說這些人都是鏡花緣上說的兩面圓的人，一手可以送你禮物，另一手却攔住小刀，到必要時把你的頸項一割，準保你不能抬頭。這些日子飯局又多了。父親又重着量酒買藥來。

田聰幾日來被矛盾的心理弄得很混亂，她想父親東山再起又有了好的地位，無論如何王士華會知道的，說不定最近可以見到他，他會來懺悔的，想着想着她不由的更生氣了，她決定在他來的時候諷刺他一頓，又想還是不見他，這樣一個以岳父的地位為轉移來對待妻子的人未免太卑下，這樣的男子是多變而殘暴的，她不能和這樣的人言歸於好，既使她忘不下他也不能妥協，因之她又想到流形的確比王士華好，他是不會因為父親失業而輕視人，反到幫助人的，不過她覺得王士華的言行一向正直堅強，也許他完全如他像想的那麼卑下，但是他這麼多天並沒有一點悔表示究竟爲了什麼呢？聽了父親的地位又好轉起來，他會來見她嗎？

許多日子過去了，又到仲秋，王士華仍沒有到田聰的家，她的心也隨着天氣冷下去，而且多感的憂鬱着，對任何事也不發生興趣，終日盤在一個角隅裡看書，父母爲她想着各種排

遺愁悶的方法，結果都是庸醫的藥，對她的病症分毫無効。

有一天她收到一封從法國寄來的快信，倒給了她一個巨大的新激動，她記起前年寄給陳先生的信，已經二年多才來回信，時間雖然隔得這麼遠；但她並沒有減去希望：

「田聰：

去年我曾一度離開巴黎到里昂去，不過里昂居民對我國人以及對一切有色民族的僑民都深切的歧視着，那種滋味絕非想象所及，所以今年春末又回到巴黎，前幾天我無意中去拜訪從先的房東——一個聾耳的老孀婦，他交給我一封信，據說是我離巴黎不久就寄到的，想轉給我，又不知道我的新住址，這信在那老太太的桌上攤得都成了淡黃色，罩了一重輕微的愁煩的色彩引起我無限的鄉愁，這信是你寄來的，你對現實生活好像不十分滿意。可是又沒明說你究竟爲什麼懊惱。你正在年輕有爲的時期，的確該振作一下。

你有到巴黎來讀書的意思嗎？其實如專爲讀書。在國內讀書更好，更能學一些課內的知識，在這兒除了幾個特殊用功的或特殊聰明的學生以外，成績並不見得有我國學生那麼整齊，不過爲擴張見聞我却希望你快來，看看這兒人們的生存競爭吧！看看這兒的文化表現吧！

在黎明或黃昏你可以聽見巴黎聖母寺的鐘聲……那羣俄一度描述過的，在夕照裡或在燈

……你可以到……人行便道的海邊……那是世界人種的展覽會，在那兒除了婦女們化妝品的奇異香氣偶爾弄得你頭暈以外，很足以使你流連不忍散。文學史上常說的文人聚集的沙龍裡也沒有這兒有趣，你如果留心報上的像片，說不定在這些咖啡座上見到一些名優或大作家的流的人物，在靜穆的十字街頭會有古代英雄的塑像，他們的龐大的影子會引起你古遠的夢幻來呢。

而且我們可以在禮拜一三五的晚上到劇院去，在巴黎看法國人演茶花女多麼好，禮拜二四六到劇院是必須穿禮服的，所以我總是躲避着這些日子。

來吧！我可以在教會辦的專科學校替你找到公費生的空額。如果自費就更好辦了，我們可以選擇學校，到巴黎再學法語，有英文底子是不難的，到非說法語不可的時候，比在國內學得要快幾倍的，專誠等候着迎接你並祝

族安

×× ×月×日

另附沿途行程指南及諸般用費表各一份

她讀完信飛似的跑到父親面前，倒把老人家嚇了一跳。她用最大速度把陳先生的信宣讀了一遍，父親鎮靜的想着什麼，良久沒說話。

「爸爸！叫我去吧！我回來以後可以分担您的重担，說實在的，我一見您的頭上有花白頭髮，或見您爲了塵囂而憂鬱，或見您眉頭皺眉新的時候，我的心就刺痛難忍，恨不得要求您再辭職，由我來維持家計；但是，難有這一途徑了，何況自己沒有什麼資格，在這個社會找一個自己稱心的職業都很難，更不用說負起一家人的生活責任了，爸爸！叫我走吧，我可以知道許多事，回來也會帶一個資格來……」她匆匆說完，說到末了有一點喘不好氣。

「士華那方面怎辦？」父親只操心這一件事。

「他？……我只好寫信對包實證了，隨他……離婚也可……以，」她一想到士華總有些不安；但她要按自己的意思作下去，她受不了他那無形的威力和程度，她暗自堅定着內心的規劃，她不再動搖了，她認爲自己找準路。

她預備到天津上輪船，後來因了水淺，轉向青島。臨行她給王士華一封很簡短的信向他報告一切，並且答應他條件的條件，她說：她個性格不同，又走着不同的路，她決心出國，忘記以前的一切……信寄出去，心裡雖然還在牽掛，本來還想給孟彬一封信；但是想到齊永慧也就不肯寫了。

弟弟妹妹從學校告假來替她送行，二妹和三妹都長得大起來，在她們天真的眉宇間也

都有着她前一般自謂不凡的顏色，三妹一向有着男孩子的性格，頗有四方之志。

「大姐怎不早告訴我，我也跟你去。」三妹說。

「等我走後到那兒再說吧！找機會吧！這筆路費也不是小數目啊！」

「何必一定留學呢？要求學中國有的是可學的。」弟弟又說着他一貫的主張：「不過大姐又當別論，你的個樣真是一塊璞子……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那麼早結婚。」

弟弟在近幾年來改變得太快了，雖然還不到廿歲；但身材性格，以及思想完全像一個新時代的前進人物，他的聲音和身材一樣的憔悴沉着，不輕易歡笑，也不輕易發怒，他反對早婚，反對頹來文明，在學校的成績並不好，但當時一代校內校外的少年們都喜歡作他的朋友，他對於一般忠誠的朋友永遠盡力幫助他們；但是他認爲虛偽的人，或是過於愚蠢的人都說他驕傲。

「那麼你一定等着卅幾歲再結婚吧？」二妹問弟弟。

「說不定，我認爲一點事業也沒成就很早的拖上家庭的担子無論如何不是合理的。」他究竟年紀還小，說到自己，還有一點臉熱；但馬上又鎮靜了。「我去送你吧！大姐。」

「學校不忙嗎？」

「不要緊，好在用不了多少日子，回來可以趕上。」

「也好，那麼咱們跟爸爸說好，就不用別人送了，我很不願意這麼一點事弄得人人皆知。」

「我也送你去。」三妹說着大有立刻起身的準備。

「不用，都送我，更難過。」

「……」三妹沒說什麼，多少有一點不高興，她想爲什麼哥哥可以去，她不可以去呢？

「回來以後你就成了法國妞兒啦，還不一來就*Oui, monsieur*（是的，先生！）或者一口一口的*Parisien*（巴黎的）。」二妹生來的樂天派，從來不解愁滋味，她雖然知道姐姐要走遠了有一點難過；但她不肯帶出樣子來，而且用她一向的口吻把別人的憂悶抓走，沒事尋愁覓恨是她最輕視的。

「得啦！知道你才學了幾天法文就說出來了，也不管對不對。」三妹還沒學過第二外國語，她認爲說別人不懂的話是不道德的，所以她又認真了。

「……」田聰從結婚以後很少和弟弟妹妹有長時間的聚首，好像和她們有了隔閡似的，今天爲了自己遠行四個人又聚集起來，真是十分感動。當她看見弟弟堅定的目光時，她忍住

終於感到的顏色。覺得弟弟笑自己這話。

第二天早晨她就要起程了，父母吩咐了一些話以後各回臥室去，她們四個仍在院裡，半圓的秋月冷冷的照着她們，她們各自無言的仰首天空，看月光從珠網上滑下來，田聰多日不唱歌了；但今夜她唱起歌劇裡的夜曲來，另外三個人也隨着唱，二妹每次作一點什麼事總要笑幾回的；但這次沒笑，弟弟的低音像古琴的長絃響，三妹上齒咬着下唇作着提琴聲，這無言的曲調更動人。

「咱們四個！作什麼都夠數……我回來以後還要來一次大合唱啊！」田聰感動的淚終於落下來，月色更明澈的照着四個人影，臥室的窗裡不時有人探出頭來看看他們，看看他們四個。

在父母的阻止聲中兩個妹妹偷偷的往她的手提包裡塞紀念品，像片以外各把心愛的東西給姐姐。絲綢繆的八角像片架子，繡着字的小手帕，三妹從廠甸買的古磁小花瓶，瓶底下有乾隆珍品四個小紅字，瓶子是深黃的，有浮雕的梅花朵，全瓶也不過有拇指大，當三妹初買到它的時候，不許誰多看一眼，現在居然肯送給大姐，在她下了多麼大的決心哪。

得了贈別品的姐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知是笑着還是哭着，拉着送禮物的手，望着

弟妹妹們無邪的臉，堅定自己的志向，還要爲他們開路，爲他們拓荒……

火車是一頭有理智的怒龍，噴着汽，循着軌道衝向秋日的原野，弟弟在對面座位上沉靜的看書，田聰呆望着狂了似的倒退着的景物，去了，離她遠了的一切，成捆的嘉禾堆在田邊，農婦農夫們按着他們忠誠的目標工作，而結果他們得到了幸福的收穫，他們對這狂馳的火車也有什麼感想嗎？他們對這些偶爾在車窗裡露面的乘客是不是覺得可笑呢？「不坐火車也活一輩子。」坐火車的也許被他們看作「無事忙」呢。

「還有三站就到青島了。」弟弟放下書本。

「是嗎？」

「噢！」弟弟個身讓着車窗。

「現在可以見到海嗎？」

「那邊！有帆船的地方就是。」

「啊！」她見夕陽下的海是淡紅色的，白帆閃着光，一切像神話裡描寫的海濱黃昏「我在這些地方上輪船嗎？」

「不，這些地方並不是青島呀。」

「海！更清楚了，我看見海浪……」她驚訝的叫出來，一向憧憬着的海，好容易見到了。但火車一轉灣，高大的建築和樹木又把海景遮住，當火車進青島站的時候已經萬家燈火了，在巨大的月台的電燈光下，有幾行敲着紅帽子的脚夫，和穿着號衣的旅店招徠客人的夥計們，一齊叫着，說着各旅舍的名字。

她們住在一家濱海的旅舍裡，放下行裝就依着窗子看海，月亮更圓些，海上一派幽暉，浪花互相擊打的聲音簡直不能叫她安睡，這聲音在小時候把大貝殼扣在耳朵上聽到過的，有一種力量引人沉入冥想的境界中。

「休息吧！我已經很疲乏了。」弟弟躺在一張大沙發裡，閉上眼睛。

「好！我就睡，」她擦滅了燈坐在窗台上對外看着，好像希望海面上出一些異象來滿足她此時的心緒似的，在古希臘的傳說裡記載着一個少女名叫希洛，因為父母把她捨在維納斯神廟裡作女尼，她終日在那海島古廟的塔窗上向外望，後來一個泅泳名手——一個美少年愛上她，每夜泅水來會她，於是她也改爲夜裡在塔窗上瞭望，一直到一個暴風雨的冬夜他死在大浪裡，她也殉情投海爲止……這些被愛情葬送了生命的古人，又使她想入非非了。在情感方面她是永遠要生活在溫馨的愛情裡的；但在性格上，她又不能忍受男子的一切。她想不出一

個合宜的對策來處理自己的矛盾，她只是呆望着水天一色的幽暎出神。

七

「誰？」她突然聽見有人輕輕的叩門，弟弟已經睡沉了。

「我！」推門進來一個高大的身影，站在門邊不往前走。

「你！」她擦亮了燈見進來的人是士華，她簡直有些手足失措：「你怎麼也來了？」

「我來給你送行。」他坐在一個長凳上，把帽子放在凳子的一頭。

「謝謝！」她退到窗台邊。

「你沒想到吧？我來。」

「倒是猜着你該來見我，不過我想你是到我家去，沒想到你暗中跟着來到這兒。」父親不再失業，他才肯來，簡直是可恥，她把臉轉向窗外不再說話，她固守成見的生着氣。

「我來道歉，聽！從先我錯了，我錯怪你了，你現在預備走這麼遠……我很難過，我現在相信你並不……」他噤噤着，悔恨自己的莽魯，他怕提起孟彬來，不然他一定把齊永慧的挑撥行爲說出來，他不肯多提孟氏夫婦，他又不慣於說道歉的話，他也口吃起來說不全他要

說的話。

「我並不……一定依賴人活着，我並不難過，我爲了自己的堅定而自滿。」她仍不肯看他。

「你一定要明天走嗎？」

「一定！」

「你再等兩個禮拜怎樣？」

「爲什麼？」她回過頭來，見他的眼裡有着從未有的光彩，他的確很痛苦的等候着她的回答，如果在初婚的時候她見到他這樣的目光，也許她不會對他有懼怕的情緒，也許她會大膽的愛他，大膽的和他共同過活下去，但現在這樣的眼光除了叫她覺得他可憐以外沒有別的感覺。有一點輕蔑是真的。

「因爲我也要走，護照要等……」

「你到那兒去？也到巴黎？」

「自然，你到那兒，我也到那兒。」

「那何必呢？爲了避免你自己生氣也要遠離我才是。」

「不能，我離開你以後只有痛苦。」

「那些日子爲什麼不找我去？你一向是不肯使自己痛苦的。」

「因爲……不要提了，過去的叫它過去吧！」

「我永遠忘不了你的冷酷……」

「我以後一定改！你等我！！」他又發着命令。

「不能了，我一切都按排好了，不能再改。你是有前途有地位的人，我却是才開創我的生活，我不要你因爲一時的衝動誤了你的前程，也不願意你的命令誤了我。現在就說一聲再見吧！」

「你的話仍是氣話，我等着你真正的回答。」

「我很理智，沒有氣話……」可是她的聲音有一些抖。

「姐夫！多日不見了。」弟弟坐起來，像大睡初醒的樣子。

「大弟弟！你方才睡着了？」王士華見了弟弟有一點不安。

「對吧！失迎！你們談吧，我出去一會兒就來。」弟弟到外邊去，他很希望姐姐和王士

華言歸於好呢。

「你不能走！你一個人怎能走這麼遠的路？如果你不等兩個禮拜，你就跟我回去，永遠不要說走，我的前途就是你的前途，我的事業更需要你幫助，你是我的副手，我不能離開你……」

「我不要作副手，我要作我自己的事，我已經決定了，再也不能改。」

「真的嗎？你完全決定了？」

「真的，永遠不會再改！」

他的臉突然蒼白起來，好像一個判了罪的囚犯，他的嘴緊閉着，重新坐在長凳上，她不敢多看她，他的一言一動都在吸引她；但他的過錯不能蒙她原諒，她現在理智包緊了情感，熱情囚困在內心裡，她一陣陣的需求着投在他的手臂裡訴說多日別離和被遺棄的悲哀；但一陣陣剛強的毅力却揮散了情感的需求，她知道現在是一個難關，是一個難戰勝的誘惑，她深知自己的情感早已成了他的俘虜，但另一種力量却尋求着自己的生路。他是可愛的；但是給人的愛却是堅硬的鉛球難消化，何況他又那麼易怒呢？在人不知覺中，他會怒氣凌人的，叫人不能活，這樣的行徑多少是有一些殘暴的。

「既然不能改，我也沒法子，我是尊重別人自由的，可是我只再求你一件事，在今天午

夜前，你不要離開我，」他抬起頭來，她聽見他的聲音又有些低柔。憐憫的下垂着眼簾，聽着他的要求。

「好：吧：可是弟弟怎麼還不肯進來？」她說着向門口看一下。

「我請他到我的房裡去吧！」他走出去。

她一個人在這生疏的房裡，聽着海浪的聲音，和隣室留聲機的旋律，她感到孤單，她感到無限的空虛。

「我怎麼在這兒？一個人！」她自語着，對未來的一切感到茫然，無聊地拿起弟弟拋在小几上的書，是屠格涅夫的『煙』，她從前也看過煙，書裡主人翁的感覺，使她起了共鳴。

「煙！一切都是煙。」她喃喃地小聲明嘆着。

突然她覺得獨自伴着他坐半夜是很險危的，說不定熱情焚化了自己的堅決，結果仍然伏服在他的腳下，作他的副手，一切前途完了，最多作他的前途點綴者，要想有一個獨立的人格和前進的生活無論如何是不行的。她不能眼看着自己勝不過誘惑，她不甘心犧牲已定的規程，她把屋門從裡面扣好了，並且用一把椅子頂住，也不要弟弟進來，只留下自己一個人，休息也好，沉思也好。

他的脚步驟近了，大步子，迅速地走到門外，推推門推不開，叫着「開門」她也不應。外面似乎要猛力擊破門，她用兩個手推住椅子，聽着打門聲，心跳；但已經這樣作了又怎能反悔呢？

門仍然敲打着，但她的臂膀却被人從後邊抓住，她回頭見正是王士華。

「你……怎麼進來的？」她又累又氣的問。

「你沒關窗子。」他靜靜的說。

「那麼誰還在外面打門？」

「弟弟對我！」

「這麼一點事還有戰略啊！」這時打門聲停了，果然聽見走開的是弟弟的脚步聲。

「因為你太容易變化了，聰！到底什麼事叫你這麼拒絕我？人總不會沒有過錯的。從先

怪我，現在你只要肯原諒我，我一定發誓為你改我的脾氣，你能不走嗎？我從來沒求過人，

現在我再次求你不要走。」

「已經……說好了，我一定陪你坐到十二點！別的不要再提。」她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出，但是並沒失掉內在的剛強，她想從他的手掌裡掙脫，不過他已經擁住她，鐵桶似的抱

住她的上半身。

「聽！你叫我還說什麼？你不肯叫我好好活下去。」他的眼睛裡滾出大顆的淚珠，火熱的唇和着淚焚燒似的狂吻着她的臉，「你只要電影或小說上溫柔的甜言蜜語，你很早就要我說『我愛你』但是我不會，我不能，我給你的只是真摯的忠誠，你別把這一片赤誠拒絕在門外，你所追求的是夢，你拒絕了真摯的忠誠，我現在真痛苦，我恨你，我恨你走開，你帶走我的幸福，你……」

「放開我！我是人！我受不了你這對待大象都有富裕的蠻力！你放開我！我知道你是一個真正的君子，你也說你尊崇別人的自由，我給你的信已經聲明了和你脫離……你不能這樣我走了你可以找別人完成你的幸福……你放開我。」她雖然已經陶醉在他的狂愛裡；但是這樣的行爲已經不應當再發生在她倆之間了，同時他的力量過猛，她爲了躲避而扭折得腰腹全奇痛起來。

「我恨你！」又一陣狂吻，然後把她推在那張頂門的椅子上。

「哎呀！」她慘叫一聲，額際有豆般的汗珠湧出來，臉色由白而青，張着嘴，喘息着，後一尾釋了水的魚。

「你怎麼啦？」他聽她的叫聲不平常，又見了她青白的臉色才發覺她病得很重，手裏拿着的大髻問。

「沒什麼，腰痛……」她閉了一下眼睛，頭髮蓬鬆着，樣子很慘。

「我又作了一件什麼事啊！」他徘徊着，抓着自己的頭髮。

「還有十分鐘……就十二點了」她有氣無力的說。

「你好一點了嗎？」

「好啦！方才只是一陣。」她掩飾着自己的痛楚說。

「只要你好了，我馬上就走，你不要怪我，我實在太……有話說不出口，又不願意你走，才發了瘋，你現在到床上去休息一會兒吧！我馬上走，省得你看着我生氣。」

「不，再等十分鐘！」她反過臉來說。

「你明天能走嗎？」他擔心怕她病了。

「怎麼不能走？笑話。無原無故的為什麼不能走？」她唯恐再有什麼阻力，明天走不了，所以裝出笑容來，咬牙說沒有什麼，其實她的腹內絞痛，而腰部像跌折了一樣的痛，在痛疼中她感到一些異樣，這種痛楚是從先所沒經驗過的，鐘聲無情的敲了十二響。她辛酸的望着

面前一度作過自己丈夫的人。

「好，我走了，明天……碼頭上見？還是到這屋來？我現在完全聽你的。」他已經走近窗台。

「好！再見了，你明天早晨再來吧！弟弟也住在你的屋裡吧！我要一個人靜一會兒……再見。」她伸出手來。

「唉！——他不敢緊握，怕再引起他什麼毛病，捧著她的手顫顫的不放下。」

「再見！希望你幸福！我不是一個賢良婦人！你能原諒我！我是一個向外發展的女人，在咱們的社会裡是沒有這種女人的幸福的，你再……選擇妻子的時候要小心，你如果能遇見一個賢妻，一定會有大成就的……」

「不要說了。」他放下她的手，頭也不回的從窗口跳出去，然後又回過頭來說：「如果難過請按鈴，找我們，我給你請大夫去。」

「不，我又沒病，請大夫幹嗎？」她仍坐在椅子上。

聽他的腳步走遠了，她才緩緩站起，可過幾秒鐘，她才發現方才的確是受了重創，在浴室裡她看見小產了不成形的胎兒，她的全身毛孔都有涼氣冒出，懼怕，痛惜，惡心……她

不知怎樣處理這個遺囑。

等她收拾好了她的身體和衣服，把那個受殘害的生命萌芽放在一個破裂的香粉盒裡，蓋好了，支持着搖搖欲倒的身體走出旅舍，到沙灘上，用一把菜刀深深掘了一個穴，把鐵盒子埋葬了，雖然不久就會被海水沖跑了，但日前，在小母親的心裡也很安靜，在月光下，她小心翼翼地吧鐵盒捧在沙穴裡，戒子碰它一下發出微小的聲音就算喪鐘吧，海浪呼哨着生之哀歌，算葬曲。

「我愛海，你也愛海……」她喃喃着，佇立了一會兒，直到不能支持的時候才回去，纖長的身影拖過小小的沙墓。

「我不會受傷吧？記得媽向張嫂說，小產以後靜養幾個月就好了，我到了法國先休息半年再上學。」她自己想一陣，怕一陣，始終睡不好，腹雖不痛，屢還酸痛，她恨自己太粗心，事前一點也不理會，早知這樣，何必出來這麼急？不過，也好，倒可以少一個累贅，明天一定走，在輪船上休息是一樣的。

近黎明時候她才朦朧入睡，夢到一個很好玩的小孩子，張着只有四個小牙的嘴叫媽媽，她去抱他，又沒有了，她醒後半天才睜開眼睛，原來眼睛有一點腫，大約是夜裡到海邊上去

叫海風吹的。

早晨八點多鐘，弟弟和芝士華都過來了，見她的眼睛和臉都有一點腫，都胆子起來。

「我看停幾天再走，好在船票一星期之內隨便那天走都可以，先到上海是一樣。」弟弟說。

「我看也是這樣好。」士華很少這麼隨從過人。

「不，不要再耽誤了，」她依然堅決的說。

後來芝士華對弟弟耳語了幾句，他們就不再說什麼。

在人聲噪雜中她上到將起錨的神鵬號，一陣催送客的人下船的鈴聲響了，她的心悸動着，望着弟弟從船上走到碼頭上去，人群裡找不到芝士華，許多送別的人向輪船揮着手帕，汽笛吼叫着，船身動了，再向人群望去，只見弟弟揮動着白盔，悵惘的伸着頭向她張望，她覺得和弟弟越來越遠了，她必須離開這塊故土，並且在臨行前到底沒見到芝士華。她痛苦的把臉藏在右手裏，左手向弟弟告別，甲板上有開情的乘客哼着夏威夷的別離歌。輪船的發動機放肆而有節奏的響着，她要走了。

天海一色的秋日啊！擺在她面前的一片茫茫的廣闊，她回過頭去，見來處的海岸只是一道線，在這條線上拋下她所懷念的一切，她的父母，弟妹，故園的一切事物……還有他，王

士華，是的，他在她的心裏佔了很大地位，連自己的影子都完全模糊了。

她不忍離開甲板，她始終坐在一張大帆布躺椅上，望着遠遠故土的一線。

天漸晚了，西方一片晚霞照在海上，比前日在火車上見到的那一角海更美，更偉大，全海上閃着荷花瓣似的紅色光波，人間被點染得異常華麗，她沉醉着，暫時忘記留戀着的一切，海風吹來，覺得豁然如出籠的鳥雀，翱翔在海闊天空的宇宙間而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暢。

「這正象徵着自由的可愛，」她想。

晚霞的美是短暫的，漸漸暗淡了，由紅而紫，由紫而灰黑，散開來，是無邊的暮色。風吹得太強了，她有一些不能久停的樣子，而且灰暗的暮色使她不愉快。

「這是別離的顏色，」她喃喃着，想從躺椅上坐起來；但是眼前一片黑，又坐下去，坐歪了，跌在甲板上。

「聽！你的確病了。」原來王士華跟她來到船上。

「你？」她哀怨的，依着他的手臂，鎖定着昏暈跌倒的軀體。

「我不放心才跟你來，我見你病了。」他扶她半臥在躺椅裡，他蹲踞着身子，小心翼翼地守着她。

「我沒有病……我就是有一點累。」她仍然強嘴。

「你沒有病，你休息休息就好了。」他突然柔順的說。

「你並沒有護照啊！」

「不要緊，你好了我就回北京，不出國不要護照的……」

「啊！你回北京？好！你不會總跟着我嗎？」她神志不清的問，不知是願意他回北京呢，還是愛他護送。

「我不總跟着你，你放心……我決不妨害你的自由。」

「啊！現在是早上是晚上？」她張開眼睛望着灰突突的一片。

「晚上！」

「天黑了！該吃晚飯了，是吧？」她的聲音越來越小。

「聽！不要說話！你太累了。」

「……」她果然不再說話，閉上眼睛。

他不敢再動，不敢多說話，不改姿式的守着她，他也想到許多不幸的事。他想她萬一不幸死了，自己就隨了她去，他深嘗到離開她以後的痛苦滋味，還不如死了痛快。

「士華！」她又張開眼睛。

「啊！」他趕緊湊近她答應著。

「你回去，從青島過……對着海濱旅舍的窗子……那塊沙灘上，靠近那座小亭子，你留心，擱……有一個小磁盒。」

「那是什麼呢？」他像聽故事一樣的問。

「你拿到北京去，把他埋葬好……我想海水不會沖走他的……他是……昨天晚上我小確了。」

「你爲什麼不早說？」他跳起來，焦灼地搓着大手掌。

「本來不想告訴你，可是不放心，沙灘上的土太鬆……才說出來。」

「是我叫你受傷了，我太自私了，我不瞭解你，你太偉大！聰！我可怎麼好？我是個魯男子！你好好保養吧！萬一不幸，我死了也不能安……我一定照你的話作去。」他的聲音十分沉重的說。

「不要難過，我們都還年輕，如果有緣……有那麼一天我們彼此看看對方努力的成績也是可喜悅的……。」她安慰着他。

當船停泊在上海的時候，田聰的精神漸漸復原了，王士華雖然怕着別離的一幕；但總不是絕望的，他也恢復了原有的奕奕英姿。

他從上海的藥房裡買了幾樣滋養藥品，又買了許多應用物件送她，她樣樣收下，雖然沒說謝他的話；但時時對他微笑着，他也得到莫大的安慰。而且認清了幸福的真諦。

別離終於很快的來了，他只得如約不再送她。

上海的碼頭總比別處來得神氣些，把黯淡的別離也裝飾的十分美麗，賣花紙條的女孩子沿着將啓程的船奔跑着，成打的鈔票握在她小小的手掌裡。

船身又移動了，無線電擴大音機發送着各國的名曲，漸漸地，牽在兩人手裡綏長的紙條拉斷了，別開了，耳鼓被人聲，汽笛聲，音樂聲震得發聾。

她沒有聲音，沒有眼淚，只痴心地看着她唯一的送行人，他的頭不時的轉開，好像不忍心多看她臨去目光，他的帽子握在左手裡，只招着空空的右手，她勉強向他笑着，揮着白色的手帕，遠遠地從他的視線裡退去。

舉着右手的人已經看不清了，上海碼頭也不能雨樣的成了一道黑線，又是一個黃昏。

直到月亮升起時，他還希望着從角落裡跳出她所思念的人來；但這回却不可能了，他不

會再來陪伴她，現在她才真是孤伶伶的一個人了，任天宇和海面變化他們的景色吧！這一切都不足以引起她的注意，因為她又記起自己的前途，「不努力不能活」是她的信條。

在極度寂寞的氣氛裡，她打開他臨別交給她的信：

「聰：

我現在很清確，不但瞭解你，而且對自己的未來也有了一個澈底的計劃，好，讓我重複地說一句你的話吧！『有那一天麼我們看看彼此努力的成績。』我並不是一個頹廢的人哪！我要叫你因我的成績而快樂。

到青島我一定去找那一度叫你受苦難，並且受了我殘害的小遺跡，放心吧！

別了！聰！只求你不要忘了在故國永有一個性格雖魯猛，而心地真純的人等你歸來，聰！唉！我的心亂了，好像還有話對你說，只是一時想不起來怎樣說法，反正你明白我，聰！你就這樣毫不留戀的走了嗎？嘔！我求

神祝福你

士華

「是的，你還有沒說出口的話，你始終沒說一句：『我愛你』」她在晚上的海風裡獨語着向西北遙望去，並且輕輕吐了一聲喟嘆，沒人聽得到的小聲息。

偶爾有浪花的碎星灑在她的臉和手臂上，她感到涼爽，覺得靈魂都甦醒了，天上許多大塊大條的烏雲，加上輪船噴出的黑煙，成了一層神祕的世界，月光也失色了，深夜裏沒有夏夜迷人，再看到這烏黑的一切更會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但是她此時正沉醉在機輪的推動聲中，有節奏而雄偉的進行曲，大聲響着：「前進，前進！」這樣的夜過去該有怎樣一個不月的黎明啊！她對着這煙雲混亂的天海微笑了。她再也知道什麼是恐怖！

沒有光的星

左 蒂

一九四三年的初夏，我和達戈搬到幽靜的野外，那正是我們結婚不久的時候。那碧綠的曠野，好像是我的母親，它對於我的被窒息了很久的呼吸，給予許多輕鬆和安適，我的心歡喜得幾乎跳出來。

在我家的窗前，是一條曲折的煤屑路，隔着路是一座雕琢得十分精美的攝影場，有這樣壯嚴的建築物點綴在這一片曠野上，我底家和我隣人底家，便顯得鴿籠般的矮小和擁擠。

居住在這裡的人們，多半是演員，導演以及錄音和攝影的技師，無論何時都可以看到裝束奇異的少年少女們成群結隊穿過我的窗前，因為這裡是他們從宿舍到攝影場必經的道路。

當攝影場裡沒有工作的時候，那些少年們便完全沉迷於官能的娛樂，醉酒和瘋狂的賭博在這些藝人裡，賭風一向是很熾的，甚至有人將每月的薪金輸淨，將所買的飯票輸光也是常有的事。那些少女們常常扯成一串穿着扮裝衣裳，像仙女般的唱着感人的歌，發着尖銳的笑聲拗着腰技在許多人的面前擺過。

我是很少和他們接近的，她們對我也很生疏，時常以一種淡漠的眼光投向我，使我感到孤獨和窘迫。

一天，我的隣人都在燒晚飯的時候，我已坐在對面吃力的點着炭爐，費掉很多時間，爐火始終沒有被我燃着，炭煙刺激着我的眼睛，我的眼淚幾乎就要流出來了。

「這些事一定很做不來吧！」突然一個極溫和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來。那位住在隔壁的女人微笑着站在我的身旁，望着我，彷彿已經很久了。

「沒弄好就總弄不好。」我笑着回答她，心裡却爲着自己的拙笨，感到了莫大的羞慚。

我注視着火爐，那從爐底爆炸出來的稀疏的星火，是很容易熄滅了的。恰巧隔壁的女人走過來，用一把蒲扇替我搗火，炭很快的燃起來了，聽着炭火的爆炸的聲音，我很感激的望着她笑了。

她的名字叫羅荔，我是早已知道了的，身材很長，而且健美，兩隻黑亮的眸子，鑲在橢圓型的面孔上，靜穆中潛隱着一種剛毅，頭髮剪得很短，態度很大方，並不同於那些少女們的輕狂和放蕩，假使只從她的表面上看去，說她是一個演員，是誰也不會相信的。

晚上，達戈回來，我很興奮的告訴他，我怎樣和羅荔結識的事，而且她的柔靜可愛也被我過份的形容着。

「你不要常去接近她，聽說她是一個很壞的女人！」

意外的，達戈這樣告訴我。

「不會吧！對於一個嚴肅的女人，隨便捏造一些毀語，在這個地方，不是很平常的事嗎？」

「？」

● 不知爲什麼，我却偏袒的替她辯護，我想像她那樣質樸的女人，那種不體面的事是不會有的。

那以後，我便默默的注意起她的生活。

她是和一個長得很秀麗的女孩住在一起的，那女孩的乳名叫亞玲，有着兩隻明亮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宛如兩隻小鴿子在轉動，無論誰對她都很喜愛的。

她會對旁人說，那孩子是她從育嬰堂領出來的，一個沒有家的孩子。

清晨她到攝影場去拍戲，順路便將亞玲送至附近的幼稚園去，整個上午，她的家是安靜的，晚間她回來便忙着洗衣燒飯，每當黃昏的時候，便可以聽到一些清幽的樂曲，從她的窗裡流出來。

她的屋子很少有人走進去，尤其男人更不能輕易涉足一步，她有如一一個修道的聖女，她底嚴肅而含蓄的情感，對一切都極冷淡。

一天，正是上班的時候，這裡冷靜得彷彿一塊無人的墓地，寂然中，隔壁的音樂聲，突然響起來了。

我為那一隻歌曲，竟停在窗前很久，她一個人靜靜的彈着琴，她底身前，放着五線譜的金屬的支架。

她看見我便向我招呼，從屋裡跑出來。

「你也喜歡這個嗎？」她快樂的問我。

「喜歡是喜歡，可是並不懂。」

她拉着我到她的家裡，將我讓在一隻矮椅上，並沒有像對待一個客人般的對待我，很誠

我笑着。

「來！我給你唱幾隻好聽的歌。」

她打開了那隻樣式很舊舊的留聲機，從木屑裡挑選了幾張她最喜愛的唱片。

她唱了一隻蘇維志之歌。

「我很愛這隻歌，你喜歡聽這歌裡的故事麼？」

我點了點頭。

「有一個性格強烈的男人，同他的戀人結婚不久，漸次的發掘了他底戀人的弱點，而開始感到生活的倦怠，於是他便毅然的出走了，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同時他又結識了許多個女人，所有的女人，沒有一個會使他感覺到滿足，最後他又幻想起他底第一個戀人，於是她很悲傷而堅決的一定要再尋到她，當他走了很艱辛的旅程，他底第一個戀人，終於被他找到了。而且正在貧困中熱烈的期待着他於是他過份歡悅的約求他底夫人唱一支他們以前曾經合唱過的歌，當那隻歌兒唱完，他却不幸的爲了強烈的刺激和旅道上過度的疲勞和艱辛而死了。」

她很感傷的講着，好像她便是那隻歌裡的主人似的。

她又唱了我的太陽，瑪沙睡在冷窟中，多腦河之波，尼爾，並給我講了那歌中的故事。

「很羨慕你，怎麼會了這麼許多的名歌曲呢！」我說。

「一個學習音樂的朋友，教給我的，那朋友已經離我而去了。」她的面孔上表現出一種懷戀的憂悵。

「此刻在什麼地方呢？」

我望著她的暗淡的目光追問着：

「在什麼地方連我也不知道，也許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也許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
這樣渺茫的回答我，沉沉的好像在想着一種心事。

我觸痛了她的創傷，感到過度的不安起來。

從她的屋子走出來，對面一個女演員房裡響着男人和女人的喧笑聲和麻將牌的擊撞聲，那屋裡的女主人是一個叫做蕭燕的矮小女人，在門前和一個穿着紅色衣衫的極漂亮的女人講着話，蕭燕是很風騷的，常常背着母親拿自己的錢供給別的男人使用，她有一個極漂亮的綽號叫做「無心的花」，那個同她講話的女人，我最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姚虹，她是一位導演的如夫人，一個最嫉妒的女人，她的衣服每天總要更換幾次的，臉也塗得濃艷，對人說話時總是咧着嘴角……因之我一向沒有同她說話過。

「你聽見沒有？又更說了一陣。」蕭燕這樣說。

「誰喜歡聽呢？除非閒得無聊的人……」那叫做姚虹的女人這樣說着，望了我一眼，將身子扭轉過去了。

我受辱的走回自己的家。

晚上，我同達戈乘電車從城裡回來，時間已經是子夜了，街燈在遠處閃爍着，除掉電車的轟隆音之外，什麼也聽不見，蕭的達戈給一隻手板過去了，原來是許明——一個風流倜儻的青年，他們是同鄉，而且有一些街坊的關係。

他過演員生活，已經有三年了，對一切人都很熟稔似的，邊同我們說着話，邊用嘴指着對面坐着的乘客，那正是我們的隣人蕭燕和一個黑胖的男人，很親暱的樣子，彷彿在講着一些秘密的話。

夜風從車窗吹進來，十分涼爽，達戈低垂着頭，大約是在那車箱的顛覆中，有些疲困了。我一直沒有驚動他，一個人默默的凝望着蕭燕和她低朋友。

車到街口，那黑胖的男人和她握手，說：

「我換一路回去，明天見。」

他從車上走下去，又依戀的往車上尋視一下，才遲緩的向黑暗中消失了。

一天，我底女隣人蘿荔的家裡突然來了一位客人，就在那天中午，他很匆促的領着那個瀕的孩子同那個男人一塊走了。

臨走時，她簡單的對我說。

「我的母親死了！」

看着他的悲傷的面孔，我再沒有向他問什麼！

對面住着的善妒的太太，急忙的跑出來，望着她的背影很輕蔑的說：

「奇怪的女人，又去住旅館吧！」

倚着樹的椽樑，用很大的聲音嚷着，然後做出一種歪苦和笑臉，表現出譏笑的神氣。

過了幾天，突然接到一封喜箋，全住宅却在風傳蕭蕭就要結婚了。

「同誰呢？」

筵戈回來的時候，我問他。

「是一個有錢的商人。」他說。

我想一定是那個黑胖的男人無疑了，我吃過晚飯，在窗前散步的時候，蕭蕭正在忙亂着

場上的一些少女們，也正準備着她們的服裝和髮飾，彷彿誰都不甘心使這個圓奇爭競的機會失掉了似的。

禮拜日的上午，所有的人們都參加婚禮去了，住宅裡很肅靜，我便在那肅靜中睡去了。驀的遠戈的叩門聲，驚醒了我，他一走進來便向我講着：

「薇燕的婚期延期了。」

「爲什麼呢？」我朦朧中奇怪的問着。

「無期延期，他們正與奮着，那個商人之妻，從家鄉趕來了，已向法院提起訴訟，在結婚前四十分鐘，被法警捉住了，結果客人都不歡而散。

「這些慣於做戲的人呵！」我嘆息着。

在一個太陽還沒有完全升起來的清晨，我起得很早，突然發現蘿荔的門在開放着，我很驚異，當我走進去看時，原來她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回來了。

「怎麼這樣悄悄的回來了！」我這樣問着。

「我的母親並沒有死，不過生活得非常悲慘，她已經瞎了一隻眼睛，那許是哭壞了的身

體也變得衰弱不堪了。」

她從皮包裏拿出一件東西給我看，是一張古銅色的照片，對我說：

「這倒便是我的母親。」

我望着那梳着雙髻，穿黑袖衣衫長裙的年青女人的面影，我想着：

「這樣一個母親是很幸福的。」

「只是我很小便離開她！」她很感傷的告訴我。

「那年我才只有五歲，妹妹生下來十八天，我的母親便被殘忍的父親逐出去，那時我還什麼都不懂，我以為我的母親真的像他們所說的死去了，我長大了一些，由姑媽的家裏，我才聽到了那極悲慘的事。」

那時我的父親是傳統觀念最深的老人，已有了三位妻妾，母親是一個鄉下人，結婚之後連生了我同妹及兩個女兒，便激憤了姨娘和父親，於是，母親忍痛離開他的女兒，托着孱弱的身體，被驅逐出去。

自從知道了那件事，我底小小的靈魂裏，便種下了一棵很深很深的種子，在沒有事的時侯，我常常冥想着我母親的容貌，有人說我的兩隻圓眼睛很像我的母親，我便常常對着鏡子

黑著，呆呆的幻想着母親的溫存的面龐，我當追索的問着祖母，媽媽在那裡，她便很傷感的不再說話，我追得急迫，她便說：一定是投江自殺了，她經了那樣重大的打擊，恐怕不會活在這個世界上的。聽了姑母的話，我越發的痛恨起父親來，對於我的背德的父親的仇恨，是永遠也沒有終止的。

「你的父親是怎樣一個人物呢？」我很想知道她的父親。

「是一個高官，一個沒有情感的動物。」她咒罵的說：

「有一年，父親的誕日，我拿出他的一件古器，和表妹當做玩具遊戲，在後庭的石階上，表妹將那件古器摔碎了，恰巧被破院的傭人看見，那天晚上我便受了一次嚴重的責罰，讓我睡在地板上第二天放學，我便一直沒有回家，背着書袋，孤獨的坐在江堤上，看着那激蕩的江湖，洶湧的氾濫的江湖，我就想到我的母親一定被那江湖吞沒了。那時我雖然很小，但是已經懂得了生命的悲哀，看著那剝奪的小船擱岸，太陽落山，打漁的人漸漸的歸去了，我才漫漫的走回我的家，走回家去，晚飯是沒有喫到的，我底家族已竟把我看成家族以外的人了。」我靜靜的聽着，她的話恍然停住了。

總戈從她的窗前經過，她向我說：

「你該回去了。」

我底心裡非常依戀着那將沒有完結的故事。可是脚步又不能不移動到我自己底屋裡去。晚上，達戈寫着小說的時候，那些被白日的興奮和煩悶所疲倦的青年和少女們，在我家窗前吵成一片。

達戈把紙摔掉了，一個人去俱樂部喝茶，那個喜歡着紅色衣衫的導演太太，站在許多人中間講着：

「真可笑，結婚也會延期！」

另外的人們，便附合的哄笑着。

蘿茲仿佛也奈不住那屋裡的孤悶，走出來，那個小女孩也到她的小伙伴中玩耍去了，於是她同她沿着茅草路，向附近的南湖走去，在湖邊，我意外的遇到了許明和最近紅得發紫的女演員陶蕊在一起走着，我覺得很奇怪因為達戈向我說過，許明已經結了婚而且他的太太是一位很漂亮的女人。

夏季傍晚的微風是溫柔的，活潑的小星倒影在湖面，我們坐在橋頭の木凳上，聽着遠處村裡傳來的犬吠聲，樹蔭濃密處，有夜鶯在叫，下邊橋底發出尖端的哇鳴。

望著下面澄青的湖水對我說：

「我從生下來，就住在江邊，我是喝着江水長大的。」

「你是幸福的，你有那樣美好的家鄉。」

「咳！美好的家鄉，已經把我拋棄了，每想起它，就仿佛毒是惡魔毒啄的創傷，我本不幸了！」

「你可以講給我聽嗎？」

「不，不能！我沒有勇氣提起它。」

「她堅絕的垂着頭。」

「我一看到你的憂鬱的神色，就想到你一定有什麼不願告人的隱衷，你很少開口，而且不該心事擺在臉上，可是我很早就知道你不是快樂的。」

「你不要難爲我！」她幾乎要哭了。

「那麼」我不再說什麼，用兩手支撐兩着額頭，眼睛失望的凝視湖面，湖面織成一層迷濛的網，遠處的樹林也深遠得使人可怕。

巖藓知道我是不高興了，她向我注視了好久，然後很堅決的說：

「我可以講給你的，我的小朋友，你不會憎惡我麼？」

爲着聽一個人心底的故事，我很自私的喜悅着。

夜色漸濃，夜鶯的鳴叫也淒涼得好聽。

她有些感傷的玩弄着手帕。

「我十五歲那年，剛入中學，一切將要展開希望的時候，不幸，家中接到一封男學生寄給我的信，那封信我並沒有看着，裡面寫些什麼，我也並不知道，不過家裡却像翻江一樣，上下人對我都改變了神色，父親把我叫至他的書房啣着一隻雪茄煙，坐在我的對面，說我敗壞家風，說我叛逆，嚴厲的逼我死去。——」

「你想我會那樣輕易的犧牲了性命嗎？我是不會那樣傻的。」

我俯併肩坐着，夜風侵襲着我們，在月光底下，那景色幽靜極了。她喘息了一下，繼續說着。

「在一個風雨淋漓的晚上，我相同我的母親走上同一遭路，只穿一身制服，別的什麼都沒有攜帶，那時我忘記了流淚，一種由最大的不平而堅決了的情感推動着我，使我，除了走之外，別無思念，顧着馬路邊沿，用兩手捂着我的頭髮，衣服完全給雨淋濕了，天黑得那樣

快，行人又少，我真害怕極了。——」

她用手摀着胸脯，彷彿那情景又漂上了心頭。

「到那裡去呢？我立在十字口上癡想，可以同情我的親族，簡直一個都沒有，我無奈走到一個新結識的同學家裡，在那裡過了一夜，可是我並沒有把出走的事告訴她，在她許多家族面前，我還沒有暴露我的家庭醜惡的勇氣。——」

「第二天清早，天剛亮，在街上我被一個遠族的叔父碰見了，他似乎已經知道我逃走的事，他恫嚇我說：

「跟我去吧！一個女孩子走遠了是不成的。我可以慢慢和你父親求情，他會饒恕你的。」

「——我信他的話，住在他的家裡，他待我果然很好，我知道他是喜歡賭博的人，但是他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窮困了，從屋裡的設飾以及他所着用的服裝上，都可以看出他是偶然的得到了財富，我在那兒呆了半月，向他約求上學的事，他很從容的答應了我，第四天的早上，我便被他送到一個教會私立中學，我在那裏住校，當我第一次離開家，一個人在陌生的人羣裡過生活，我說不出是怎樣興奮。」

「噫：天色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我正聚精會神的聽着，意外的他却中斷了。

「以後又怎樣了呢？」

「以後嗎？以後的事清還多着，我是講不完的。」

於是，我再沒有勉強她，蹬上原來的草路，蟲聲響遍了原野，我們在星光底下，走回住宅，在庭前聚集着的人們，都已經散去了。

子夜，達戈寫着小說，我在一旁伴着他，書拿在手裡，一個字也讀不下去，那沒有完結的故事，又在我的心中起伏着，我想着蘿荔的母親——那個憐的女人，就彷彿我常常看到和聽到的不幸的女人一樣，我想，女人的悲劇也是不會演完了的。

隔了幾日，總不見蘿荔出來，一次她向我說，公司準備開催一次音樂大會，她是伴演歌劇角色，每天公餘必須留在那演習幾次的。

於是我想聽着她的故事，因之也失掉了機會。

一個外邊落着細雨的早上，許明來了，那時我們正在開着早飯，他便興高采烈的向達戈

說：

「我秘密的告訴你一件事情，我同陶蕊戀愛了。」

「真的，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

「我特意來報告你，旁人是不知道的。」

「不過，你要知道你是有了太太的人。」

「這個——陶蕊都知道。」

「我總覺得，結了婚，再戀愛，不是件正常的行爲。」

「那你太固執了一點，假如太太比做吃飯，戀愛就好像吸煙，這兩樣在生活上，是都不可缺少的。」他戲謔的發表着自己的戀愛哲學。

許明把他和陶蕊的戀愛講完，很明星的派頭，從口袋裡掏出兩張音樂會入場券，揚一揚手，便走去了。

我用手擺弄着入場券，想到有蘿荔的歌劇場面，就決心想去看看，藉以領略一下她的音樂天才。

某一天的下午，我跟隨演員的家族們，一塊到攝影場附近的大禮堂去。

蘿荔扮演一個豪華的公主出現了，她穿着一身黑緞的夜會服，頭上戴着黑紗站在月光底

下，發出誘人的光亮，尤其同她的情人做別的一幕，她的歌聲是那樣淒涼而哀婉，表情也十分真切動人，坐在下邊的觀眾，便靜肅得連一點聲音都沒有，平日對她嫉妬着的人們，彷彿都轉變了似的對她的歌聲幻着一種羨慕的情緒。

那以後，我便知道他所演的悲劇是很成功的。可是我所看到的她所演的戲，差不多都是扮演着喜劇的角色，給人一種呆板硬澀的感覺，據她自己說那不適合個性的演出，完全是導演的錯誤。

秋意悄悄的來到人間，在這郊野已經失掉了夏日的濃郁和芬芳，到處呈現着枯萎和殘敗的景象，樹葉飄落了，秋蟬伏在草底哀鳴，一切彷彿都在走向垂死的境域而無救了似的。

我靜靜的躺在床上，隔着玻璃，遙望那高闊的天空，和寂寞的白雲，牆的有一個影子從窗前影過，我坐起來，看着那人的背影，我知道是來找蘿荔的男人，他穿着一身有綉的西服，鬆散着領扣，帶一頂鴨嘴帽，潤着步向她屋裡走去。

經過很長時間。

「你想騙我嗎？」

牆的一個鐘表的聲音響起來，那時遠戈已經帶來一位喜歡美術的朋友，我們正在鑑賞着

幾盞油燈和炭盆，那是他的幾張準備參加國展的作品，特地拿來給我們看的，被這突然聲音的擊震，我們都默默地現出顫然的神色。

靜肅片刻，可以聽到蘿荔的低細的話語：

「我那裡有錢給你，」

「要知道，我並不是無故向你索錢，我是向你討債。」

「不管怎樣說，錢是沒有的。」

「那麼孩子跟我去。」

說着他用着野蠻而低級的手段，把孩子從屋裡托出來。

「孩子掙扎不過，被嚇得嚎叫起來。」

「你放開她。」蘿荔慌愕的嘶叫着，女孩才從那奇怪的男人手中掙脫了，像個小鹿跑到

土岡上，擔心的望着那個男人。

「嘿！嘿！」

那男人現出冷笑的面孔。

「下禮拜日，我再來！」

那男人走去了，蘿蕩宛如遭受了魔杖的捶打，大聲哭叫着，我過去勸她，她就伏在我的身上嘔嘔的說：

「他就是我的叔父，像一塊黏痰粘住我！錢輸光想盡了方法向我要，沒有錢就要賣我的孩子。——」

「他是不會再來了，」我安慰的說。

「再來的時候可以把他送到警察所去。」

她的哭泣才停止了。

對面住着的蕭燕已經有好多天不見了，如今又在我的窗前出現。

她的面孔清瘦了些，已不像先前那樣喜歡談笑和打鬧，身材微微發胖腹部突起，動轉似乎很不自在似的。

一個常常見面並不相識的電氣工的女人走來告訴我。

「沒看見嗎？有身孕啦！」說着表示出一種羞恥的微笑。

禮拜六夜裡，達戈爲整日的工作所疲倦，很早便睡下了，我坐在寫字桌的前面，正在給他抄寫一份原稿，突然從隔壁發出一聲尖銳的叫聲，我想我的女隣人一定又有什麼不幸的事

情發生了，於是在那漆黑的夜晚，我畏懼的去敲他的門，門緊閉着，我又走到她的窗口，從窗口發着甜睡的嗚聲，我才放心走回來。

次早，她約我到城裡去，我順便問起他昨夜的事，她愕然的，想了半晌才大笑起來。

「嘔！我叫出了聲音嗎？我自己一點都不知道。」

「那是我做了一個惡夢，夢着亞鈴被那個惡人抱走了，我拼命在後邊追趕，那個人跑得很快，我一急兩腿一酸便摔倒在地上，也許就在那時我叫出了聲音，醒來，我急忙去看亞鈴，亞鈴正睡在我的身邊，那時的喜悅簡直使我形容不出，我今天的精神特別好，想到城裡給亞鈴買件洋服去。我從來沒有這般高興過。你可以和我一塊進城去嗎？」我答應了她。

星期日的電車，特別的擁擠，我們是順着撫松路的鐵軌向城裡走的。

在一家土耳其人的舖子裡，他買了一件帶有紅領結的小衣服，另外還買了一隻美麗的別針，在歸來的路上，他把那美麗的別針，別在我的領扣上。

「我想要離開這裡了，」她無精打彩的說。

「爲什麼呢？」我很驚異她的話。

「爲了玲，在這塊地方住下去是不合適的。」

「那麼！你到那裡去！我幾乎說不出聲音。」

「現在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走是決定了的，我已經走慣了。」他說着奇怪的望着天上的白雲，白雲在幻變着。

「人生真是不可預測的呀！如果我小時候不從家裡跑出來，那死寂的生活還有什麼意思呢！」我很焦躁的說：「你既然要離開我，你可以把你的故事講完了！」

「是的，我在小鎮私立中學讀書的時候，就這樣想過我將流浪一生！那時候，我那遠族叔父常常去看我，有一次帶去兩位不相識的女人，叔父告訴我說是我的表姐，她們都很和藹可親，雖然我不大喜歡她們的裝束，然而她們說的話我却覺得非常好聽，有一次，她們約我到遠處去旅行，我便很慨然的答應了。」

「我去到叔父住著的一家旅館裡，叔父特地從商店裡買來一件很別緻的洋服給我，那位大姐又給我買了許多化粧品油以及說不出名的香粉，我高興的從樓梯跑下去，對着甬路的大鏡子，反復的看着我們新裝，就在那時，一個人用手按住了我的肩背，嚇得我一跳，當我張大眼睛望着他的時候，他做着手勢，怕怕的向我說：『樓上那個男人同你什麼關係？我很嬌傲的告訴你，我的叔父那兩位姑娘是我的表姐，我實在有些煩厭的不願答話，很想馬上轉身

跑到樓上去，却意外的被那人扯住了。他很害怕的告訴我，那兩個姑娘，是這鎮上有名的妓女，那老人是著名的賭棍，他們在一齊，商議要賣你的。那時我神經猛的一跳，馬上懂得了叔父的策謀，我想起他的養女被他出賣的事，我真有些呆了，「那怎麼辦呢？先生！」我乞求着店主。店主有些畏怯的說：「還是快跑吧！」我便慌張的跑出旅館，頭都沒敢回一次，那時正是下午，附屬地最繁華的時候，我宛如一隻遇難的老鼠，擠進那些繁衆的人群中，便躲在賣電氣的床子後面，畏縮的地抖顫着身子，經過很長的時間，天色模糊了，熱市的街燈一排排的亮起來，外國人的木履擦着地面的聲音，勻整的響出了音韻，那些嬌艷的女人的粉色，濃厚的刺激着我的鼻孔，賣洋點心的小販，破着嗓子叫着，那時的風景我簡直沒有心情去領略，三棵心瘋狂的敲打着胸壁，饑餓幾乎都被我忘記了。喧囂的聲音漸漸靜下去，行人稀少了，小販也一點的散去，我的情緒隨着緊張起來，那時，時間過得真慢，街上只能看到幾個行人，和泥醉在燈桿下面的酒鬼，我慌極了，便一直奔向車站，那時車站上擁擠着旅客，我便挾雜在他們之間，跳上了車箱。當我站在車口。還沒有撥進裡面的時候，給一位路警捉住了，他一把將我從車上扯下來，只問我幾句簡單的話，便將我送到一間黑屋子裡。我在那屋子裡睡了一個夜晚，第二天被一個路警送到站長室去，那站長是一個矮胖的老人，坐在辦

公桌上，很和氣的問着我的遭遇，我把經過實實在在的告訴給他，他很同情我，將我帶到他的家裡去，到那站長的家裡，我的心裡起初有着無限的畏懼，他有一個極和祥的老婦人和一個很聰明的小女兒，那老婦人對我很喜愛，我有如一隻迷路的船，遇見了燈塔似的，感到了歌喜，感到生命有了保障，於是在那種溫暖而安逸的環境中，我便很幸福的生活下去。第二年的春天，他的家裡突然來了一位客人，是剛從國外歸來的學生；那老站長的亡友的兒子——他的名子叫馮恕，便是我會對你說過的那個喜歡研究音樂的朋友——他也是一個沒有家的人。我起初見到他，總有一些羞怯的感覺，後來熟習了，便同他學習音樂，和幾種喜愛的樂器，那時音樂被我熱愛着，我幾乎完全忘却了，運命上所遭到的不幸。他常常講述給我，他所崇拜的，斐多芬，修貝爾特，曉邦諸樂聖對於音樂苦鬥的史績，我無端的對他敬愛起來。一年的時間滑過去，那時我們已經完全沉溺在愛情的泥沼裡。記得是一個仲夏的夜，我們坐在藤蘿底下，他彈着一隻曼特林，我在一旁唱歌，歌聲在晚風裡飄蕩着，我們沉醉的投在月的懷抱裡，他輕輕的撫着我的短髮，就覺得那風是柔和的，月亮也朝我們笑，——可惜那幸福是永遠不會在我的生命裡出現了。」

他睜着眼睛，低沉的話語，冗長的從他的口中流出來。

「不久，那老站長轉任到很遠的一個北方古老的城堡，我和馮恕便也離開那寂寞的小鎮，回到了我咒咀着的故鄉。」

「在故鄉裡，被那賭棍——我的遠族叔父知道了，他向我說，有一個女人想見我，並且爲想念我而瘋狂了，我問他同我什麼關係，他却沒有說。一次，果然他領一個陌生的女人來見我這女人我是連半點印象都沒有的，她穿着一腿色的衣衫，樣式是已經過時的了，看去雖然有一些狼狽，却並不瘋狂，她見了我，便呆視了好久，突然我看見從他的眼裡有兩棵沈重的淚滴落下來。我正想問他一些什麼，她却轉過身很快的走去了，當時我的心，似乎給一塊鉛餅堵塞住，心裡疑慮着，是誰呢？這樣一個奇怪的女人。後來，我塞了一些錢給那有意爲難我的賭棍，他才向我說，那女人就是我的母親。第二天，依着他告訴我的地方，我背着馮恕去訪我的母親她住的地方是一個骯髒的場所，空氣很壞，街道也特別污穢，在一個小巷的低矮的小屋裡，我找到了她。那屋裡給一種鴉片煙的香氣瀰漫着，氳氳得好似一層雲霧，她現出慌惑的神色從床上坐起來，身旁還有一些幽靈般的男人和女人擁擠在那裡，由於那些人的慵懶的態度，使我意識到那一定不是什麼體面的地方，當時我又覺得受了欺騙似的，流着淚從那屋裡跑出來，那時我好似受到了莫大的污辱，氣憤極了。當我轉過小巷的拐角處，被那賭棍

的叔父從後面追上了，我用極端憤怒的眼光看着他，一句話也沒說。我的叔父說：「我並不騙你！」他笑嘻嘻的從他的口袋裡掏出一張古老的照片——便是我曾經看過了的那一張，看到那女孩子正是我自己，那個女人無疑是我的母親。我痛苦的想了一路，我久所渴望着的母親在今天算是遇到了，可惜他是生活在那種無耻而卑劣的地獄裡，我悲哀極了。回到家來，馮恕還沒有回來，我自己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我想着我的母親的淪落，二十年來和生命博鬥的苦辛，淚從我的眼角流下來，無論怎樣也是抑止不住的。以後不知什麼感情在推動我，我連着去看她幾次，可是她始終沒有承認她是我的母親，後來我再去看她時，她已悄悄的搬走了，以後我便再沒有看到她——我的不幸的母親。不過那無耻的賭棍，却仍然常常的在我的生活裡出現，死爲了一種陰謀，像一隻惡魔般的纏着不放鬆我，他爲了我的父親沒有兒子，他想終久有那麼一天要承繼那一部分諾大的遺產。因此他對我幻着一種無邊的奢望，他的想欺騙和嫉恨的心思，也是永遠沒有熄滅的一天。是一個陰雨連綿的晚上，因爲一件微小的事和馮恕衝突起來，那時我的心情很煩燥，我一直沒有安慰他，他便偷偷的哭了一個整夜，第二天早晨，他什麼也沒有携帶的，同往常上班一樣從家裡走出去，晚上便沒有回來。起初我很奇怪，晚歸和外宿的事，他一向是沒有的，後來突然在他的褲袋裡，發現兩封無名

者寄給他的信，說我爲了我的下流的母親，常常到那種不體面的地方去，結識了卑下的朋友，甚至就將沾染上不良的嗜好，一些不着邊際的壞話，塗抹在我的身上。在第二信裡，奇異的附着一張我同那賭棍不大清楚的像片，看了這情景，我才明白了一切。那以後，一天，兩天，我時時的盼着他，他便始終沒有回來。漸漸地，我的生活困苦了，幾乎不能繼續下去，無奈中，突然接到他從很遠很遠地方寄來的一封信，收到那封信的時候，距發信的日子已有兩月的時間，他在信裡對我說：他已經由一個朋友的介紹加入了軍隊，生活很規律，他說他很寂寞，希望我也能去，我看過了信很慚悔，都是我害了他，跑到那樣遠的地方去過着與他性格不相合的生活。那時我的孩子就要生下來了，在一點辦法也想不到的時候，便一個人跑到救濟院去生下了亞鈴。當時，我想那孩子是不會活下來的，然而她却活得很結實，我便將他送進育嬰堂去，一個人爲生活所迫會進過打字學校，也做過幾天車掌，女工，女人所能做的事情，我都嘗試過。在去年夏天育嬰堂裡突然想起傳染病來，我便將亞鈴接回來，同我居住一起，我很慶幸在這時候竟考上了電影演員，這生活雖然像遊戲似的假哭假笑，裝瘋做傻，但裡面却有一種真實的情感，我想用我的豐富的感情，去表演我自己的悲劇。可是事實往往和理想不一樣的，我所演過的戲，和我的性格都不合適，我會哭，他們却硬要我笑，

所以笑出來就比哭還難看死了。這裡的人們，你不也看見過了麼，有如白色的蛆虫般的在我的眼前蠕動着，那麼多沉醉着的青年，每天活着同死一樣，可是他們自己一點都不知道。所以我想走，那怕是吃苦也好。我要嚐盡人生所有的災難，不也很有趣嗎！」她的話有如一隻受難的船舶，從記憶的苦海裡航行一週，終於又回到岸邊來了。

她疲倦的喘着氣。

「你瞧，我經過的不算少了吧！我還怕什麼呢！」這樣的說下去，她似乎很興奮。

當我們走回住宅，那裏正圍繞着許多人，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情似的，在門前，達戈正在那裡站着，我看到那矮小女人的母親，正坐在窻前罵不絕聲的哭泣。

「生了這麼個冤孽，真害得我好苦呀，這回什麼都完了，這老命也完了。」

我莫名其妙的癡立着，我疑心她是同誰吵了架，停了一會，我被達戈叫進屋裡去，他向我說：

「蕭燕失蹤了，並拐走了他母親所有的財產和首飾。」

這消息使我驚愕着，突然發生這樣的事情是誰也不會想到的。

外邊還正喧嘩嚷着，許明走進來了，垂頭喪氣的坐在椅子上。

達戈第一句便問他。

「怎麼又不高興了？」

好久他才嚙嚙而遲緩的說出來：

「女人的心真是難以捉摸，陶蕊臨走時對我說，她的祖母死了，完了事便可以回來，昨天一位朋友告訴我她已經結了婚和一個商人的兒子，我想他，是不能回來了。」接着苦笑，了眉峰微蹙着，現出一種極端憂悒的面色。

「早就同你說過，戀愛是一種熱病，有什麼呢，這回給你一次教訓。」

「我想陶蕊不是那樣輕浮的女人，竟也會發生這樣事。」說着像失掉了靈魂似的在地板上徘徊着。

達戈望着許明不太光彩的面孔獨自的笑着：

「你還年輕，而且又是結了婚的人，不要像一個活死人似的，讓女人弄得顛魂倒魄吧！」

「不過，我總想愛情會作人很大的助力，沒有它，生活就像失掉一種力量。」一邊說着，目光灰暗的注視着窗外。

「從今天起我要戒煙了，明天我要回家鄉小住幾天。」許明很憤然的說。

「很好，可以換換空氣——奇怪人——遇到失意的事，便很快會想家鄉。那麼我們一同回去吧。」

「好極了。」在他鬱結着的心鏡上，彷彿是得到了些許多慰安似的，走到書房邊，翻到了一本克爾沁旗草原，便拿着書踉蹌的走去了。

隔了一天，許明很早從獨身宿舍跑來，我們一同吃過早飯，他替我拿着提包，達戈在後邊走着，在羅荔的窗前，我向他打了一個再見的手式因為她已知道我要回家鄉去了。她似乎正在整理着傢俱，急忙的從屋裡跑出來，很親切的樣子朝我問：

「幾時回來呢？」

「頂多十天，我們再見吧，」……我向她揚手。她笑着面孔，直目送着我，到我走下土岡的地方，還可以看到她，在那裏揚着手帕。

我們從家鄉回來的那天晚上，我開着門窗的時候電氣工人的太太，污穢的從隔壁走出來。

「你的朋友羅荔已竟搬走了。」

「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的身子顫動了一下。

「誰知道呢？」她說着向廁所走去了。

我和達戈站在門外，痴望着烏暗的夜空，我想着，這一棵沒有光的星現在藏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輯後記

以來稿中的四篇小說輯成這一冊，編完以後才注意到執筆原都是女作家，「女作家作品選」便在這偶然之下編成。

雷妍和寒流兩氏，當已爲讀者所熟知。左蒂和谷窰却是以嶄新的姿態立在我们的文壇上了。對這樣新作家的出現，我們真是滿胸洋溢着歡喜。

沒有光的星，立即會放出燦爛的光芒的。

南方某誌稱「創作運義」在「默默的工作」，這是一句令我們感激的話，這就是因爲我

們確實在默默的工作。我們無言的沉默的工作。我們厭惡叫囂，厭惡濫發莫名其妙的議論。也許有人要說我們所厭惡的太多了，但這一點點的潔癖，這一點點的矜持，僅只爲了我們自己對文學的信仰，應該是被承認的吧。寂寞的感情，也許是文學的溫床。我們是因爲寂寞的原故而沉默的，我們並沒有值得令我們爲了文學而鬧的機會。在文學上，倘有真正的論敵，也是一種愉快。於是，我們自己的信念，也在這沉默之中完成。沉默，就是我們對於一知半解的論客的回答。因爲，「沉默是最高尚的輕蔑。」

在文學理論上我們所表示的沉默，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即是不間斷的突進。

編者 十二月三十日



白馬的騎者(短篇) 雷妍著

定價 二〇・〇〇
郵費 〇・五〇

秋初(短篇) 關永吉著

定價 二〇・〇〇
郵費 〇・五〇

豐年(短篇) 山丁著

定價 二〇・〇〇
郵費 〇・五〇

面紗 貝殼續篇(長篇) 袁犀著 卽刊

新民印書館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創作連叢第四輯

沒有光的星

定價六拾元

新定價八〇元

編輯者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者兼印刷者 祝 惺 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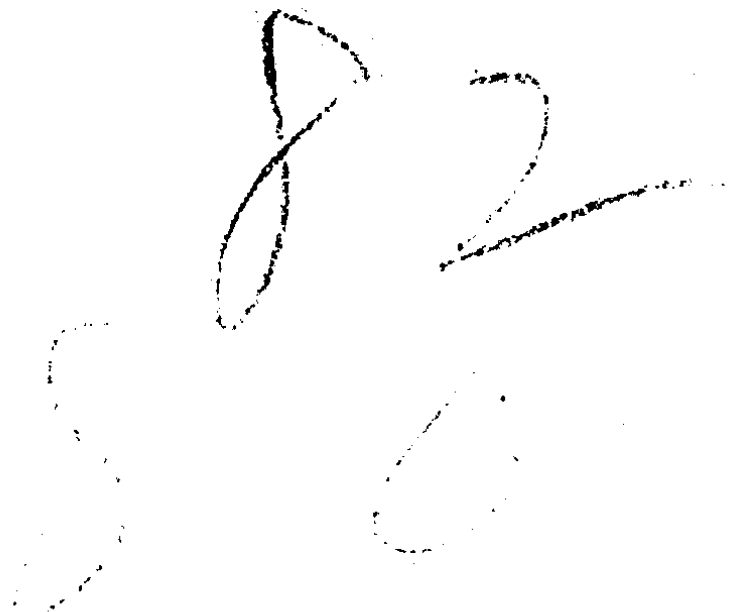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電話 二二三〇 二二三一
二二三二 二二三三
四六三六 四六三七

輯四第叢連作創



新
定
價

版出館書印民新